

荒江女俠

(三)



## 嚴序

坊間武俠小說率多怪誕無稽。甚至駕霧騰雲。呼風喚雨。十年辟穀。半夜飛頭。滿紙荒唐。無從究詰。以爲不若是不足以描寫武俠也。災及棗梨者。長篇短幅。都成說夢。武俠而流於神怪。是矣。武俠之真旨矣。吳門顧子明道。健筆能扛。爲吾黨聖手。曩以啼鶻錄一書。馳譽騷壇。今復以生花之筆。續寫荒江女俠。其寫俠也。不必寫絕壁飛行。恍猶從天而下。處處不乖真情。於真情之中。另闢新奇之蹊徑。筆力之健。殆能力透紙背。而尤能冶英雄美人於一爐。細膩熨貼。一往纏綿。非僅寫俠兼又寫情。是又



荒江女俠 三集 殿序

二

異乎尋常之武俠小說。而非顧子莫屬也。全書梓行有日。序以歸之。

民國二十一年十月下浣桐鄉嚴芙孫序於海上葫蘆寄廬



## 徐序

團團者非月也。耶曾幾何時而圓者缺矣。燦燦者非花也。耶曾幾何時而開者謝矣。蓋世英雄。絕代美人。曾幾何時而壯者衰。少者老矣。高莫如天而天荒。廣莫如地而地陷。滔滔者海而海枯。磬磬者石而石爛。孰謂普通人類之一襲臭皮囊。得能長存於宇宙間乎。明道最近致書不才。欲不才爲君一序大著三集。荒江女俠憶不才與君於十三年前已訂神交。蓋斯時不才方編國華書局之小說新報也。後則腦海中輒貯大作。繼則偶亦相見。遂幾爲不才之畏友。以故而知文字感人之深。固非其他。



之友誼可比焉。惟不才邇來正患病胃。其他工作如各書肆囑編之小說也。養花軒小說函授社之課卷也。朋從往還之酬應文字也。積案盈尺。無法疏通。關於倚爲活命之文債。猶不遑對付之。惡能再爲君序。皇皇之大作哉。然則夫子謂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古人又曰。三代以上惟恐好名。三代以下惟恐不好名。不才與君生不逢時。丁此亂世。上不能爲國宣勞。下不能爲家養命。果能以所作留名於後世。亦非不可爲之事也。不才從事小說二十年。近代負盛名之小說家。半爲不才之老友。而欲使不才誠心悅服者。亦僅數人耳。尊著之初二集荒江女俠書中之立意取材布局描寫平心而論。非第無一不妥。無一不善。



且勝不才較屬愜心之官。春香夢記曾左彭三傑傳香國春秋新果報錄四書多多矣。佛家無謊語。不才亦云然。今之所恐者。尊著爲不才一序後。安知不引起社會上發生一種玉中襍石。金中間鐵之輿論乎。將來之所喜者。不才爲君老死之後。君之子若孫。偶睹此編。必忻然告其小友曰。此吾父之作也。偶睹此序。又必忻然告其小友曰。此吾父執某某之所作也。如此附留不才名於千載萬世。或非偶然之事也。夫然後而知月可缺。花可謝。英雄美人可衰。可老。天可荒。地可陷。海可枯。石可爛。而君不死。而君壽世之荒江女俠不死。時在

中華民國二十一年八月十五日



荒江女俠 三集 徐序

徐哲身序於上海養花軒小說函授社

四



## 黃序

年來長篇說部同啼笑姻緣並稱於世者。厥爲荒江女俠。我友顧子明道所著也。明道雖僅壯年。沈浮於小說界中。資望已深。猶憶十數年前初讀小說。明道已有叢刊之作。迨識荊州。則明道方治哀情小說。啼鶻錄一書不脛而走。幾全國。又善武俠。虎之有生氣。羣且揣摩作者設非銅筋鐵骨之人物。亦必肌肉強碩之壯男。而不知明道則爲弱不禁風之書生。平居好靜。足不出里閭。然所寫多江湖豪俠之流。其襟懷之開拓。風格之超拔。可於字裏間覘之也。從知筆底妙文。不必行萬里路。但須讀萬





荒江·女俠 三集 黃序

二

卷書。荒江女俠三集將梓行。明道索序。書此以應。  
民國二十一年黃轉陶記於上海中國日報編輯室



# 金序

江南文秀之邦。其人善屬文。其文以神韻勝。故宛曼舒徐。爲幽揚綿邈之音。固無恢奇盤礴之氣也。偶出其緒餘以從事小說家言。則以情致勝。故纏綿悱惻。爲芳逸因好之音。而無剽健桀鯀之氣也。蓋其所會於心。運於腕。以達於文者。雖曰空靈變幻。不着跡象。要皆有胚胎憑藉。依據以孳。卒乃旁通敷布。灑晶恣肆。終以成其偉構。則其胚胎之立。卽視其人之情性氣魄。媁合以成。故南人之爲文。率以文秀所鍾。而其胚胎僉以文秀爲歸。所謂無恢奇盤礴剽健桀鯀之氣者。非不能也。是天詔地



毓時化勢合。與夫流俗之趨赴也。然而豈盡然哉。今有其人焉。  
 世居江南數百年。足不涉遐遠。示疾維摩。瘦比秋柳。自幼澤躬。  
 爾雅之林。長益寢饋文藝之府。則其爲文。應多幽揚綿邈。芳逸  
 肉好之音。而於恢奇舛礪剽健桀。驚之氣。雖乎遠矣。然而非盡  
 然也。至人者。不受天地所推移。不受時勢所驅策。不受流俗所  
 和同。彼且發揚蹈厲。踔志干雲。盡日檢圖書。覽典籍。讀破萬卷。  
 而上下五千年。縱橫億萬里。魚龍曼衍。風雲詭譎。無量數興亡。  
 兒戲之事。悉燭照於胸中。直視筆峯硯壑。紙堵書城間。隱然若  
 萬里神臯。爲古來英豪角逐之地。靜觀默察。神體意會。悉能蘊  
 釀。錘練一付之於書。是其慧業稟霄靈。因超瑤。不遭拘絆。以與



天搏而卓筆長鳴。聲華鬯茂。卒以武俠小說聞於時。其人爲誰。  
曰顧子明道。其書惟何。曰荒江女俠。今者荒江女俠且以第三  
集問世。屬序於余。聊書如此。

民國二十一年十月季鶴金芳雄序於小江山館



## 鄭序

我國舊行諸小說以武俠爲多。而武俠小說中往往涉於神怪一流。於是有所謂廬山老母南極仙翁黃禪老祖等等不一而足。因之呼風喚雨移山倒海之術。深中於人人之腦海而不可磨滅。一般說書講平話者又根據而加以離奇怪誕之鼓吹。故夫絕無文理不能瀏覽書冊者聽此種種亦無不深中其毒。卒之釀成庚子拳匪之亂。國家元氣大傷。聲威破削。嗚呼。猶堪回想哉。降之近今。小說更充斥於坊間。以讀者歡迎武俠一派。故書賈乃紛購武俠說稿以刊行。書中人物出場必須乙勝甲。丙



又勝乙丁更挫丙而下之。技能之高。高至無上。於是不得不以神怪出之。劍光可以喪元。雲騰可以代步。無識之徒。讀之着迷。往往舍棄閭里。遠赴峨眉。以修道者。報紙所載。時有所聞。其貽害世人。有如此。有心人。怒焉憂之。我友顧子明道。治武俠說部。而能獨樹一幟。不落神怪窠臼。叙事取裁。入情入理。說苑早有定評。荒江女俠。尤爲膾炙人口之作。三集脫稿。索弁言於予。因書數語。以郵之。

民國二十一年十月。同社弟鄭逸梅序於金鋼鑽報館。



## 陳序

國家事黑如漆。外患若是其亟。而內訌又若是其烈。百業凋零。百廢莫舉。縱欲勉求樂觀而不可得。苦悶之結果乃不得不寄其思想於虛無縹渺怪誕神奇之境界。以暫紓其鬱塞。此近數年來武俠小說之所以盛行。而愚之所以喜閱武俠小說也。擁兵之軍閥。威福自恣。譎張之政客。縱橫是尙。貪官污吏。土豪劣紳。舉國皆是。而莫可奈何。安得有所謂神奇之武俠。揮其三尺青萍。爲所欲爲。平其不平。凡此心理。固一般現實之環境造成之。誠不能期我心理之現實。而有此符合我心理之小說。以快



荒江女俠 三集 陳序

我意曷爲不取而讀之。至於無識青年。讀之而醉而迷。乃至於仿行書中人物之棄家修道。論者遂詬病武俠小說之作者。此則教育未普及之故。又豈盡作者之罪哉。我友顧君明道。善爲小說家言。一腔孤憤。無可發洩。乃揆荒江女俠一書。聊快其意。用筆清麗。迥出尋常武俠小說之上。其首二集已膾炙人口。茲三集復脫稿付印。徵序於愚。爲述愚意。弗審明道見之。以爲知已否。

民國二十一年十一月一日陳達哉敬序





## 程序

同社願君明道。身弱病足。不良於行。鎮日靜坐。無以排遣。則奮其力於著述。君所寫小說。可二十種。不下一二百萬言。致力可謂勤矣。其小說之性質屬言情武俠二類。而最近尤以武俠爲多。且君之卓然成名。亦由于荒江女俠海上英雄諸作。則君之有志於提倡尙武。亦可概見。君蓋以自身之疾。深有所感。乃抱宏願。欲以發揚蹕厲之精神。以振吾民衰弱之民族。俾得復仇雪恥。而得廁足於此角逐劇烈之世界。君之用心。至可欽也。夫尙義任俠。足次祛吾人衰頹萎靡之積習。尤能昌明正義。剷鋤

奸惡。洵今日針砭頹廢心理之良藥。惟以武俠小說而侈述神怪。則不獨反其本旨。且影響一般人之心理。助長傳統之迷信。其害莫大。願君謹厚誠篤。亦深韙予言。故其所作海上英雄草莽奇人傳等等。獨能砥柱中流。不蹈時習。此則尤爲予所深佩者也。今君之荒江女俠三集。又將付梓。馳書索序。爰抒所見如此。

民國二十一年雙十節程小青識于吳門蘭廬





## 戚序

武俠小說與言情小說異。做言情小說如唱彈詞。有琵琶三絃。助腔調。撰武俠小說如說平話。僅以一把破扇。一塊醒木。要把手中之英雄英雄。真刀真劍。神情語氣。一樁樁一件件。都借一枝秃筆。曲曲寫出。豈不難之又難。吳門顧子明道。著荒江女俠。一集而二集。今三集矣。鐫版風行。不脛走天下。非傳神求阿堵者。曷克臻此。

壬申秋九月飯牛翁書于滬上夢戲庵



荒江女俠 三集 題詞

二

卜算子

龐樂園

滄海正橫流。城社喧狐鼠。利蠹權奸氣餒高。何處非妖霧。  
線幸重生。豪俠齊傾慕。尙武精神絕妙文。琴劍奇緣遇。紅



## 題詩

題荒江女俠三集爲明道社長作

范煙橋

說部惟君爭上流。銀燈焜耀四弦秋。耗奇借瑣應知悔。我亦荒江負白頭。

書生垂老怕成名。遊俠傳奇鳴不平。筆底英雄曾借箸。墨花染

上藥香清。明道曾於病中與余論續集結構方法

明道先生著荒江女俠說部具有深心茲三集又將出版

爲題兩絕以抒感憤

許袞齋

聽到雄鷄唱曉三。此聲非惡警癡憨。國民心惕輿圖變。應向樽



中光

荒江女俠 三集 題詩

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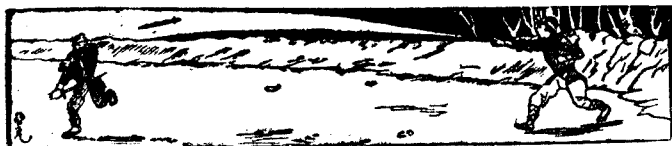
前起舞酣。

精神尙武費提倡。妙筆傳情說長康。安得荒江千俠女。共紓國難振炎黃。

題荒江女俠小說

何藥樵

泡幻恩仇一刹那。虎頭腕底伏干戈。人間孝義歸紅袖。天上鸞皇盪黑魔。舊日釵裙鄉夢闊。昨霄風露血腥多。箇郎劍氣鋒銜甚。恨海填平關愛河。



# 荒江女俠三集目錄

- |     |           |           |
|-----|-----------|-----------|
| 第一回 | 遠道訪故人菴中避雨 | 客窗談往事壁上飛鏢 |
| 第二回 | 怪老人病榻贈寶刀  | 莽力士瓊筵獻炙肉  |
| 第三回 | 七星店巧戲火眼猴  | 鄧家堡重創青面虎  |
| 第四回 | 山洞乞靈藥起死回生 | 古寺訪高僧截轅杜轡 |
| 第五回 | 離鄉投親喜逢恩庇  | 以怨報德慘受奇冤  |
| 第六回 | 仗義闖公署快語驚人 | 喬粧入青樓有心捕盜 |
| 第七回 | 破疑案宵小反坐   | 贈圖冊機關得明   |

第八回 意馬心猿綺障難除

顧前失後刺客成擒

第九回 除七怪大破鄧家堡

謁禪師重上崑崙山

第十回 情海生奇波真歟僞歟

新房演悲劇是耶非耶

第十一回 深林追草寇誤中陰謀

黑夜登烏龍甘蹈虎穴

第十二回 賣解女密室鋤奸

釣魚郎桑林驚艷

第十三回 密意穠情愛人爲戎首

解紛排難俠客作魯連

第十四回 低首作情俘幸脫虎狼口

俠心平劇盜巧成麟鳳緣







武俠香  
艷小評

# 荒江女俠三集

冊

吳門 顧明道著

桐鄉 嚴獨鶴評

## 第一回

遠道訪故人菴中避雨

客窗談往事壁上飛鏢

這一天正是七月初旬的下午。新秋時候。例應氣候稍微涼爽一些。但是天空中雖然不見那炎熱的陽鳥。而白漫漫的雲。如霧如烟。好似張蓋了一層厚幕。以致天氣煥熱得很。風息全無。玉琴劍秋隨同雲二娘。離了京師。向前趕路。已走近了河南衛。

燿府的地理界。三人在坐騎上覺得悶熱不堪。尤其是玉琴姑娘。額上香汗涔涔。時常把手帕去揩拭。坐下的花驢也跑得滿身是汗。玉琴忍不住對劍秋說道。不料今天天氣如此悶熱。忙着趕路。實在令人怪難受的。最好覓個歇涼的所在。憩息片刻。劍秋答道。是的。這種天氣。確是令人難堪。索性烈日下照。在陽光下。雖然燦石流金。非常之熱。可是此間也有些野風。吹上了身。涼快一些。人家不妨挺起精神來。和暴日奮鬥。最是這樣。日光既無。風也沒有。好似把人家置身在悶葫蘆中。氣悶得很。又如遇到不死不活不痛不癢的事情。使人徒喚奈何。現在時候已近申刻。若要歇息。恐怕又趕不到衛輝了。說罷。雙目斜睨着雲





三娘似乎靜候伊的回答。雲三娘微笑道：「你們怕熱，我也未嘗不怕熱。七夕已過，天氣還要這般酷熱，真是和出門人作對。我們今夜也不一定趕到衛輝府的。你們若要歇息也好說罷。」

一手指着前邊一條小溪說道：「到那邊去坐坐罷。」

琴劍二人跟手瞧去，果見東南面有一小溪，溪旁有幾株大樹，正是歇足之處。便一齊說道：「很好。」於是三人催動坐騎，跑到小溪邊，跳下馬鞍，也不繫韁。因為龍駒、花驢等都是騎熟的，不須主人當心看顧。龍駒見到了草地，便低下頭去嚼草。花驢和棗騮馬一

邊飲水。那三頭坐騎都跑得汗水直流，張口

三娘便在一株樹下席地而坐，劍秋走至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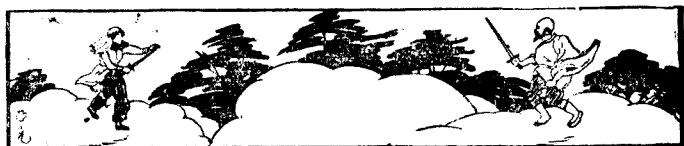
荒江女俠 三集 第一回

澈流水由西向東。汨汨有聲。他覺得十分口渴。水怎忍得住不喝。遂俯身溪岸。掬水而飲。玉

樣感到乾渴。遂立起身。走到劍秋那裏。伸着纖手去掬

喝了一些水。便笑道。我們到此。可謂人畜兩忘了。這時花驢止將嘴湊在水裏。喝個不停。雲三娘道。本來天生萬物。一視同仁。

但是人類倚仗着智力高超。爲自私自利計。便奴視其他的一切動物。而想利用他們了。最淺近的如馬牛羊雞犬豕。他們的主權都執掌在人類的。手中。人類爲了自己的緣故。要殺便殺。要打便打。視爲自己私有之物。而他們也終身爲人奴隸。不能自脫了。若在太古之世。同遊于原野。飢而食。渴而飲。何有人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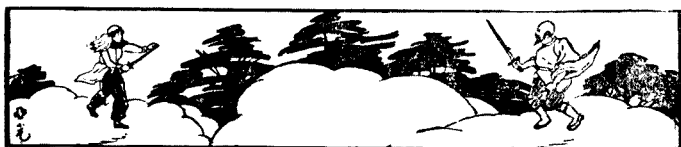




的分別呢。不過弱肉強食。優勝劣敗。世界上難免逃此定理。以致分出許多畛域來了。卽如人類自己亦何嘗不是如此。強凌弱。衆暴寡。甲國侵吞乙國。丙國欺侮丁國。自古以來。歷史上所載的莫非殘殺之事。我們當爲許多弱者悲嘆。他們的幸福。他們的生命。都犧牲在強暴者手裏。他們雖有奮鬥之心。而無奮鬥之力。雖然他們不能歸咎人家。但是不平之極。我們旣爲劍俠在這莽莽塵寰中。負有一種使命。這便是鋤強扶弱。除惡安良。遇見不平的事。總要出來干涉。務使抑平。以致許多含冤負屈的可憐人們。不致束手而受人家的屠戮。古時聖賢所抱己飢己溺的宗旨。和己立立人的學說。和我們劍俠的所爲是殊



途同歸的。人家瞧我們似乎好好行殺伐。以致有俠以武犯禁的老話。却不知我們用的殺以止殺的手段。以仁義爲歸。也絕對不許有越出範圍之舉。這個範圍也不是人世間一般貪官污吏所假借的法律。這是一種公義。用自己方寸間的良心來裁判。不受任何的束縛與限制。專和不平的世界奮鬥。換一句話說。就是扶助弱小者去和強大者抵抗。打倒不平。消弭禍患。所以我們做的事。必要光明磊落。公平正直。纔不失爲真正的俠義。至于那些驚桀不法之徒。鷄鳴狗盜之輩。結黨營私。把持一切。有所希冀。那就是土豪惡霸。爲遊俠之羞。也在打倒之列的了。韓家莊的韓天雄。天王寺的四空中人。都是一個很好的例。



子。否則我們和他無冤無仇，何必定要把他們除滅呢？玉琴劍秋聽雲三娘從人和畜生上發揮出一番議論來。與一明禪師平日的教訓相同。不覺一齊點頭稱是。玉琴道人類由平。平。再要從不平而達到平。這雖是很難的事。但只要做。到底也不是十分困難的。可惜世人大都容易致大好河山變成齷齪世界。寡廉鮮恥滅倫反世間。無怪荀子有性惡之說了。因此聖賢豪傑。世人所推重。以爲鳳毛麟角。不可多得。其實聖賢豪傑。士同是圓顛方趾之倫。並非真的生也有自來。逝也有所爲。不過能不失本心罷了。劍秋聽他們二人大談其學理。連連點頭。



這時忽聽空中訇隆隆地播起鼓來。玉琴舉首一望。見西北角上有一團黑雲很快的湧上。接着電光一閃。雷聲隱隱又在耳鼓邊盤旋。劍秋道。鬱極則通。今天實在悶熱得厲害。大陣雨了。這裏都是曠野。我們還是趕向前去。不要雨落得一身都濕。玉琴聽劍秋說話。不由使伊雨初遇曾毓麟的一幕情景。那丰姿濯濯的毓麟裏。好似立在伊的面前。一種溫文爾雅的態度。如見默然不語。雲三娘將手拍着玉琴的香肩道。走罷。快要下玉琴如夢初醒。笑了一笑。三人重又跨上雕鞍。沿溪而行。過了一條石橋。忽然狂風大起。吹得兩旁樹林東倒西擺。發出怒吼。





之聲來。黑雲愈湧愈多。雷聲也響得較前重而且密。空中有許多蜻蜓往來飛舞。玉琴當着涼風道。爽快呀。悶熱了大半天。現在起了大風。使人涼爽得多哩。劍秋道。這陣雨一定要下了。那黑雲儘管加多。將要追到我們頂上來了。玉琴舉首仰視。果見一大團的烏雲。望不見雲脚。如排山倒海價推上。風馳電掣般追來。一道道的電光如金蛇般在烏黑的雲堆裏閃動。

雨欲來之勢。遂催動坐下花驢飛跑。但是不多時。那黑雲已追過了頭頂。風勢更大。吹得三人衣袂軒舉。雨聲自遠而近。黃豆大的雨點打到身上來了。雲三娘說聲不好。天公要和我們惡作劇哩。劍秋將馬鞭指着前邊隱隱的黃牆道。前面不是有個



荒江女俠 三集 第一回

一〇

廟宇麼。我們趕快到那裏去躲一下罷。三人將坐騎緊一緊。飛也似的跑到那裏。果然是一座小小廟宇。廟門緊閉着。三人跳下驢馬。玉琴細瞧匾額上寫着天王庵。不由撲哧聲笑起來道。我們剛纔破得天王寺回來。此地却又有個天王庵。不要也是個藏垢納污的所在。那麼如被我們發見什麼秘密也。肯輕易放過的。這時雨點已密。劍秋伸手敲門。把庵門敲得播鼓般響。不多時便有一個老尼姑出來開門。雲三娘先說道。師太請你讓我們到貴庵中稍坐片刻。我們是過路的客人。忽然逢着陣雨沒處躲避了。那老尼姑見來的是女子多數。當然答允。遂讓三人入內。劍秋把龍駒花驢棗騮馬牽到庭院北首席。



下拴住正面乃是一個佛殿。老尼道：這裏很是湫隘。殿後有座丹鸞閣。地方較爲清潔。請女菩薩等到那邊去一坐罷。玉琴道：很好。有勞師太了。那老尼在前引導。從殿後走到閣上。一步步的高上去。劍秋瞧那丹鸞閣。雖不甚大。而窗明几淨。收拾得十分清潔。正中有一神龕。供着白衣觀音像。兩旁桌椅均全。壁上掛些對聯。還有一張古琴。向南一排窗牖。都開着。湘簾高捲。十分幽雅。老尼請三人坐了。有一佛婆獻上香茗和果盤來。雲三娘微笑道：師太不要忙。我們坐一刻兒。便要走的。老尼道：不忙。站在一邊。請三人喝茶。這丹鸞閣地形很高。從窗中可以瞭望到庵外的官道上。此時大雨已傾盆而下。簷溜間飛瀉如瀑布。



一般。一陣陣的涼風吹來，把適纔的溽暑都消了。突聞霹靂一聲。西北上有一團烈火向地下斜落，那雨越發大了。老尼合掌道：「阿彌陀佛。那裏又有什麼惡人起了歹良心咧？」劍秋聽着，不覺微笑。老尼問道：「你們三位到那裏去的？」尊姓大名。雲三娘把姓名說了。又說：「我們是到衛輝府去的。」玉琴托着一隻茶杯，湊在櫻脣邊，一眼瞧見外邊官道上有一騎從雨中飛馳而來。玉琴眼尖，依稀瞧得出是一個女子模樣。心想：又有避雨的人來咧。瞧伊縱轡疾馳的樣子，非有功夫的不辦。隔了一歇，見那佛婆忽忽地走上閣來，說道：「師太，蕭家姑娘避雨來此。快請去招接吧。」老尼一聞這話，不敢怠慢，立起身來，帶笑說道：「請三位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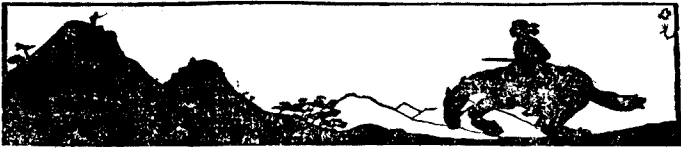
坐下邊有施主人家的小姐到臨。貧尼不得不去應接。雲三娘道：師太請便。我們在此很好。老尼遂走下閣去了。這陣大雨下得很久。約摸有一點多鐘。雨點漸漸兒小。雷聲輕微而遲。天空的烏雲逐漸散開。三人坐着聽雨。幽穆得很。不多時雲銷雨霽。紅日反從雲中露面。可是日影已西。涼風大至。再不畏暑氣侵人了。雲三娘起身走至窗邊。瞧着天空。回過頭來說道：陣雨已過去。咧。我們趕快上道。今晚可抵衛輝府的。劍秋答道：正是。天氣涼爽。恰好行路。於是玉琴、劍秋、雲三娘三人一齊走下丹鸞閣。佛婆迎上前來說道：三位可是便要登程麼。玉琴道：是的。你家師太何在。佛婆把手指着東邊。一叢雲房說道：伊正伴着蕭



家姑娘談天咧。他們正說着。那老尼已走了出來。雲三娘道。適纔多蒙招待。很是感謝。現在天已不雨。我們要告辭了。老尼道。時候不早。你們大概已趕不到衛輝。若不嫌小庵簡陋。就請在此屈宿一宵。何如。雲三娘道。多謝師太美意。我們決計要走的。玉琴即從身邊摸出五兩銀子。遞與老尼。道。這一些爲佛前添些燈油的。請師太哂收。老尼道。出家人與人方便。即是自己方便。那裏敢當這樣重謝。玉琴道。不必客氣。便把銀子硬行塞入老尼手中。老尼只得受了。道謝不迭。三人仍從殿後走出。老尼在後相送。玉琴無意中回過臉來。瞥觀雲房西首。有两扇小窗。開着。露出一個嬌美的俏面龐。在那裏窺視他們。玉琴的眼光。



剛射到伊人的玉鑿上。突然縮去。玉琴也不在意。走到外邊。劍  
秋去廊下牽坐騎時。却又見一匹桃花馬拴在那裏。全身毛色  
真和纔開放的桃花顏色相同。煞是好看。鞍轡非常精美。踏凳  
都用白銀打成的。玉琴不由讚一聲好。暗想那蕭家姑娘大約  
也不是尋常女子吧。因為要緊趕路。不暇向老尼叩問。三人步  
出大王庵。老尼合掌行禮。三人也點點頭。各自躍上坐騎。加緊  
一鞭。向前飛跑而去。陣雨過後。非但氣候涼爽。便是路上塵土  
也不再飛揚。清朗得許多。雲二娘等望着晚霞。控轡疾駛。趕到  
離衛輝城外五里地方的楊柳屯。天已黑了。那楊柳屯也有許  
多居民。比較別處村鎮來得熱鬧。有二三家旅店。都在那裏招



接客人三人跑到一家旅店門前。早有一個店夥上前挽住劍秋。的馬韁說道。天色已晚。爺們跑了長途。諒必十分辛苦。我們這裏的集賢旅館。是個十多年的老店。房間寬暢。招待週到。請爺們下榻。一宵吧。雲三娘第一個跳下馬來。劍秋玉琴也各下騎。雲三娘對二人說道。時候不早。我覺得腹中很飢。今夜不一定要趕到衛輝。橫豎在那邊並無事情要幹。我們便在此間住宿可好。琴劍二人答道。很好。店夥見已得他們同意。遂帶笑帶說。代他們牽着驢馬。走進店內。櫃檯裏另有一個中年男子出來招呼店夥。便道。老李你引這三位客人去看房間吧。我要牽他們的坐騎。到廄中去上草料哩。老李答應一聲。引着三人走。





入裏面。跨進一個大院落。四面都是房間。有幾間房裏已點得燈光明亮。老李招待三人走到左邊一間朝東的廂房裏。很是寬敞。向東明窗都開着。蘆簾高高捲起。房中有兩張榻。陳設倒還清潔。雲三娘看了。便道就在這裏住下也好。此時那店夥已將馬背上的包裹送來。放在一邊。劍秋和玉琴解下寶劍。懸在壁上。三人卽在沿窗一張桌子傍坐下憩息。店夥又送上茶來。雲三娘道。我們要吃飯了。遂由劍秋點了幾樣菜。吩咐店夥趕快預備前來。老李又問明了劍秋姓名。招呼幾聲而去。涼風習習。從窗牖吹入。店夥又送上洗臉水。三人洗過面後。玉琴說道。今天上午悶熱之至。若沒有這一陣大雨。此刻不知要悶熱得



如何令人怪難熬了。劍秋道：古人說：若大旱之望雲霓。北方久患不雨。大有旱荒之象。那雨下得十分暢足。可謂時雨。一定有許多人在那裏喜雨了。三人正說着話。店夥已將晚餐送上。三人吃畢。洗過臉。大家手裏握着一柄蒲扇驅蚊招風。一得兩便。因爲不欲便睡。所以一起坐着閑談。玉琴又把自己訪尋宋彩鳳的經過情形。重新詳述一遍。且說他們母女倆不知到了那裏去了。現在是否仍在虎牢。我們也須去訪問一遭。然後再至洛陽。更不知那鄧氏七怪究竟怎樣厲害。爲什麼竇氏母女見他們忌憚。情愿避讓。雲二娘道：以前我道經南陽。曾聞有人談起他們的聽說。他們七個弟兄中。要算鬧海蛟鄧駒和火眼猴



鄧騏的本領最大了。他們都入哥老會的。所以在哪  
力徒黨甚衆。官吏也奈何他們不得。劍秋道：那些

日魚肉良民。無惡不作。也是天地間的巨蠹。

不到竇氏母女。務必要把那七怪除掉的。玉琴笑道：好女

稱之曰怪。他們的行爲可想而知了。這時有一個流螢飛入窗  
戶。玉琴將扇子一撩。流螢便到了扇上。雲三娘看了說道：世間  
萬物各有其妙用。卽如流螢是小小昆蟲。古人囊螢讀書。卒成  
大儒。我在雲南野人山。夜間迷路不能走出。若沒有流螢爲導。  
我不但走不出山路。險些兒還要遇着極大的危險呢。玉琴道。  
記得有一次弟子在蘆溝橋被茅山道士赤髮頭陀圍困的時



候。雲師曾同余觀海師叔前來搭救。以後雲師便說有要事赴野人山去。諒必雲師在那裏定有驚人的佚聞。今夕無事。還請見告雲三娘點點頭說道。我到野人山去的事。不妨告訴你們罷。野人山在雲南西陲。那裏山嶺峻險。民風剽悍。番人也很多。漢人各自築堡而居。至于番人却大都住在山穴裏。我在幼時曾隨先父遠遊雲南。到得那裏。先父忽然病倒。孟家堡的堡主孟公藩竭誠招待。取出一種秘製的白藥。給先父服後。病若失。還復健康。先父在堡中一住數月。因十分融洽。孟公藩很諳武術。在那裏團團四五十漢人番人。對於他無不礮服。以後先父挈了我與他。



先父故世。我入山學道後。一直沒有到那地方去過。但是孟家盛情款待我們父女的事。我在腦海中永永不忘。常思圖報。只苦沒有機會罷了。去年我在北京。恰逢有人從雲南野人山附近地方前來。我向他問起孟家。始知孟公藩在前數年已脫離五濁塵世。他的兒子孟哲。却是一個文人。年紀又輕。所以孟家堡已非昔日情形。孟哲管壓不下堡中人。不能做領袖。堡中人欺他文弱。不服從他。而別處的人見孟哲懦弱無能。也就任意欺侮孟家堡的人。就大大喫虧了。相距孟家堡二十餘里有個柴家寨。寨主柴龍是個驍勇的少年。聚了許多徒黨。專以武力侮。鄰近的堡寨。尤其是對於孟家堡。常來挑釁。因為他



好——孟公藩的威名現在大有取而代之的雄心。孟哲不敢和他計較。時時退讓。隱忍着過去。不料柴龍以為孟哲純取不抵抗主義。是可欺也。遂向孟哲要求孟哲名下的五十畝田地。把賤價讓售給他。因為柴家寨背附野人山。缺少平地。孟哲所有的田地雖然不少。而這五十畝田地和柴家寨毗連。倘然割與柴龍。是與柴龍有利的。柴龍覬覦已久。只因一向落在孟公藩手中。不肯讓給他人。所以無可如何。現在他見孟哲好欺。遂有此種要求。孟哲却用他父親臨終時叮囑他不可將這田地輕易讓給人家。在孟公藩的心思。也是防制柴家寨得了這塊土地。勢必強大起來。於己反有不利。孟哲也明白這層道理。



所以毅然拒絕。柴龍不料他有這麼一着。惱羞成怒。不知怎樣的勾結了當地官吏。誣陷孟哲殺人。孟哲遂被捉將官裏去。監禁在獄。那田地也被柴龍強佔了去等情事。我得知孟哲爲強暴所冤抑。沒有能力反抗。自己和孟家有以前的一回事。人有德于我。不可忘却。遂決意要往那裏去援助孟哲。湊巧觀海師兄一同在京。他也愿意伴我同行。我們二人就不分晝夜。跋涉長途。趕到了野人山。我與孟家堡別離很久。所以主人認識我。於是我們倆先到孟家堡去探問些確實消息。遇見一個老叟。也是姓孟。他和孟公藩是遠房弟兄。見我們探問孟家的事。他很誠意的招接我們到他家中去坐地。請我們吃午飯。留我們



在他家住宿。他便把這事詳細地告訴說來。方知那個柴龍聲勢浩大。且有異志。因爲去年春裏。他不知怎樣的結識了一個年輕道姑。那道姑是從川中來。此生得十分妖豔。且有極高深的武藝。據柴家寨中的人傳說。當道姑初來時。曾與柴龍比武。柴龍枉自有了拔山扛鼎之力。還失敗在道姑手裏。因此他對道姑心悅誠服。和伊同居在一室。把自己的妻子攆掉了。居然喧賓奪主。道姑在實際上做了柴龍的夫人。名義上却說是結拜兄妹呢。大家都喚那個道姑叫做火姑娘。至於真姓名。却不知道。雲三娘講到這裏。玉琴目視劍秋笑起來。道。原來就是風姑娘的一流人物。在那邊作祟了。劍秋道。白蓮教的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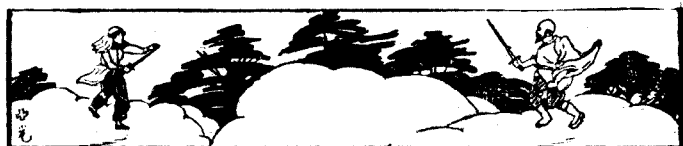




羽散佈各處甚多。欲作死恢復燃之舉。其中也未嘗不有人才。無如邪說談辭。篝火狐鳴。焉能成得大事。不過騷擾地方。荼毒良民而已。所謂教中的四大金剛。就是雲真人。雷真人。風姑娘。火姑娘。武術既佳。魔力又大。很想在各處煽惑愚民。祕密集會。雲真人已被一明禪師除掉。風姑娘本想借螺螄谷爲根據地。吳駒袁彪都是很有能耐的人。但被我們遇見後。袁彪脫離邪黨。獨樹一幟。風姑娘也被我們驅走。現在伊已和山東的祥姑等聯絡在一塊兒了。至於雷真人和火姑娘。我們還沒有碰見。雲師所遇的火姑娘大約就是四大金剛之一了。雲三娘微笑道。不錯。火姑娘在柴家寨犧牲色相。便是要憑藉柴龍以便擴



張他的勢力。所以柴龍不久也入了白蓮教。事事聽火姑娘的主張。而白蓮教的徒黨漸漸聞風而來。煽惑遠近許多鄉民。一齊做他們的黨羽。柴家寨地少人衆。自然要謀對外發展。孟哲所有的那塊田地。湊巧毗連他們的地方。柴龍垂涎已久。看到孟哲選奕無能。更增進他覬覦之心。於是遂遣人來向孟哲要求。願出一百兩紋銀。將這地購下。孟哲不允。柴龍懷恨在心。陰謀陷害。有一天在孟哲莊後發現兩個無名死屍。生前被人用刀殺死。委棄在這裏的。孟哲正要報官相殮。以便埋葬。不料柴龍突然帶領許多寨中人。趕到孟家堡。一口咬定孟哲殺害他們寨中的人。用強力把孟哲拘到官裏去。那地方沒有什麼正



式的官吏。不過由雲南府任命一個理刑廳胡廳長來管理地方稅收的事務。以及鬥毆等情。此外還有一個李把總帶領百十名兵丁。在此駐紮。勢力薄弱得很。沒有什麼多大的權力。地方上的事情本來要仰承孟公藩的意思。現在公藩已死。柴龍跋扈。不受節制。胡廳長事事姑息。不敢得罪他。所以柴龍敢將孟哲拘去。誣告孟哲有意殺害柴家寨人。胡廳長一再審訊。孟哲不肯承認。我們孟家堡中人也聯名具保。要求釋放孟哲。胡廳長左右爲難。既不定孟哲的罪。也不把他釋放。祇是監禁在那裏。柴龍乘機假造契據。要將這田地佔去。孟家堡人不服。兩邊械鬥起來。結果孟家堡人勢力不敵。死傷很多。這田地却被



柴龍強奪過去了。玉琴聽到這裏，忍不住說道：「何物柴龍竟敢如此猖獗？那些官吏要他何用？雲三娘道械鬥的事，我國人是常常有的，何況在那邊陲之區呢？地方官那裏有這權力彈壓得住情於公戰而勇於私鬥？這是我國人的一種劣根性。惟有戰國時商鞅在秦變法，使人民都一變而爲勇於公戰，所以秦國不但能稱霸於諸侯，且能併吞六國，統一天下。劍秋道：現在東西各國鷹瞵虎視，漸漸向我中國實行侵略主義。日本窺於東，俄國伺於北，外患日甚，而我國兀自迷夢未醒，祇知對內而不知對外，竊恐數十年之後，染指者益衆，我國不自振作，或要受亡國之禍哩。」說至此，玉琴雙眉怒豎，似乎十分憤恨的樣子。



雲三娘也嘆了一口氣。接着說道：此所以李天豪等一般志士都要革命了。三人靜默了一回兒。雲三娘又道：那時我聽了老叟的一番言語。知道柴龍本是惡霸一流人。現在又加着白蓮教的勢力。將來一旦發展起來。未可輕侮。所謂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我爲除惡務盡之計。也須把他們除掉。何況孟哲無辜受害。這層冤獄亟待平反呢。於是。要想和觀海師兄先至柴家寨去動手。那老叟又告訴我。說胡廳長對於柴龍勾通白蓮教的事。未嘗不知一二。可是因爲畏忌他的勢力。所以逡巡不敢動手。這是在胡廳長手下一個親信的人告訴我的。

師兄便主張先去謁見胡廳長。說明孟哲。

荒江女俠 三集 第一回

柴龍等的陰謀。表示我們倆自願代他出力。

的黨羽。倘然胡廳長聽我們的話。我們前去下手。

正言順。可把他們根本剷除了。如其不然。我們祇得像平常行

俠仗義一樣。前去暗中誅惡。再把孟哲援救出獄。我贊成觀海

師兄的提議。當夜便住在那裏。次日上午。由孟家老叟爲導。立

卽秘密前去衙署中。謁見那個胡廳長。衙署十分簡陋。和此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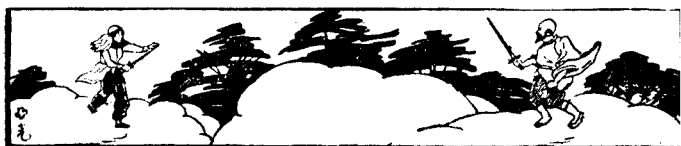
的官衙相較。真有天壤之別。在一間泥土而門窗已舊的矮屋

裏。見到了他。却是個書生模樣的人。年紀也有三十餘歲。孟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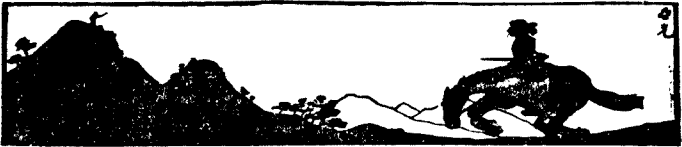
叟先代我們介紹過了。我們遂將此來志願告訴他聽。且言蔓

草難除。及今圖之。猶爲未晚。望廳長富機立斷。胡廳長聽了我





們的話。很是動容。又把我們倆縮視良久。然後告訴我們說。他未嘗不知孟哲是冤枉的。莊後殺的人。穩是柴龍故意拋在那處的。所以至今沒有定罪。祇因柴龍勢力強大。實逼至此。自己亦不過虛與委蛇。至於白蓮教的事。亦已探訪詳細。紬于兵力。未敢鹵莽行事。反貽地方之禍。但已暗中飭人前往省府密報。請示機宜。以便應付有方了。我們見他不過懦弱而已。並非糊塗官吏。這事就容易辦哩。遂又敦促他即日商同李把總。在今夜督領官兵至柴家寨進剿。將白蓮教的首領火姑娘和柴龍擒獲。明正典刑。其餘黨羽或逐或殺。至於柴家寨中的土人。不從逆者。一概免究。起初胡廳長還躊躇不決。不敢徇從我們的



請求。我們又極力勸說。擔保必獲勝利。么魔小醜。何足畏慮。觀海師兄。又特地到庭中去舞一回劍。顯些本領給他看了。他纔敢決定。并請李把總前來商議一切。李把總單名健字爲人。很是爽直。他也早恨柴龍蠻橫。以爲如此土豪。早應剿滅。故十分願意。胡廳長遂薄治酒饌。居然宰了一口羊。殺了數頭雞。請我們在衙中用飯。旁晚時。李把總喝過酒後。先去督率部下前來與我們會合。我們也結束停當。等候李把總到臨。不多時。火把高照。李把總領着一百名兵丁趕至。李把總全副戎裝。手握大刀。倒也頗具威風。我們二人遂別了胡廳長。跟着李把總。向柴家寨暗暗行去。在黑夜中。瞧見野人山的山巔高入雲霄。障蔽





了西南方。山勢高峻而雄偉。我們在日裏已遠遠瞧見了。那柴家寨地形較高。在野田間望去。隱約可見堡牆的影子。我等趕到柴家寨前。叮囑李把總將火把暫時熄滅。伏在寨前。我們二人先行入內偵察。等到寨中火起時。官軍即可攻入。如此可免打草驚蛇。李把總答應了。我們二人飛越入寨。雖然沒有人引路。却只顧向房屋稠密處走去。見前面有一處很廣大的莊院。料想是柴龍等所居之地。遂從側面躍上屋頂。見裏面第三進院子裏。燈光大明。烟霧繚繞。有許多人坐在那裏。口裏唸經。正中壇上高坐着一個女子。全身白色。長袖音一般。姿色十分美麗。領導着衆人。大概這

荒江女俠 三集 第一回

娘了。壇旁坐着四個壯男，却不認識。其中有道：道他們正在集會，宣傳他們的邪說，難得遇見了。

以余師兄在屋上大喝道：白蓮教的女妖火姑娘胆了。

煽惑良民。陰謀不軌，還有那惡霸柴龍何在。快快一齊出來領死。余師兄故意聲張，無非向二人挑戰，可以認清他們面目。果然那白衣女子一聞這話，向屋上一瞧，冷笑一聲，即將外面白衣卸下，露出貼肉的淡紅衫子。胸前懸着一個繡花香囊，端的妖冶。將手一指，即有白光一道，從院子裏穿射而出。伊也跟着，一躡身從壇上躍到庭中。白光已飛到我的頭上。我便飛出，銀丸抵住伊的劍光。此時院子裏譁聲大起，人影散亂，十分緊張。





那坐在壇旁的四個壯男各舉兵刃奔出爲首一個年輕的漢子手舞三尖兩刃刀大喝道柴龍在此那裏來的小子擅敢混入寨中尋事生非須吃你家柴爺一刀道言未畢余師兄的紫色劍光已如騰蛇般自上飛下盤旋到他的頂上了柴龍一見劍光知道到了勁敵也就不敢怠慢急將三尖兩刃刀使開平生解數悉力迎戰其餘三人也各奮勇相助那火姑娘的劍術造詣很深所以我的銀丸儘是飛舞刺擊却刺不進伊的白光。我和伊便在屋上大戰頗惜伊有了這樣劍術却不能歸正偏走入邪僻之途一定得不到好的結果我與火姑娘戰得不分勝負時余師兄的劍光已愈舞愈緊霍霍地在柴龍頭頂上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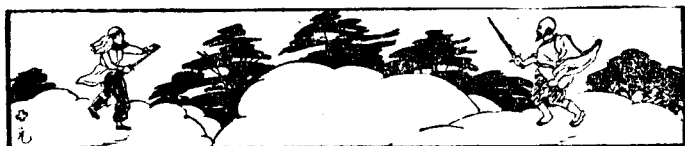
轉兩下。倏的降落。柴龍一顆大好頭顱立刻飛去一邊。火姑娘見形勢不佳。得個間隙。向屋後便逃。我那裏肯讓伊漏網。跟手便追。追到莊後。火姑娘已一躍而下。我見伊的飛行功夫也已達到上乘。恐防被伊逸去。所以也不敢怠慢。用力追趕。一霎時已從寨後跑到野人山麓。我的銀丸直飛過去。却被伊脚快眼快。早躲入林子裏。豁刺一聲響。把一株數丈長的老松截爲三段。伊却逃進野人山中去了。我自恃着藝高膽大。追入山中。說也慚愧。我和伊總是相隔一丈多路。不能追及。都只爲山徑峻險而曲折。我又是走的陌生路。一時趕不上。若是換了平地。再也不怕伊逃到那裏去了。追了一大段路。忽然來到一個絕澗。



邊那澗窈深莫測。兩邊都是巉巖石巖澗中急湍奔流轟厖有聲。震耳欲聾。此時是黑夜我也不能瞧得十分清楚。換了白日到此望下去真使人心悸魂搖。澗的兩端有數丈長的距離。中間垂着一根繩索便是橋了。這便是那地方著名的索橋。因爲川滇等處山谷甚多。交通梗阻。往往兩邊山崖隔斷。中橫深澗不能飛度。土人在山崖邊繫上粗大的繩索。輔以扶手的繩。好讓人家在繩索上走過去。但是胆小的人若在繩上俯視時。沒有不要頭眩心悸。失足下墮的我追到索橋邊見那火姑娘身輕似燕。早從繩索橋上溜過彼岸去了。我志在擒賊。豈肯見難而退。於是一躍上橋。依樣溜過去。不料火姑娘躲在橋的盡邊。



頭見我追上索橋。便運動劍光。把那索橋一斬兩截。頓時中斷。我剛纔走到中間。繩索一鬆。身子望下直墮。不是我誇口說。幸虧我還機警。疾忙伸手攀住那一段斷下的繩。然而我的身子已虛懸在澗中了。打了一個旋轉。險些脫手……雲三娘講至此。玉琴劍秋都代伊捏把汗。玉琴不覺說道。險哪。險哪。以後怎麼樣了。雲三娘微笑道。古人形容危險。說什麼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地。那時我的危險。更要遠勝什伯。連忙一手指使銀丸。抵住火姑娘的劍光。防備伊再要切斷那半截下墜的繩索。一手緊握索子。猱升而上。等到我上了山崖。火姑娘的影蹤早已不見。便向四處搜尋。山巒重複。樹林深密。在黑夜茫茫中。從何



處去找尋伊呢。然而我的勇氣沒有減縮。依舊向前面一條羊腸小徑中走去。轉過了一個山峯。靜悄悄地不見有人。風聲却怒吼不止。吹得林木擺動成波浪一樣。夾雜着猿啼虎嘯之聲。使人凜然覺到自己的危險。我知道火姑娘早已去遠。被伊僥倖漏網了。不如回到柴家寨去罷。但是山路崎嶇曲折。又在夜間如何辨認得清還頭的路。況且方纔追來的索橋。又已中斷。教我找求那條路歸去呢。我正在躊躇之際。忽見林中飛出一羣流螢。其光熠熠恍如一個大玻璃球。將前面的途徑照得很是清楚。先在我面前打了一個旋轉。便向東北面飛去。我心中不由一動。想到以前老馬引途的故事。那麼這一羣流螢的飛



出。恐不是偶然的吧。何不跟那些流螢走去試試。遂即隨着一羣流螢而行。說也奇怪。那些流螢終是飛在我的前面。好似一盞引路的明燈。行行重行行走了不知多少路。翻過了幾重山峯。天色漸漸發白。那流螢也沒入林中了。天明後。我方瞧得清楚。蜿蜒的山徑。俯視柴家寨正在右邊山麓之下。原來已被流螢引導。走到寨前來了。我遂從容下山。到得寨中。和余師兄李把總等相見。始知柴龍授首之後。余師兄又斬掉了他們兩個徒黨。便覓着火種。放起一把火來。那時衆徒黨早已四散逃生。李把總見寨中火起。趕即率領官兵。吶喊一聲。扒登礮樓。殺了幾箇守樓的人。大開寨門。殺將進來。寨中人大半從睡夢中驚





醒曉得不知所可。李把總指揮部卒擒獲住十數名白蓮教的黨徒。隨即將火撲滅。又將柴龍一家前後看住。細細查抄。抄出秘密文件和白蓮教作亂的證據。余師兄見我追火姑娘不回。心中未免有些耽憂。本想待到天明後。着土人引至山中追尋。見我安然回來。自然十分喜悅。李把總又聚集寨人。曉諭一遍。教他們安心作事。勿得自相驚擾。白蓮教徒一概擒捉。鞫訊。以便明正典刑。其餘無辜良民以及自首的得免。又把柴龍的頭號令在柴家寨上。以警奸宄。我們遂奏凱而回。胡廳長設宴款待。已將孟哲釋放回堡。孟家堡人歡天喜地接我們去歡聚了數天。柴家寨的白蓮教勢力已剷除。地方上少一惡霸。孟哲性



命無恙。田地又已歸回。我們這一遭總算走得不虛。不欲再在那邊耽擱。便束裝上道。離開雲南了。雲三娘講到這裏。把這件事告一段落。覺得有些口渴。端起桌子上涼好的茶。喝了一口。玉琴道。便宜了火姑娘。倒和風姑娘一樣。都被他們脫身遁去。劍秋道。釜底遊魂。末日至時。再被我們遇見。一定不放他們過去了。玉琴笑笑。剛纔回頭向窗外一望時。忽然月光下一件東西飛也似的向伊面上射來。玉琴說聲不好。疾忙將螻首望後一仰。那東西刷的從伊鼻子前拂過。一陣冷風拍的一聲。正中壁上。三人一齊看時。見是一隻四寸長雪亮的鋼鏢。頭上繫着紅纓。顛巍巍地兀自在壁上搖動。



「評」

雲三娘從閑閑處發揮出一番議論。卽達爾文天演淘汰適者生存之義。雲三娘等苦心孤詣。欲補救此弊。確是仁者心腸。此荒江女俠之所以異於其他武俠小說也。作者懷抱。亦可於此見之。

寫雨景如繪。用筆活躍可喜。

避雨尼菴。看似閑文。却已暗引以後一場大戰。此所謂閑中設伏也。

雲三娘余觀海至雲南之事。首集中曾一提。但未詳叙。作者却從此處補述。疎而不漏。



荒江女俠 三集 第一回

四四

白連教四大金剛已出雲真人與風姑娘。此處又略寫火  
姑娘無非爲下文劇戰地步。  
壁上飛鏢一結頗覺突兀。然作者早已預伏一切。讀者接  
觀下回便知其妙矣。



## 第二回

怪老人病榻贈寶刀

莽力士瓊筵獻炙肉

玉琴一見這鋼鏢。心中明白。立卽跳起身來。向壁上摘下真鋼寶劍。使一個蜻蜓掠水式。從窗中橫躍而出。方纔立定脚步。對面又飛來一支鋼鏢。趕忙一蹲身。讓過那鋼鏢。這時對面屋上早已飛也似的跳下一條黑影。月光下瞧得分明。乃是一個女子。頭上裹着青絹。渾身黑衣。手中橫着雪亮的寶劍。一見玉琴。便破口大罵道。姓方的。你們把我全家殺害。此仇不共戴天。今晚你也會撞在我的手裏。我必要爲我父兄復仇。看劍。說罷。一劍向玉琴頭上劈來。玉琴將劍架住。說過韓小香。你家老頭兒。



少

荒江女俠 三集 第二回

二

罪惡滔天自取滅亡之咎。前次被你僥倖漏網。現在還要來送死麼。休怪你家姑娘劍下無情了。韓小香大怒將劍使開。逕向玉琴要害處猛戮。玉琴不慌不忙。將真鋼寶劍舞將開來。條成一道白光。韓小香左劈右剝的也將手中寶劍使成一道白光。兩個人在庭中迴旋酣戰。玉琴甫交手。知道韓小香的武藝。今非昔比較前大大進步了。此時劍秋早已握了驚鯢劍躍出窗戶。認得來者即是韓大雄的女兒。韓小香大約伊此來必是爲父兄復仇。不知道伊怎會突如其來。尋到這個地方的。他正在思想。只聽屋上嬌喝一聲。岳家小子休要幫忙。你家蕭姑娘等候多時了。面前黑影一晃。早有一個妙齡女子站在庭心裏。手



握兩柄鏽彎刀。刀光湛湛如秋水照眼。全身也是黑色。頭上却裹着一塊銀色絹綢。生得俊俏玲瓏。再一細看。原來便是日間在天王庵避雨遇見的小姑娘。恍然大悟。便答道。你們休得逞能。我岳劍秋豈是畏怯之輩。諒你們都是一邱之貉。自來送死而已。劍秋的話還沒有說完。雙刀如遊龍般已向他頭上落下。劍秋便將劍使開。和那女子戰在一起。叮叮噹噹。金鐵交鳴。庭中但見白光飛舞。不覩人影。這時旅店中客人都聞聲驚起。只是一個也沒有敢出來看熱鬧的。躲在門窗裏向外偷窺。雲三娘立在窗檻上。作壁上觀。只是微笑。因為伊知道琴劍之力。足夠對付自己。不必加入作戰。且在旁邊看着。再作道理。覺得對



## 荒江女俠 三集 第二回

## 四

方面都非弱者。而那個使雙刀的少女本領更高一籌。且喜劍秋劍術精妙。可以從容應敵。不愧崑崙門下。也不愧是自己得意的弟子。琴劍二人和敵人戰够多時不能取勝。心中不由焦躁。卽把平生劍術使將出來。劍光霍霍。一青一白。如騰蛟起鳳。向前儘顧逼迫攏去。韓小香覺得兩臂乏力。劍法漸漸散亂。不能再以支持。沒奈何咬緊牙齒。喝聲著。一劍向玉琴腰裏掃去。玉琴向旁邊一跳。躲過那劍。韓小香乘此間隙。一躍上室。說道：蘭妹走罷。那女子也向劍秋虛晃一刀。着跟飛身上屋。拔步便跳。琴劍二人撲撲撲如飛鳥般隨後飛身而上。忽然一支袖箭向劍秋面門飛來。劍秋把劍向上一撥。那袖箭已墮落屋瓦。不





防第二支袖箭又到。劍秋急將頭一低。袖箭從他頭頂拂過。帶去了一綹頭髮。同時韓小香也返身發出一支毒藥鏢向玉琴。下三部打去。玉琴雙足一蹦。噹哪一聲。鋼鏢飛下。庭心裏去了。這麼一來。二人略頓一頓。韓小香等早已跳至店後。飄身下牆。玉琴那肯捨棄。連忙加緊追趕。但是到得後面。却見東一條西一條的小術。不知他們走向那路去的。劍秋也已追到。不見小香等影蹤。便對玉琴說道。我們道途不熟。諒他們早已去遠。我們也無處追蹤。便宜了他們。不如回去罷。玉琴祇得快快地和劍秋回轉庭中。雲三娘手裏托着鋼鏢。笑問二人道。韓小香漏網而去麼。玉琴道。正是。他們倚仗着暗器利害。但我們沒有被



荒江女俠 三集 第二回

六

中。以前弟子也受過小香一鏢。幸得李鵬靈藥。方纔保得一條性命。今晚難得伊自來找尋。恨不得把伊一劍兩段。好使他們父女早在地下相逢。不料便宜了伊。被伊逃走了。劍秋道。我想韓小香一定住在此地相近。那姓蕭的女子。必是伊的親戚。武藝很好。我們不是在白晝庵裏避雨時候。遇見伊的麼。大概韓小香是伊引導而來的。玉琴把手中劍虛砍了一下。恨恨地說道。他們雖然行刺不中而走。可是我却不願意放過他們呢。明天我們可再到天王庵去找那老尼。問個明白。然後找到蕭家去。還敬他們一劍。所謂來而不往。非禮也。雲二娘聽玉琴說着負氣的話。不由微笑。這時店主和店中旅客。見外邊已停止戰



門一齊過來問訊。劍秋不欲多事，便推說有女盜前來行劫，已被我等擊退。店主聽了，十分驚訝，自言此間地方近來很是平靜。店中也一向沒有盜竊。那裏來的女強盜呢？旅客們見了琴劍二人英武之概，莫不咋舌稱奇。紛紛向店主探聽底細。但是店主那裏還答得出呢？紛亂了一陣，雲三娘等還進房中。玉琴劍秋仍把寶劍掛好。大家坐着談起韓家莊的前事。直到夜深方纔各自安眠。一會兒天已大明。三人起身，喚了店小二進來。吩咐預備早餐。洗臉漱口。畢用過早餐，算清了旅費。正要動身。忽然一個店小二急急跑進來，送上一封書信。三人不由大爲奇怪。劍秋拆開來，和雲三娘、玉琴同閱。只見信上寫着幾行



草字道。

久仰荒江女俠英名。恨未識面。昨夕小女無知。有驚芳躅。今日特遣下人奉函敬邀。望見書後。請即惠臨小莊。一較身手。并專備小筵。聊以洗塵。想英武如姑娘者。必不却步也。不勝鵲候之至。

雲中鳳蕭進忠啓。

玉琴看畢。冷笑一聲道。甚佳甚佳。我們本來要去找他。他却自己寫書來請了。那個雲中鳳蕭進忠。必是姓蕭的女子的父親。韓小香和他們大約是親戚吧。玩他語氣十分驕矜。很有和我們一決雌雄之意。我們若不去。反而示人以弱了。劍秋道。當然去的。便問店小二道。那下書的人。可在外邊店小二道。在外



邊等候回音。劍秋道：你去教他好好等待。我們跟他前去便了。於是三人收拾收拾走出店來，只見一個穿着藍布短衣的壯健男子立在一邊。店主正和他竊竊私語。他見玉琴等走來，連忙立正，行了一個禮。劍秋道：你是蕭家的僕人麼？我們不認識。路途你就引導我們去罷。那男子答應一聲，是店小二牽過坐騎。劍秋把包裹繫在龍駒上。三人聳身上鞍。店主立在門外，恭敬地送行。那男子便走在馬前引導。三人緩轡行去，却聽店主正對旁人說道：原來昨夜到此的，並不是什麼女盜，乃是蕭家姑娘。不知究竟爲了什麼事情。我看這三位客人模樣奇怪。雖然很有本領，可是終敵不過蕭家老莊主那樣利害呢。三



人聞言也不理會。隨着那男子行去。前面有一條小溪。沿溪望東走。不到三里路光景。早見右邊岸上有一座雄大深邃的莊院。莊前有一座石橋。橋上立着幾個莊丁。把手指着他們道。來了來了。有一個莊丁立即跑入莊去。大概前去通報莊主了。原來玉琴等以前火燒韓家莊。恰巧韓小香跟伊母親歸寧在伊舅家中。因此被伊漏網得生。沒有遭殃。雲中鳳。蕭進忠。便是伊的母舅。是衛輝著名的富戶。更兼着驚人的武藝。在楊柳屯四圍遠近。提起雲中鳳三個字的大名。那個不知他善舞一柄金背刀。飛簷走壁。身輕如燕。因爲他自幼得異人傳授。所以有此本領。性喜任俠。剛如烈火。爲人很重義氣。江湖上人流落無依。



到他門下吃閒飯的時常不斷。他在家經營着田產，也沒有出外去做過什麼事情。現在年紀已有五旬以外，所生子女二人，兄名慕解，妹名慕蘭。蕭進忠便把平生武技，悉心傳授與他的子女。二人也精心習練，寒暑不輟。所以年紀雖輕，武藝已是高人一籌。慕蘭善使雙刀，說起這兩柄雙刀，也是很有來歷的。不知在那一年那一天，還是當慕蘭六七齡的時候，有一個盲目老人跑到他們莊上來，自稱有病在身，欲謀枝棲。慕名而來，乞賜一榻之地。蕭進忠見他病體尪瘠，且年又老邁，當然允許。遂另闢一室，使他養病。可是那盲目老人在他們莊上住了一個多月，病魔纏綿，日見加重，自知不起。遂請蕭進忠入室，對他說



荒江女俠 三集 第二回

一一一

道承蒙你善意款待。感謝不盡。只是自己疾病深重。日薄西山。一定不會好的了。他日這個臭皮囊。還請莊主代爲收殮。埋葬入土爲安。此身以外無長物。惟破包袱中有一對繡鸞雙刀。一名銀星。一名飛霞。是曠世難得的寶刀。削銅鐵似泥。殺人不染血。我一向非常珍愛。隨身攜帶。不忍捨去。現在不願這寶物落于庸人之手。故在臨死之前。奉贈莊主。也是寶劍贈與烈士之意。蕭進忠使過去。從老人床邊破包袱裏抽出一對雙刀。刀鞘已敝。但是拔出刀來。一看銀光照眼。古色悅人。刀柄上都刻着刀名。連忙嘖嘖稱美道。果然是寶刀。蒙長者賜贈。榮幸之至。因此料想老人必然是個非常人物。便向他詢問來歷。老人長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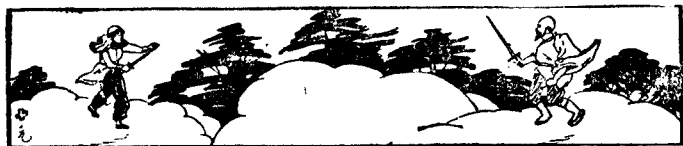




一聲道：不堪回首話當年。若要談起過去的事，痛心得很。自憾一生功多罪少。在這時候，更覺惶恐。所幸懺悔多年，倘佛氏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說，爲不虛。那麼，雖至九原，略足安慰了。實不相瞞，在五十歲以前，我是江湖間一個殺人不眨眼的劇盜。這一對寶刀，也是在當時從一個女子手裏奪來的。那女子，乃是我的仇人。一目之傷，也是伊給予我的創痕。後來，被我用盡計策，乘夜盜去伊的雙刀。然後把伊刺死。但伊確是個貞烈而武術高超的婦女。我不該爲了我的私仇，把伊害死。至今引爲憾事。說到這裏，又嘆一口氣，停着不語。蕭進忠再要問他時，他不肯多說什麼了。蕭進忠只得收了雙刀而去，隔得二三天，那

盲目老人已脫離五濁塵世而去。在他臨終的時候。有莊丁瞧見他在床上。忽而將身子蹙縮。忽而將身子舒直。好像難過得很。足足有半天光景。最後豁刺一聲響。床忽斷爲兩截。老人跌下地來。把方磚地陷入一尺許光景。方纔僵臥不動了。從這個上可知老人生前練着的功夫。真是不錯。他的一生必有許多奇事軼聞。可惜他略露端倪。便爾緘口不言。使人無從知曉罷了。蕭進忠遵從他的遺囑。并且因爲老人是一個無名英雄。今日這樣下場。免死狐悲。物傷其類。特地購備一口上等棺木。豐盛安殮。便葬在楊柳屯附近。總算不負死者。至于那得來的一對雙刀。便傳授給了他女兒慕蘭。慕蘭愛如性命。朝晚練習雙





刀盡待伊父親的秘傳。此外更擅神箭。這是一種輕便的暗器。大概婦女們用的。伊能在黑夜射人。發無不中。伊既有了高深的武藝。蕭進忠甚爲誇讚。大家代伊起了一個別號。換做賽紅線。因此伊平日心高氣傲。不能受人家半點兒委屈。伊哥哥慕解。雖然比較伊的本領。在伯仲之間。然而很能謙遜。沒有伊這樣脾氣大的。自從火燒韓家莊的消息傳來以後。韓小香娘兒倆。雖沒有同歸于盡。可是欲歸無家。如此大仇。怎能不報。韓小香母親。便在蕭進忠面前哭哭啼啼。要伊的哥哥代韓家復仇。蕭進忠初把他妹子嫁給韓天雄時。因爲賞識韓天雄的武藝。高強。經一個友人作媒而成就的。不料後來韓天雄殺人越貨。



幹下許多不仁不義之事。江湖上俠義之士。對他自有許多貶語。蕭進忠也不直他的所作所為。曾向韓天雄規勸。教他稍稍斂迹。無如韓天雄忠言逆耳。不肯聽他內兄的說話。兩人的感情也漸漸淡薄起來。所以蕭進忠以為這次韓家父子被人所誅。也是他們造孽深重。多行不義必自斃。報應不爽。不過礙着他妹子的情面。口頭上答應了。却始終沒有出去探訪過。韓小香知道伊舅舅不高興管這事。伊遂在慕蘭表妹面前絮絮地哀訴不休。且言荒江女俠怎樣傲慢無禮。怎樣耀武揚威。韓家本與他無冤無仇。伊偏要來做出頭椽子。邀聚了崑崙門下衆人。竟把伊一家燒殺。豈非可恨。慕蘭安慰小香說。自己若有一



朝碰見了荒江女俠。一定代他們復仇。也教伊知道天下之大。秦非無人。恰巧那天出外。忽逢陣雨。遂至天王庵避雨。無意中和玉琴等覲面。玉琴等是無心的。伊却十分留神。暗瞧三人模樣。便疑是荒江女俠在裏頭了。再向老尼探問他們二人的行蹤。使伊心中益信。遂即追躡在後。得知他們借宿在集賢旅館。於是回到莊裏。把這事告訴了小香。約好在夜間前往一探。相機下手。他們到了旅店中。適逢玉琴等聽雲三娘講述雲南火姑娘的一件事。他們在屋上遲遲未能動手。玉琴忽然回過頭來。小香在月光下恐防被伊瞧見。趕緊趁人家沒有防備時。發了一鏢。不料未能命中。仇人相見。廝殺了一場。終因本領還不



廿七


荒江女俠 三集 第二回

一八

如人家高明。只得三十六着走爲上着。但是回轉後。心上終是放不下。眼看着仇人已在眼前。却不能加以重創。爲死者復仇。何等的憤恨。而慕蘭也因出世沒有敗過在人家手中。現在逢見了荒江女俠和岳劍秋。却當着表姊面前。掃了顏面。兩人一樣的不平一樣的痛心。遂向蕭進忠告訴。要求他老人家出來管這件事。如何將荒江女俠等打倒。不但韓家之仇可復。自己的面子也可收回。蕭進忠被他的愛女勸着。妹子和甥女央求着。此際再也不能袖手旁觀了。遂說道。大丈夫萬一要和人較量。也須光明磊落。先理而後兵。老天今番亦欲一觀荒江女俠爲何。如人不如請他們到此。設筵招待。把前事講個明白。



然後彼此動手。比較你們黑夜前去行刺。不是光明得多嗎。小香慕蘭等聽蕭進忠這樣說法也無異議。遂由慕解寫下一封書信。一清早便差莊丁蕭順到那裏去送信。邀請三人前來。儻然他們不來時。立卽追趕不遲。琴劍等憑你什麼龍潭虎穴。都踏慣過的。有柬相邀。豈肯不去。便很坦率的趕來了。蕭進忠正在內等候。聞得莊丁通報。便同慕解出門相迎。剛下石塔。只見前面站立住三個人。一位是俠少年。兩位是饒有英氣的姑娘。雲三娘雖較玉琴年紀長大。而容顏嬌嫩。和玉琴如姊妹行。三人的坐騎早有莊丁代他們牽着。蕭順見了蕭進忠。卽向旁邊一站道。啓稟老主人。三位客人已到。蕭進忠一擺手。命他退去。



然後向三人一抱拳含笑相迎。說道：「猥蒙枉顧寒舍，榮幸得很。但不識那一位是久慕芳名的荒江女俠方玉琴姑娘？」玉琴即上前答禮道：「不敢，不敢。請教老英雄就是蕭進忠麼？」蕭進忠點點頭，便命慕解上前相見。玉琴也介紹雲三娘、劍秋與他見面。蕭進忠向三人面上相視一下，遂欠着身子，讓三人入內。三人毫不猶豫的跟着蕭家父子踏進莊中。見莊內房屋十分寬大，庭院也很軒敞。庭中兩排站立着十數個健碩的莊丁，一色藍衣打扮。齊向他們行禮，很見嚴肅。蕭進忠把三人引導至一廣大的廳堂。堂上正中已安排着筵席的坐位。蕭進忠帶笑對三人說道：「三位道出是間老夫略盡東道之誼，水酒三杯，不嫌簡。」





慢卽請入座。劍秋便答道。我們還沒有先行奉訪。難得老英雄盛意相邀。若是不領情時。要惹老英雄笑。我們無禮了。說畢。冷笑不止。這時屏後閃出兩個女子來。換着一身鮮妍的衣裙。並着而立。正是韓小香與慕蘭。韓小香見了玉琴。怒目而視。並不行禮。慕蘭亦傲然不屑。視蕭進忠。哈哈笑道。你們打不成相識。有冤報冤。有仇報仇。荒江女俠。老夫也已聞名久矣。現在且請入席。有話以後再談。何如玉琴也很鎮靜地答道。好。願聞賜教。於是蕭進忠便請玉琴和雲三娘向外坐下。劍秋坐在左首。蕭進忠和慕蘭坐在右首。小香慕蘭却居末座。正向裏面。衆人坐定後。蕭進忠向堂後喚一聲。獻上酒來。只見有四個莊丁。



抬着一把異乎尋常的大酒壺。放在席前。那酒壺通體錫製的。着地有五六尺高。周圍也有六七尺寬廣。足夠容納七八十斤酒。合計酒壺的重量。至少有二百五六十斤重。大概要巨無霸防風氏那種巨人纔有這資格。合配用此酒壺。劍秋瞧着酒壺。想起了聞天聲。可惜他今天沒有前來。否則儘可暢飲了。蕭進忠一擺手。命莊丁退下。自己又將袖子捲起。說道。待老夫來侑酒一巡。施展右手。把那大酒壺輕輕提起。向玉琴劍秋雲三娘面前敬酒。一個個依次傾畢。然後放在筵旁。神色不變。端着酒杯。說一聲。請玉琴等也舉起杯來。喝過。劍秋條的起身離座。走至酒壺邊。擄起衣袖。右手搭上壺柄。喝一聲。起。早把那大酒壺



也如提孩子的一般提在手裏。向蕭進忠說道：我等叨領老莊主的瓊筵。理當還敬。遂也提着酒壺。代衆人斟過一遍。放到原處。氣不喘。面不變。徐步歸座。原來劍秋運氣的功夫也已習練有素。故能從容對付。不肯示弱於人。蕭進忠見了暗暗點頭。遂請三個隨意用菜。吃過兩道菜後。蕭進忠又喝一聲快獻炙肉。只聽堂後應聲道：這一個是字。聲音宏亮。宛如起個霹靂。跟着旋風也似的跑出一個莽力士。膀闊腰粗。袒着上身。胸前黑毛茸茸。兩臂的筋肉憤起虬結。下身穿着一條青布大褲。腳踏草鞋。行走矯捷。顯見得是孔武有力之輩。左手托着一盤醬炙的肉。燒得熱騰騰的。最上一塊肉上插着一柄明晃晃的匕首。



火雞雜地大踏步走至玉琴座前。條的舉起匕首刺了一塊炙肉。左足微屈。右手疾向玉琴櫻唇邊送去。喝一聲請這一下來勢兇猛。挾有非常力氣。教玉琴不及抵擋。劍秋和雲三娘在傍都代伊捏把汗。那知玉琴不慌不忙。張開嘴。來用銀牙看準刀頭。略的只一咬。早把那柄匕首咬住。螻首一低。匕首已脫離了莽力士的手腕。莽力士不覺退後三步。玉琴仰起頭來。撲的一聲。將那匕首吐出去。那匕首便飛也似的直飛到對面的樑上。上面本懸着一匾。橫鐫着「世濟其美」四個大字。那匕首不偏不歪。正刺在世字上。陷入二三寸。連塊豕肉也懸在上面了。蕭進忠等不防玉琴有這種泰山崩於其前而不驚。麋鹿興于



其左而不瞬的勇氣且親伊功夫如此高深不由心中微餒玉琴便嬌聲叱道。何物狂奴擅敢無禮。照這樣的敬人東西。不如敬了自己罷。敢問蕭老莊主究竟懷的何意。劍秋也說道。大丈夫作事正大光明。你們若要比較高低。也可直說。我們既然到此。願意領教。蕭進忠面色微慍。遂假意向那力士喝道。我教你好好獻肉。怎麼這樣不懂規矩。速退。那力士本來沒有下場。借此說話。便退入堂後去了。蕭進忠又道。此人徒具勇力。新到我這裏爲門客。我因特別敬重三位。所以教他獻肉。不料他鹵莽成性。有犯了玉琴姑娘。抱歉得很。可是話又說回來了。江湖上設宴請客。遇到有能耐的人。不如是不足以盡敬禮。想三位在



荒江女俠 三集 第二回

二六

外走慣，一定能够鑒諒的。玉琴冷笑道：「好一個敬禮。老莊主此時也該知道我們是不好欺侮的了。有什麼花樣，儘管變出來頑頑罷。」此時小香忍不住立起身來，指着玉琴說道：「玉琴，我與你有殺父之仇，今日相見，必與你拚個死活存亡。」玉琴道：「昨夜已領教過了。前次被你僥倖漏網，你應該深自懺悔，一改你父兄的行爲，做個好人，以贖前愆。那知你怙惡不悛，再要與我們作對，也太不知自量了。」蕭進忠見二人反唇相譏，已到了劍拔弩張的時候，遂挺身而起，向玉琴說道：「玉琴姑娘，老夫年將就木，閉門韜晦，本不喜多管閒事，只是江湖上所重者義氣。韓天雄父子與姑娘素無仇隙，雖然他行爲也許有些不正當，你們



却不該施用殘忍手段。把他們全家殺害。火燒韓家莊。夷爲平地。幸虧小香母女於事先住在我家。未遭毒手。然而已是無家可歸。伊怎不想報此大仇呢。韓天雄是我的妹夫。小香是我甥女。此事我可不能不管。還請姑娘有以答我來。玉琴便道。呀。原來老莊主還和韓家是至親。難怪你不能不管。但是我可以奉答老莊主說。韓大雄父子作惡多端。自取滅亡。並非我與他有什麼仇冤。我輩在野劍俠。鋤惡扶善。碰在我們的手裏。不得不剪除民物之害。況且我初探莊時。小香便把毒藥飛鏢打我。以致險些兒送去性命。試問他們如此兇惡。我們焉能袖手旁觀。坐視毒燄日張呢。蕭進忠道。姑娘總不該使他們一家破滅。未



免太殘惡了吧。當然別人家要不能忘此大仇。雲三娘止不住開口道。老莊主。你責備我們太殘忍。這也可謂不明是非了。韓氏父子在民間多行不義。殺人性命。劫人財帛。不知有許多無辜男女斷送在他們父子手裏。你倒不說他們是殘忍麼。未免太偏見了。玉琴所以至韓家莊。是爲的韓天雄殺了祝彥華妻子。又奪了他財寶。人家急得要自盡。伊遂路見不平。拔刀相助。並非無緣無故。苦苦與韓家父子作對。大破韓家莊的時。我也在內相助。剪除惡霸。掃滅浮穢。自信這件事做得很光明。很合理。老莊主。你當怪韓家父子的不是。却來責備我們。豈是公允。你們若然以爲仇在必復。我們一齊在此。無所迴避。不過老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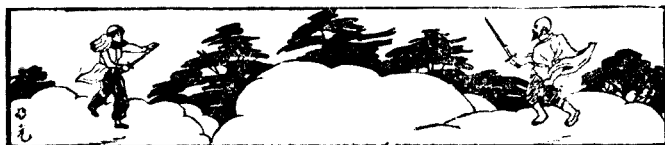




主既算是個江湖上講義氣的英雄好漢。總應該明白是非纔是。不能因爲和韓天雄是親戚而抹煞事實。意氣用事。還請老莊主細細思量。劍秋也道。老莊主若是和韓家父子一流人物。那麼我們也不必多說廢話。若還是個明白道理的英雄。那麼豈能助紂爲虐。我很代你可惜了。蕭進忠見三人侃侃而談。理直氣壯。氣得他鬚鬚倒豎。說道也罷。我就不管這事。今天三位到此。也讓我蕭某多認識幾個人。但是你們也知道蕭某並非歹人了。且請多飲數杯何如。劍秋聽了蕭進忠的話。便道好爽快。老莊主不愧英雄本色。大家遂坐了下來。韓小香見舅舅被他們一番說話。竟使他軟了下來。不肯代伊父兄復仇。心中不



甘礙着蕭進忠的面子。不再多說。却把臂肘向慕蘭擦了兩擦。慕蘭本來聽了三人的大言。心裏有些忍耐不住。便舉起衣袖。向玉琴一揚。卽有一點寒星。向玉琴咽喉直奔。幸虧玉琴眼尖。手快。把手一抬。接在手裏。乃是一枝袖箭。便對慕蘭說道。此物無用。還了你罷。一箭還向慕蘭頭上射去。慕蘭也將頭一低。這箭直飛到庭中草地上去了。劍秋遂向蕭進忠責問道。方纔老莊主是不是已認爲不管這事了。君子一言。快馬一鞭。爲什麼令嫖又使用暗器起來了呢。蕭進忠不防他的女兒有此一着。覺得自己很是掃顏。他本來頗覺氣惱。至是勃然大怒。立起身來。向慕蘭一叱道。我已說明不管這事。你怎麼擅自動手。這不



是與我過不去麼？你何不將袖箭把你的老子射死了？再也沒有人來管教你們了。慕蘭一直嬌養慣的，今天被伊父親如此叱責，氣得伊玉容變色，立起身便向堂後一走。小香也跟着進去了。雲三娘見他們父女失歡，不便久留，遂向蕭進忠告辭道：「我們今天到此，諸蒙優渥，且幸得識荊州。我們要緊趕路，就此告別了。」蕭進忠也不再留，便道：「簡慢得很，抱歉之至。」父子二人遂送他們出莊。莊丁牽過坐騎，三人躍上鞍轡，又向蕭進忠父子點頭作別。過得石橋，雲三娘回轉頭來，瞧見蕭家父子兀自立在莊門口，看他們跑路，便微笑道：「待我與他們留個紀念吧。」將手一指，放出兩顆銀丸，卽見兩團白光直飛莊門而去。門前



東西本有兩株大槐樹。銀丸只在槐樹上盤旋數匝。許多枝葉簌簌地落下。不消片刻。兩樹都已成了禿頂。銀丸纔飛回去。三人也同時加上一鞭。向東疾馳去了。蕭進忠和慕解看得清楚。知道三人都有高深的劍術。幸虧自己見機。沒有翻臉動手。總算保住顏面。慕蘭小了頭。傲誇成性。險些兒被伊僨事。於是回進莊中。又把慕蘭埋怨了一番。不料便在這夜。慕蘭和小香囁着家人。雙雙負氣出走了。等到蕭進忠發覺。派人四出追趕時。已是無及。而慕蘭小香這一去。又鬧出不少事情來。日後慕蘭遇險。還是被玉琴救出。從仇敵一變而爲良友。這些事且按下慢表。却說玉琴等離了楊柳屯。早晚趕路。這一天早到了虎牢。



玉琴道。我們路過這裏。不如再先去看看宋彩鳳母女。不知他們可曾回來。雲三娘劍秋也很贊成。於是三人來到鐵馬橋。一瞧宋家大門依然緊閉。知道他們始終沒有回家。也不再耽擱。逕向洛陽趨程。過了數天。已到洛陽城高池深。果然是個用兵之地。他們正走在郊外。沒有進城時。見許多人擠立在道旁。十分鬧熱。像是看什麼賽會似的。劍秋便向一人探問。知是鄧家出喪。又問那鄧家是不是鄧家堡的鄧驤等七弟兄。那人道。正是。三人聽說鄧家出喪。頗欲一觀。於是各各人叢中觀看。湊巧旁邊有兩個老者。見氏弟兄在這裏洛陽地方。可稱

他們多事的。鄧騷也算晦氣足。

騷的妻子鄭氏也有很好的本領。怎麼

個接着說道。這就叫強中自有強中手了。三人

劍秋便向一個老者問道。請問鄧騷的妻子怎樣送命的。

是不是出伊的喪。那老者答道。正是。至于鄧騷的妻子怎樣送

命。我也是聽人傳說的。在上半年的時候。聽說有一天鄧家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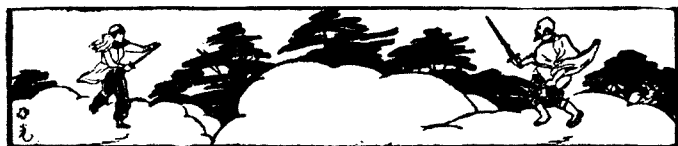
中晚上來了一個刺客。和鄧氏弟兄大戰。那刺客是一個獨足

的漢子。不知他怎會有絕大本領的。鄭氏便死在他手裏。那漢

子也受了傷逃去。鄧騷喪了他的愛妻。十分傷心。將靈柩停

放在堡中。直至今日方纔出喪到牯牛山去落葬哩。玉琴聽了。





心中明白。知是自己以前探尋宋彩鳳時遇見的那個漢子了。很佩服他的勇敢。遂把這事告訴劍秋和雲一娘。雲三娘道。先我而往者。大有其人哩。劍秋又向老者探詢鄧家堡所在。老者道。就在城東十一二里。那地方都是鄧家田地。正說到這裏。忽聽鑼聲響。衆人喊道。來了來了。果然鄧家出喪儀仗已到。十分豐盛。鄧氏弟兄穿着細麻短褂。都坐在馬上送殯。最後又見鄧驟提着棒。在靈前步行。面上一個很大的青痣。相貌兇惡。身軀雄壯。一個小孩子穿着孝衣。有一個莊丁擗着而走。還不過六七歲哩。等到靈柩一過。看的人紛紛而散。三人也就走去。劍秋道。鄧家堡既不在城中。我們也不必入城了。不如寓居郊外。行



事較便。雲三娘點點頭。於是三人投到一家悅賓大旅店。開了一個大房間住下。歇宿一宵。以便次日如何去到鄧家堡見機下手準備虎鬥龍爭。有一場大戰。

「評」

小香復仇。前事重提。火燒韓家莊時。本已留此有餘不盡之文章。本書寫玉琴往尋宋彩鳳。卽於途中補出此一段事來。恰到好處。

旅店一場惡戰。描寫蕭慕蘭處較多。蓋慕蘭武藝尙是與讀者初次見面也。

怪老人病榻贈刀。其事閃爍。令人深念。然亦借此以寫慕





蘭耳

蕭進忠東邀三人前去。讀者必以爲將有一番廝殺矣。讀至下文。却又不然。此是文筆曲折處。

席間敬酒獻肉。寫來虎虎有生氣。作者亦借此襯出琴劍二人之功夫耳。

玉琴等三人在席上與蕭進忠對答一場。宛如戲劇中天。霸拜山。玉琴語氣剛健。恰如其人。而雲三娘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尤使蕭進忠不能置喙。

慕蘭小香一走。又預伏下以後許多情節。好在作者佈局雖遠。而處處能呼應。文筆無疎漏懈怠之處。故不患說伏。



荒江女俠 三集 第二回

三八

之多。

鄧家出喪。借此虛寫獨足漢子之事。若隱若現。亦所以爲後文地步耳。此作者用筆妙處。



### 第三回

七星店巧戲火眼猴

鄧家堡重創青面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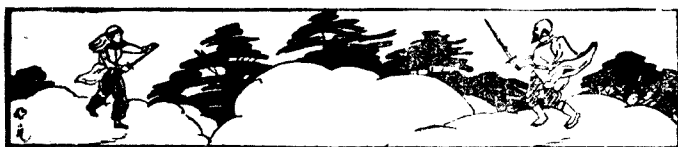
洛陽鄧七怪的來歷。著者雖曾在續集中提起。然而簡略不詳。現在且先把他們再行詳述一下。好使讀者知道他們究是何許人物。鄧氏弟兄的老子鄧振洛。是個哥老會中的首領。在潼關一帶很有勢力的。紅羊之役。鄧振洛也曾聚集徒衆。揭竿而起。響應太平天國。和滿清反抗。頗得石達開陳玉成譚紹洗等倚重。不知後來怎樣的利祿薰心。乘太平軍轉戰疲敝之際。忽然倒戈起來。太平軍在豫省的遭他襲擊。很受影響。但是後來他忽然懺悔了。總算沒有去做滿清的官。然而他已是富甲一



鄉了。在洛陽地方擁着許多田地產業。結識官場。很有勢力。不過有許多哥老會中的人。要尋着他報復前仇。因此他求教了一個異人。把他所居的鄧家堡很精密地大大改造一下。堡的周圍分東南西北四個大門。南面是正門。這是外堡。沒有埋伏的。至于內堡却築成海棠式的形式。分着金木水火土五個門戶。在這五個門戶裏面。又分爲圓形的八個門戶。喚做乾坤震艮離坎兌巽。各個門戶中間都置有秘密機關。不使外人輕易飛越雷池一步。祇有幾門是可走得通而無危險的。然非個中人却不能知曉。這就喚做五花八門。是一個慘淡經營的迷魂陣。鄧氏一家便安居在內。有恃無恐。不怕仇人光臨了。在宅子



的中央設有一座小樓。可以瞭望四圍的門戶。倘有外人到臨。在金門有事。樓上便扯起一盞白燈來。木門有事。便扯起一盞青燈。水門有事。便扯起一盞黑燈。以此類推。倘然外人進了乾門。再鳴警鐘一響。坤門則二響。這樣宅中的人有了這座司令樓。便可知敵人在那一處了。堡中莊丁甚多。大都是鄧家親信之人。都諳武藝。所以鄧家堡儼如龍潭虎穴。外人不易輕入。鄧振洛共生七子。最長的卽是鄧騷。膂力最大。善使一柄七星寶刀。是鄧氏傳家的寶物。因他面上有一青痣。別號青面虎。次卽鄧駿。別號出雲龍。善使兩柄短戟。第三個是鬧海蛟鄧駒。慣舞一對鴛鴦錘。他們弟兄二人。深通水性。能在水中張眼潛伏。



一晝夜不死。第四個卽鄧驥。善使一對雙刀。因他扒山越嶺。如履平地。故名穿山甲。第五個卽鄧騁。善使一根桿棒。這種兵器。使得精妙時。能使敵人碰到卽跌。因他性情陰險。慣生毒計。故別號赤練蛇。第六個名喚九尾龜。鄧馳。七弟兄中。要算他武藝最低。爲人亦最忠厚。第七個便是火眼猴。鄧騏。其人十分瘦小。如同猿猴模樣。本領却是最強。因爲鄧騏在少時。卽拜少華山承天寺內的住持空空僧爲師。那空空僧便是峨眉山金光和尚門下的得意弟子。與天王寺的四空上人。是師弟兄。所以鄧騏能通劍術。借着峨眉門下的幌子。在江湖上更有聲勢。他們七弟兄。不似鄧振洛行爲。專一聯絡黃河兩岸的土豪惡



霸綠林英雄。儼然爲一方之雄。鄧騾的妻子鄧氏秋華。是山西潞安州名驃師鄭豹之女。也通武藝的。秋華還有一位兄弟耀華。有很好的本領。可惜其行不歸于正。還有鄧駒的妻子夏月珍。是河南劇盜夏雲的獨生女。夏雲愛上了鄧駒。把女兒嫁給他爲妻。現在夏雲早已故世了。鄧振洛也早正首丘。他辛苦經營了一生。不過畀與兒子們罪惡之資而已。七弟兄中惟有鄧騾年紀最輕。尙沒有授室。他的性情却非常淫惡。常常到遠處去採花。不知害死了多少貞烈的女子。有一天他單身從開封回來。途中忽見前面有一個妙齡女郎。跨着一頭黑驢。向前得地奔跑。不由心中一動。把坐下青鬃馬緊緊一夾。飛也似的。



追上去。追出了黑驢。回頭一看。使他不禁神魂飛越。原來那女郎穿着一身紫衣。生得一張鵝蛋臉。明媚的秋波。雪白的貝齒。面上薄施脂粉。嬌滴滴越顯紅白。在北地胭脂中。實在罕有。瞧見這樣秀麗的姿色。他不顧孟浪。輕輕喚了一聲小姑娘。你往那裏去。一人獨行。不怕強盜麼。那女郎向他斜睨了一眼。保也不保。催動黑驢。望前緊跑。鄧麒疑心伊羞澀。不肯和陌生男子答話。心中暗想。我只要跟着伊跑。不愁伊會走開去。少停到得晚上。我可見機行事了。遂在女郎前後跟着伊趕路。女郎行得快。他的馬也快些。女郎行得慢時。他的馬也跑得慢些。這樣趕了六七里路。天色漸漸黑暗。前面已到七星店。那七星店乃是





一個小鎮。鎮上也有一家小旅店。那女郎便到旅店內投宿。鄧騏心中歡喜。也就入內借宿。那女郎住的東廂房。他住下西廂房。遙遙相對。這時天還未黑透。鄧騏走出房來。見庭中十分寬暢。東西兩株梧桐樹。枝葉茂盛。遮去了半個庭院。忽聞背後嬌聲喚道。店家快拿一盆熱水來。外面早有人答應一聲。鄧騏回頭瞧見這女郎正立在門邊。纖纖弓鞋。瘦不盈握。不由向伊笑了一笑。女郎只裝不見。隨意四瞧。等到侍者端上熱水來。伊就縮身進去了。鄧騏看得心上癢癢地。在庭中走了兩個圈子。走到東廂房窗前。正在呆思呆想。驀地東廂房的窗開了。那女郎端着一盆用過的水。向外一潑。鄧騏急閃避時。已是不及。一件



棗紅緞子夾袍已被淋濕了下半截。女郎却說聲道：「呀！這位先生怎麼在此窗外潑濕了衣服。如何是好？」鄧騏紅着臉只得說道：「不要緊的。姑娘不知者不作罪。剛想再說下去。撲的一聲窗已關上了。鄧騏沒奈何回到自己房裏。把那件棗紅緞子夾袍立刻脫下。展開了掛在床頭。自己怪自己不留心。又覺得那女郎的鶯聲燕語猶在耳邊。自己雖然濕了袍子。却換得伊幾句清脆的說話也還值得。晚餐過後。他把燈吹熄了。先到床上去睡着養息一回。心中有事。睡不成眠。捱磨到二更過後。聽聽四下人聲寂靜。店中人都已深入睡鄉。他遂悄悄起身。輕輕開了房門。走到庭中。正是個月黑夜。天上祇有數點稀朗的明星。見



東廂房裏燈光亮着。估料那女郎沒有熄燈而睡。這也難怪伊的小小女子。一個人在外邊住宿。如何不胆怯。少停伊見了我。不知要怎樣的驚惶。我倒不得不溫存伊一番。若是伊不肯就範時。再用強硬手段。想定主意。躡足走至窗下。輕輕撬開窗戶。一個燕子斜飛式躍入屋中。仔細一瞧房中空空的不見倩影。那個女郎不知到那裏去了。不覺失聲道。咦。這個小姑娘難道有了隱身術不成。怎的不見呢。床後有兩扇小窗微掩上。莫不是伊打從窗中逃出去了。不會的。伊一則不見得有這樣本領。二則也未必料到我來侵犯伊啊。鄧騏正自狐疑。忽然背後刷的一聲。飛來一顆小石子。不及閃避。正中腦後。痛得他直跳。



起來。眼前一閃。又有一顆石子飛至。連忙一低頭。那石子打向身後牆上。反激過來。落在他的腳邊。他纔知道那女郎一定是個能者了。惱羞成怒。一個翻身跳出窗來。彷彿窺見梧桐樹上一條苗條的黑影。向右一閃。已到了屋上。他遂喝聲不要走。跟着一躡身。躡上屋簷。朝對面一望。不見影蹤。翻過屋脊。也不見什麼。心中不由十分焦躁。忽聽下面廂房內女郎的嬌聲喊出來道。不好了。有賊子來行竊哩。店家店家。你們快來。這一喊。早驚動了店中人。大家趕緊起身跑來。店主和侍者們都拿着棍棒。大呼捉賊。賊在那裏。胆敢跑至老子店裏來了。拿去請他喫官司。這時鄧騏早已躍下。只好裝做聞聲奔出的樣子。忙問店



主人那裏有賊。店主道。我也聽得那姑娘的喊聲而來。不知那賊骨頭匿在何處。又聽房裏嬌聲說道。那賊腦後高起有一個紅腫小塊的。店主遂敲開東廂房門。和一個店夥闖到裏面去了。鄧騏把手去摸他的腦後。果然中了一石子。隆隆墳起。有一個小塊了。唬得他躲到房中去。不敢露臉。只聽店主從對面房中回身出來。道。原來那賊子已跑去了。可惡的賊子。我正和老婆睡得十分酣熟。他却來擾人清夢。一個旅客帶笑說道。這不是擾人清夢。却是掃人雅興哩。說罷。呵呵地笑起來。店主又道。往年有一個小賊也曾光臨過一次。却被我們捉住。立在店門前示衆。足足三天光景。以後便沒有賊來了。想不到今晚忽又



有賊去看想那位小姑娘。不是欺伊女流之輩無能麼。可惜被他逃走。若撞在我手裏時。須喫我三十棍子。再請他喫米田共。鄧騏聽了。又好氣。又好笑。紛亂了一會。大家依然各去安睡。鄧騏白幹了一下。反喫了虧色。心未死。怎肯干休。再靜坐到四更時候。打量那女郎。已不防了。遂提了寶劍。悄悄地走出房門。來到對面廂房窗下。先用手指蘸了唾沫。把窗紙沾濕。戮了一個小孔。向裏一眼張去。却見帳子下垂。床前地上放着一雙繡花鞋子。明明那女郎已睡熟在床上。心中大喜。全身骨頭都覺酥軟。暗想。這遭饒伊利害。總逃不出我的掌握了。那窗戶已擺開。過沒有關緊。他遂輕輕開了。飛身入房。杳無聲息。躡足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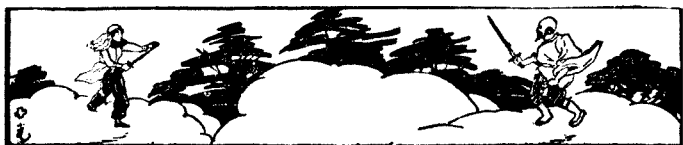


至床前。一手掀起帳子。見那女郎和衣朝內而睡。一條薄被蓋着下身。他卽把寶劍輕輕一放。雙手向床上一摟。說道。乖乖我的小姑娘。你莫驚慌。我與你成好事來也。那知手中抱着的又輕又空。乃是一個大枕頭。罩着一件衣服。那裏有真的女郎玉體呢。自己眼睛不清楚。看錯了。連忙拉起寶劍。向屋裏四處找尋。清清楚楚沒有影蹤。暗罵一聲。這促狹的小丫頭。看伊不出。竟有這樣胆量。和心思存心和我戲弄。可笑我三十年老娘。今日倒綳嬰兒。我必找伊去算賬。遂躍出室來。跳上屋面。想要找見那女郎。看看伊究竟有怎樣的本領。誰知屋面上一個人影都沒有。此時鄧騏又氣又急。沒法擺佈。繞了一個圈子。依舊跳



了下來。再一瞧女郎房中仍不見人。疑心伊或者胆怯。脫身遠走了。只得把窗關上。若無其事的回轉自己房中。坐定了。細想那女郎真是奇怪。沒有本領的決不會如此戲弄我。但若果然有本領的。何必躲躲閃閃。不和我較量一個高下呢。不多一會兒。晨雞回唱。東方已白。他一夜沒有睡眠。精神稍覺疲倦。打了兩個呵欠。店中人也已起來。大家仍是講昨夜有賊的事情。他祇得喊了侍者打臉水盥洗。忽忽用罷早飯。便付清店賬。動身回去。當他走到庭心時。却聽東廂房裏女郎正嬌聲喊道。店家快拿洗臉水來。昨夜真晦氣。不知是鬼是賊。鬧得你家姑娘一夜沒有好睡。真是生成猴子的性。一刻兒也不肯停息的。鄧騏





不覺心中好生奇怪。昨夜那小丫頭躲到那裏去的。現在伊不是罵我麼。伊明明戲弄我。以後我倒要探知底細。不肯放伊過門哩。遂忽忽出了店門。跨馬而去。過後細細探問。始知是虎牢關鐵頭金剛宋霸先的女兒宋彩鳳。無怪有如此本領。便把此事告知鄧驂。鄭氏弟兄素知鐵頭金剛的威名。其人雖已作古。他的女兒自是英雄之後。迥異尋常。鄧驂遂主張偕同鄧騏一同前去踵門求親。若是宋家母女能够答應。這是最好的事。鄧騏也可得個有力的內助。愜意的嬌妻。倘然他們不肯允諾。那麼再行伺隙動手。報復前次七星店戲弄的一回事。鄧騏一心欲得彩鳳。依了他哥哥的主意。鄧驂也欲一同前往。於是弟兄



三人趕奔虎牢關。訪問到宋家。見了雙鉤寶氏。向伊提起婚事。寶氏早知道鄧家弟兄平日的行爲。豈肯將珍愛的女兒嫁給那形似猢猻的鄧騏呢。當然一口拒絕鄧氏弟兄懷恨而去。到了夜間。鄧騏等潛至宋家下手。寶氏和宋彩鳳早有準備。兩邊廝殺一番。宋家母女雖然本領高強。可是鄧騏和鄧騏都有很好的武藝。以二敵三。支持不下。所以宋彩鳳手腕上受了刀傷。鄧家弟兄也未得手而去。揚言下次再來決一雌雄。明天寶氏和彩鳳一商量。估料他們弟兄衆多。自己母女二人。決不能徼倖獲勝。不如高飛遠引。暫避其鋒。彩鳳懷念玉琴。很想一至荒江。找尋玉琴。偷然玉琴已復仇歸里。可以邀伊同來。剪除鄧氏



七怪於是二人收拾行裝將家門鎖上了。離開故鄉去。到關外訪問女俠了。此事在續集中約略寫過。讀者總有些不明白。個中內容。所以此刻補敘清楚。後來鄧氏弟兄果然重來尋釁。但是鳳去樓空。無從下手。徒呼荷荷而歸。鄧騏既不得志于彩鳳。却在鄭州地方娶得一個小家碧玉。姿色絕佳。從此天天銷磨光陰於溫柔鄉中了。有一次晚上。鄧氏弟兄正在開懷飲酒。忽然有一個獨脚漢子潛入堡中。從土門闖入。殺死了幾個巡邏的莊丁。消息報到裏面。遂由鄧騏鄧駒鄧駿三弟兄出去對付。那獨脚漢子攆著鐵拐。一手放出一顆青色的劍丸。這是他練習成功的劍術。鄧騏知道來人是個勁敵。幸虧自己也諳劍術。



的。遂也舞劍迎戰。鄧駿鄧駒左右夾攻。三個人戰住那漢子。只見那漢子的劍丸如流星般上下飛舞。閃閃霍霍。異常活躍。愈鬥愈酣。鄧騏知道難以力勝。不如智取。遂虛晃一劍向後退下。鄧駿鄧駒也跟着退走。一齊退入坎門。獨脚漢子奮勇追入。忽然門後躡出兩頭木狗來。口中噴出六七枝小箭。連續不斷。獨脚漢子左避右閃。一時避讓不及。肩頭早中了一箭。喊聲啊呀。收轉劍丸。回身便逃。此時司令樓上早扯起黃色燈籠。警鐘敲着六響。鄧駿等率領衆莊丁向坎門內外四面包抄攔來接應。鄧騏鄧駿鄧駒三人反身追趕。大叫休放走了獨脚的刺客。但是那獨脚漢子撑着鐵拐。非常靈捷。跑出土門時。迎面來了一



一條黑影攔住去路。獨脚漢子不防有人攔截，定睛一看，乃是一個女子，手橫雙刀，嬌聲喝道：「刺客往那裏去？」一刀向他頭上砍來。獨脚漢子急忙向左邊一跳，已跳出丈外，避過女子的刀。女子見一刀落空，連忙追上去。要砍第二刀時，獨脚漢子早從腰邊摘下一件東西，將手一抬，喝聲着疾，向女子打去。女子急閃不及，正中咽喉，仰後而倒。此時鄧騏等早已追至。那獨脚漢子連蹤帶跳的幾下子，早已逃得無影無蹤。鄧騏先向地下一看，說聲不好了。大嫂已遭毒手，原來那女子便是鄧驥的妻子。鄭秋華這夜正輪着伊當值巡夜，所以鄧氏弟兄在內喝酒。伊却在木門左右巡察，聽得警鐘響，又見黃燈高扯，知道土門有事。



遂自告奮勇跑到土門外邊來攔截敵人。不料因此斷送了一命。鄧驥等也已趕到。鄧驥便和鄧駒追出堡去。鄧驥俯身看他的妻子時。見秋華喉間正嵌着一顆小小鐵彈。深入三寸。氣管已斷。芳魂頓杳。不覺放聲痛哭。鄧駿鄧馳等大怒。一齊追出堡外。見鄧驥鄧駿正跳在樹上瞭望。在這茫茫黑夜中。敵人的影踪早已遠去。到何處去找尋呢。鄧驥喪了愛妻。大哭大嚷道。我們七弟兄在這洛陽地方總算是個霸主了。何物醜奴。來此行刺我們。枉自有了七個人。還捉他不住。豈非笑話。不但如此。又斷送了我的嬌妻。此仇不報。非爲人出。鄧驥道。那人來得很是奇怪。不知是那一路人。和我們作對。可惜不會問個明白。鄧驥



把手中桿棒向地上擊了一下。恨恨的說道：我因為喝了幾杯酒，多吃了許多菜，肚中不掙氣，正出恭去，趕來得遲了，不然我的桿棒必要擄他一個筋斗，好把他生擒活捉，問清口供。鄧駒道：我看此人已是殘廢，胆敢一人到此窺探，必具高大本領，而且決定也是一個有來歷的人物，恐怕外邊反對我們的，不止一個。此番他中了毒箭，雖然逃去，諒難活命，不過以後恐怕從此要多事哩。我們倒不可不防。鄧驥道：人也死了，怕他做甚。我們這個鄧家堡，埋伏下五花八門陣，管教他來一個死一個。我青面虎必復此仇，你們的大嫂死得豈不悽慘，說罷又大哭起來。鄧驥勸道：大嫂已死，哭也無益。大哥且莫悲傷，我們慢慢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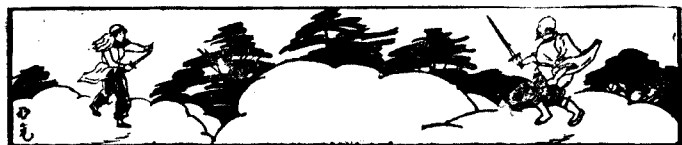


荒江女俠 三集 第三回

三二

聽明白。有我弟兄七人在世。必不放過冤家的。於是鄧騷便吩咐莊丁舁着秋華屍體入內。預備明日收殮。夏月珍等妯娌們。聞得秋華慘死。一齊哀哭。真是樂極生悲。禍從天降了。鄧騷伉儷情深。不勝鼓盆之戚。所以秋華的桐棺。一直放在堡內。沒有安葬。等候敵人再來。好久沒有踪迹。疑心那獨脚漢子早已毒發而死了。四邊探聽。也無人知道這事的來歷。只得徒喚奈何。後來鄧騷代妻子覓得一塊牛眠吉地。所以出喪了。這天送喪回家。堡中却到了四個和尚。一個是鄧騷的師叔朗月和尙。新近從少華山承天寺前來。因爲空空僧很惦念他的徒弟。把一串念佛珠托朗月和尙帶給鄧騷。鄧騷拜謝接過。朗月和尙便





介紹他的同伴。方知一個便是赤髮頭陀。頭髮金黃。相貌兇惡。一個是赤髮頭陀的師兄法藏。他們兩人以前在蘆溝橋助着茅山道士邱太冲。曾和女俠玉琴鏖鬥一場。被雲二娘余觀海等前來戰敗。他們就此走到承天寺。一直住在空空僧那裏。此番因朗月和尙想到豫魯各處走走。他們靜極思動。遂一同出山。在途中又巧遇着史振蒙。從天王寺逃生出來。他和赤髮頭陀是相熟的。便把四空上人慘死的消息告知三人。三人一齊大怒。且知又是荒江女俠做的事。他們更是深恨崑崙門下一派的人。尤其對於玉琴恨不得寢其皮而食其肉。爲死者復仇。生者洩怒。鄧氏七怪亦微聞女俠英名。他們也很想找到女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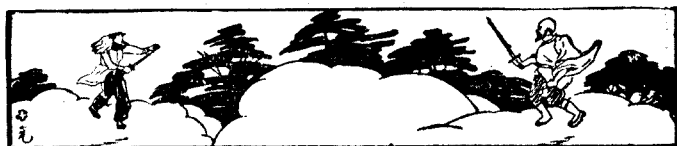
和伊一較身手不信小小女子有這般天大本領。無雙魄力。當夜鄧氏衆弟兄便大治酒饌。款待四位方外人。朗月和尙又談起祖師金光和尙誕辰。今年本要慶祝的。後因他老人家雲遊天竺。所以擬在明春補壽。大家都要去祝壽哩。到時當將崑崙派人如何欺侮我們的事詳細報告他老人家知道。請他出場爲峨眉派吐一口氣。只要他老人家肯管這事。再也不怕崑崙派中人強橫了。這四人中祇有朗月和尙曾經親身上過峨眉山。到過萬佛寺。見過金光和尙。他遂談些金光和尙的軼事。大衆聽得津津有味。這夜盡歡而散。鄧氏弟兄便留四人在鄧家堡盤桓數天。次日又把堡中所設的五花八門陣各種機關指



點給四人觀看。四人看了，都驚爲神奇，以爲不啻銅牆鐵壁。敵人難以飛越了。不料便在這夜出了岔子。他們正要找尋荒江女俠。天下竟有這種巧事。荒江女俠也找到他們堡裏來了。玉琴等在洛陽城外耽擱了一天。探明到鄧家堡的路徑。但還不知堡中有什麼五花八門陣。好在他們闖慣龍潭虎穴。藝高胆大。決心到堡中去一探。乘機好把七怪除滅。所以這天晚上。他們在旅店中用過晚餐。靜養片刻。開了後窗。一齊躍出。輕輕越至店外。果然無人知覺。三人遂撲奔鄧家堡而來。將到鄧家堡後。玉琴正指點着高牆。意欲從牆外一株大榆樹上跳到牆沿。忽見有兩條黑影從那株榆樹上飛起。跳進高牆去了。玉琴回



頭對劍秋說道。好奇怪。劍秋兄。你可瞧見榆樹上有兩條黑影。躡到裏面去麼。劍秋道。我却沒有留心。師妹好目力。雲三娘道。我也覺得眼前一瞥的。大概也有他人前去窺探。亦未可知。玉琴道。不知和我們是否同道。劍秋道。管他什麼。少停當會明曉。我們可以從速入內。於是三人先飛身躍到榆樹上。然後再跳上高牆。俯身下窺。見裏面都是平地。祇有數處矮屋。大約是莊丁們居住的。至于鄧氏弟兄住屋。還在裏面。四圍仍有高牆掩護。但已遙見各有門戶。因為每個出入門戶上。都有五色燈籠掛着。而且上面隱隱有字。因相隔稍遠。瞧不清楚。這好如北京的紫禁城一樣。三人不知內中危險。一齊飄身而下。輕輕走至



一個門戶。外面門上懸着一盞黑燈。上面映有一個紅色的「水」字。玉琴道。咦。他們的門戶難道分着五行的麼。一探門內毫無動靜。三人鷺行鶴伏的走進水門。見裏面更有門戶。玉琴一想這裏的門戶何其多也。好奇心生。大着胆首先往裏直闖。不料脚下一落空。騰挪不及。直陷下去。劍秋跟在後面。急向旁邊一跳。沒有墮落。早見玉琴踏的地方乃是空空地。如陷坑一般。下面有一大鐵絲網張着。玉琴正落在網上一陣鈴響。玉琴那裏掙扎得起。劍秋說聲不好。眼瞧着玉琴在網上亂滾。自己不能下去。救伊雲三娘。要想飛出銀丸去斷網。又恐誤傷了玉琴。便把劍秋衣襟一拉道。劍秋休要鹵莽。鈴聲已鳴。裏邊必有



人出來的。我們不如潛伏勿動。等他們來了。再相機救援。於是二人掩在一株梧桐樹後。果然聽得足聲雜沓。那邊走來一隊莊丁。手中各握着燈籠。持着武器。爲首一人。狀貌兇猛。身軀碩大。手裏托着一把七星寶刀。面上有一很大的青痣。此人便是青面虎鄧驤了。今夜正輪着他出外巡邏。所以聽得鈴聲。知道有人前來。中了機關。便率同莊丁跑至。果見網中落着一個年輕的黑衣女子。在網上滾動。手中還握着寶劍。可是那網既韌又滑。又望下陷落的。好比蜂蝶觸着了蜘蛛織下的網。無法擺脫。他心中不由大喜。喝一聲左右快捉。便有兩個莊丁跑到坑邊。俯身向地上不知摸着了什麼線索。兩邊緊緊一拉。即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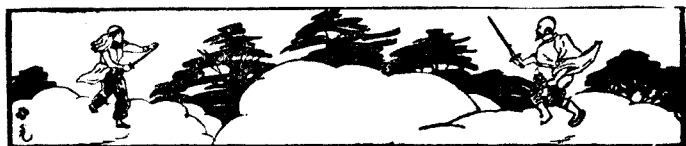


那網拉了起來。可是四圍已收得很緊。把玉琴困在網裏。青面虎鄧驟大喝那裏來的小女子。胆敢來此捋虎鬚。咱的妻子新喪。正好把你來補充。便令左右將網背起。快押到裏面去。待咱在此再行搜索。看有沒有伊的同黨。劍秋至是忍不住跳將出來。大喝青面虎休要猖狂。留下人來。青面虎回身一見劍秋。遂狂笑道。好小子。你就是同黨麼。快快納下頭顱。便把手中寶刀一擺。跳過來劈頭。便是一刀。劍秋將驚鯢劍架住。撥開寶刀。還手一劍掃去。喝聲着。青面虎急忙將頭一低。頭上戴的一頂氈笠。早被劍秋劍鋒掃落于地。青面虎哇呀呀大叫。好小子。竟有這麼一着。咱決不輕易饒你。將手中寶刀舞開。逕取劍秋要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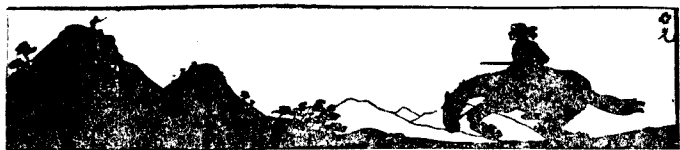


劍秋也把劍使動。兩人殺在一起。雲三娘見兩個莊丁背着玉琴。已望裏邊走去。遂即飛身追上。將手輕輕一拉。那兩個莊丁早喊一聲痛死我也。一齊向地上蹲倒下去。雲三娘奪過鐵絲網。將玉手向網上捻了數下。鐵絲已全鬆斷。玉琴跳將出來。說一聲慚愧。謝過雲三娘。見劍秋正和青面虎狠鬥。也將真剛寶劍舞開。上前相助。青面虎見那女子已被救出。勃然大怒。便將寶刀刀法一換。換了他家傳的追魂奪命八卦刀法。颼颼的上下左右四面飛舞。但見四處刀光不覩人影。這路刀是鄧振洛先從名師傳授。後又經自己悟出許多變化而成。共分先後兩路。第一路共有八八六十四刀。若是六十四刀使完。再不能





殺傷敵人時。繼續把第二路刀法使出。一共二百五十六刀。無論敵人怎樣厲害。斷難抵禦得完全的。以前鄧振洛在世的時候。曾有一個姓艾的名喚登龍。湖南嶽麓山人。生平善使單刀。得異人秘傳。一柄刀使得神出鬼沒。變化不測。別號神刀太保。是川湘滇一帶有名的鏢師。道出陝洛。聞得鄧振洛的名聲。有些不服。遂親自趕到鄧家堡來。要求和鄧振洛一較高低。鄧振洛無可推却。便在堡中練習場上。兩下袞各使單刀交手一場。鄧振洛把八八六十四刀使完時。只見那神刀太保精神抖擻。刀法應付自如。沒有半點兒間隙可乘。暗暗佩服。遂把第二路刀法接着使開。向他進攻。神刀太保一無懼色。依舊往來酣戰。



直到鄧振洛使至第二百廿二刀時。心中大大焦躁。因爲神刀太保的一柄刀。雖然漸漸不佔優勢。然而招架防禦。仍十分緊密。顯見得第二路刀法使完後。人家也不致于敗北的。那麼自己沒有別的刀法可以取勝了。他遂不得不用他的殺手刀。希冀得勝了。便故意賣個破綻。讓神刀太保的刀還砍向自己頭上來。他便向後一退頭向下一低。從神刀太保的刀口直鑽進來。踏進一步。一刀照準神刀太保腰裏掃來。神刀太保當然防到這麼一着。便把身子一縮。收轉刀來。恰巧鄧振洛的頭正在他的胸前。忙使個落葉歸根式。一刀向鄧振洛後頸掠下。却不防鄧振洛手中的七星刀非常神速。早使個大鵬展翅式。一刀



從底裏直翻上來。噹的一聲。正和神刀太保的刀口碰個着。順勢用力一磕。神刀太保的刀早被他磕去了。手飛出一丈餘外。墮在地上。神刀太保跳後三步。連忙抱拳打恭道。佩服佩服。你老人家真是英雄。鄧振洛也很讚美神刀太保的刀法精妙。十分謙遜。設宴款待。與艾登龍結識了朋友。艾登龍一住三天。告別而去。回到嶽麓山後。便把神刀太保的別號取銷了。以後在鄧振洛逝世的前一年。艾登龍曾帶了他的兒子小龍。攜了許多湘省的土產。前來拜望鄧振洛。又在鄧家堡住了半個月。其時小龍年紀還不過十歲。和鄧騏同年。已有很好的本領了。後來鄧艾二人相繼病故。小龍也沒有來過。鄧騏便得了他父親。



荒江女俠 三集 第三回

三四

的寶刀和秘傳恃着這柄刀橫行無敵雙鉤寶氏和宋彩鳳所以失敗在他們手裏也因鄧驤的刀法實在厲害彩鳳手腕受傷逼不得已纔高飛遠走的啊此時琴劍二人見鄧驤換了刀法也就各各使出劍術把他圍住但見一青一白的劍光和刀光往來飛舞熔成一片衆莊丁都看得呆了司令樓上的鐘聲噹噹地敲起四下同時又扯起一黑一紅的燈籠衆莊丁知道今天有了兩起敵人了。一齊趕奔雲三娘。雲三娘忍不住冷笑一聲。赤手空拳和他們對壘。伊心中並不要多傷害他們的性命。所以同他們兒戲。莊丁們的刀鎗棍棒碰到伊身上時。都會從自己的手裏飛去。雲三娘手中反搶了許多兵器。這是伊用



的空手入白刃的法兒。非有高深本領的人不能使用。會了此法。能在千軍萬馬中。憑着雙手。不攜一械。能够殺出。殺進。搶奪人家的兵器。玉琴一向羨慕此術。所以在路途中時時向雲三娘求教。雲三娘一一講解。伊聽且。在落店空閑的當兒。實試給琴劍二人觀看。指點要訣。二人已領悟了不少。這時衆莊丁知道雲三娘利害。一個個退後。不敢上前了。青面虎把先後兩路追魂奪命八卦刀法使完時。敵人的魂沒有追到敵人的命也。沒有奪去。那琴劍二人的劍光上下盤旋。耀得他眼花撩亂。知道難以取勝。暗想自己弟兄爲什麼還不趕來相助。祇我一人。在此應敵。聽得鐘聲四響。莫不是良門邊也有人來覬覦麼。不



如待我引誘他們。迫入坤門以計取勝便了。心中一邊想法。手中刀法漸亂。虛晃一刀。正想脫出圈子。劍秋一劍已向地下三路掃來。青面虎雙足一跳。躲過了劍秋的剑。不防玉琴的真劍已從斜刺裏刺入一團。劍光如車輪大。已到了他的面上。急閃不迭。右眼已着劍鋒。一隻眼睛早奪眶而出。青面虎變成獨眼虎。痛得他大吼大叫。劍秋的驚鯢劍又乘勢砍到他的頂上。青面虎咬緊牙齒。將寶刀攔開劍秋的剑。回身便逃。琴劍二人隨後追來。將及坤門門裏殺出穿山甲。鄧驥。鬧海蛟。鄧駒。一個手舞雙錘。一個挾着雙刀。攔住琴劍二人。放走了青面虎。背後又殺出法藏和史振蒙兩個賊禿來。一見玉琴仇人重遇。格外



眼紅。大喝姓方的丫頭。你們殺了我的師父。大仇未報。今天又到此間來害人麼。舞動手中劍。衝向玉琴。便刺玉琴。認得是天王寺漏網的史振蒙。也嬌聲喝道。賊禿前次被你僥倖逃走。今天你的末日大概已到了。丟了鄧駒敵住史振蒙。鄧駒那肯放鬆。雙錘一擺。使個餓虎偷羊式。已打到伊的背上。玉琴的劍回身掃轉。恰好把雙錘架住。好玉琴力戰二人。施展出伊的神勇來。法藏隨卽放出他劍光。如遊龍一條。飛向他們頭上。突聞潑刺刺一聲。雲三娘的兩個銀丸已脫手而出。抵住法藏的劍光。法藏識得雲三娘利害。不敢懈怠。竭力對付。兩下裏殺成一堆。鄧驥利劍秋戰到三十餘合。稍不留心。只聽噲的一聲。自己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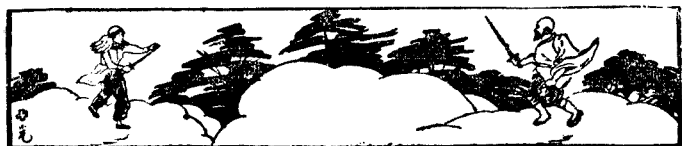
亞光

荒江女俠 三集 第三回

三八

手的刀已被劍秋驚鯁劍削作兩截。祇得跳出圈子。返身向坤門一躍而入。劍秋喝一聲那裏去。緊跟着追進坤門。却不見了鄧驥的影踪。耳邊聽得軋軋地一陣響。黑暗中照見前面跳出一個巨人來。高可數丈。腳踏雙輪。扶搖而至。劍秋心中很有些疑訝。剛纔立住脚步。却聽又是一聲响亮。軋軋之聲大作。從巨人身上射出許多小彈丸來。其疾如雨。劍秋連忙將劍使得緊急。一片青光。將這些小彈丸盡行反激出去。不多時軋軋之聲停止。小彈丸一齊放完。他知道又是什麼機關。便踏進一步。一劍向巨人掃去。只聽豁刺刺一聲響。巨人倒下地去。却不防巨人倒地時。胸復大開。胸中裝着箭匣。許多毒箭齊向劍秋放來。





劍秋躲得雖快。右肩已中一箭。一陣疼痛。立刻神經麻木。不知不覺的倒在巨人身前了。

「評」

此回首先敘述鄧家堡鄧氏七怪來歷。因大破鄧家堡。在第三集中。亦爲緊要情節。不能不引起讀者注意。

七星店一幕。爲大破鄧家堡線索之初起。且亦爲彩鳳高飛之關鍵。續集中隱約未寫。故在此補出之。文筆亦輕靈可喜。

久不見赤髮頭陀。此處重復引出。且將天王寺漏網之史振蒙牽在一起。如此則寫鄧家堡卽是寫崑崙與峨眉兩



荒江女俠 三集 第三回

四〇

派門勝也。

樹上黑影。爲下文預點一筆。甚有情致。

青面虎與琴劍大戰。勇悍絕倫。白忙中插入神刀太保比較刀法一段。表面似寫鄧振洛。其實仍是寫青面虎。寫青面虎。又仍是寫琴劍二人。筆法敏妙。

琴既遇險。劍又受傷。讀至此令人目眩心駭。



#### 第四回

山洞乞靈藥起死回生

古寺訪高僧截轅杜轡

玉琴見劍秋追趕敵人。恐防他或要中計。便丟了二人。也就飛身追入坤門。史振蒙連忙跟隨玉琴同入坤門去。不肯放鬆伊。鄧駒料想敵人深進必無倖免。見雲三娘劍丸厲害。遂上前協助法藏同戰雲三娘。玉琴進得坤門。見劍秋已跌倒于地。芳心大驚。知道劍秋已受了重傷。正想援救。史振蒙的劍光又到了身後。伊咬緊銀牙。回身和史振蒙力鬥。幸虧雲三娘的劍丸厲害。早把法藏和鄧駒擊敗。也跟着追進坤門。玉琴回頭見雲三娘。正追法藏。便喊道。雲師快來。劍秋兄已受傷了。雲三娘便將



少光

荒江女俠 三集 第四回

二

纖手一指銀丸飛到史振家的頭上。玉琴纔得脫身。跑到劍秋身邊。喚聲劍秋兄。不見答應。俯身細視。見他失了知覺。諒必受傷沉重。此時正在危急之際。玉琴便代他拾起驚鯤寶劍。在劍秋身上解下一根絲絛。把劍秋縛在自己背上。要想把劍秋救出去。鄧駒看得清楚。豈肯放鬆。便會合着鄧驥。返身殺轉。大叫休放走了這些小子。法藏也揮劍上前。玉琴背上馱着劍秋。不便施展身手。揮動雙劍。敵住鄧驥。鄧駒。雲三娘。見劍秋業已受傷。知道今夜難以得勝。不如速走。再作道理。於是又把銀丸一指。兩道白光倏忽已繞到鄧駒。鄧驥身後。二鄧急忙退下時。玉琴得個空隙。連蹤帶跳的躡出了坤門。雖有幾個莊丁上前攔



阻。早被伊一一砍倒。直逃出水門來。雲三娘飛舞銀丸。戰住史振蒙。法藏。鄧駒。鄧驥四人。估料玉琴已出險地。便將銀丸掃一個大圈子。叮叮噹噹的把四人兵刃逼退。於是一躍退後。嬌聲喝道。你們如識得厲害。休要來追。這幾顆頭顱。暫且寄在你們的頸上。說畢便飛也似的退出坤門。追着了玉琴。便問道。玉琴。玉琴。劍秋怎麼樣了。玉琴搖搖頭。帶着顛聲說道。不好。我們快走。於是一齊躍出鄧家堡。向曠野奔走。不到半里路。忽聽背後嗤的一聲。早有一道白光追來。天矯非凡。直奔玉琴頭上。雲三娘冷笑道。他們還不捨得放鬆人家。苦苦追來。真是太欺人了。也卽放出兩個銀丸。敵住白光。在黑暗的空中。銀丸利劍光往



荒江女俠 三集 第四回

四

來攢刺。宛如銀龍與明珠齊飛。玉琴將劍秋放在林中草地上。撫摸着他的身體。劍秋動也不動。好像死過去了一般。又把箭拔下。看他的創口。有一滴滴的黑血淌出來。伊不覺蛾眉緊鎖。知道他已受了絕大的重傷。想起以前自己在韓家莊。受了小香毒鏢。險些兒喪失性命。也幸有劍秋前來援助。出去得了李鵬的靈藥敷治。方才無虞。現在劍秋的生命危在旦夕。然而伊又有什麼法兒可以救治他呢。心中一陣悲酸。忍不住眼眶中滴下幾點珠淚。全時又見林外劍光閃爍。嗤嗤有聲。知道雲三娘正獨力和敵人周旋。自己想要去助戰。又丟不下劍秋。所以又着腰走到林子邊。抬頭見雲三娘的銀丸正與白光上下飛。



舞不分勝負的時候。忽見西北角上有一個滾圓的青色劍丸。如流星一點。飛也似的過來。直向敵人的白光衝擊。這樣繞轉了幾下。敵人的劍光頓時望下被壓下去。而雲三娘的銀丸得了青丸的相助。更是活潑非常。敵人當不住。白光向後一掠。如彗星的尾巴。突出了重圍。很快的退去。雲三娘也不追趕。將銀丸收轉。全時青色劍丸也收斂了對面。走過二條黑影來。到得近身。仔細一看。在前的一個相貌醜陋。右手撐着鐵拐。張開着嘴。露出一對獠牙。玉琴一見之後。便識得他就是以前在虎牢地方找尋宋彩鳳的時候。所看見的那一個獨腳漢子。在後的一個年紀尚輕。身軀健碩。身穿黑衣。手握雙鞭。是個英俊少年。



## 荒江女俠 三集 第四回

## 六

不知這兩人此時打從那裏來的。玉琴遂很快的走過去。獨脚漢子瞧見了玉琴。不由大聲說道。原來姑娘也前來了。鄧氏七怪真不是好惹的。何況他又有峨眉派中的人做他的羽翼呢。但是我們崑崙派素來抱着誅惡除奸的宗旨。對於此事豈能示弱。雲三娘聽得他說出崑崙派三個字來。不由心中動了一動。便道。咦。你也是崑崙派中的人麼。請教你的大名。你的老師是誰。獨脚漢子答道。我姓薛。單名煥。是山東青州人氏。自幼好習拳術。後來得從崑崙山一明禪師的師弟。憨憨和尚學習劍術。方才有些薄藝。此番所以到鄧家堡來。一來爲要剪除鄧氏七怪。二則我認識的宋彩鳳母女也被他們所迫走。不知去向。





特來報復。說到這裏，又指着那少年道：此人便是我新結識的朋友小尉遲滕固。一全到來動手的，却不料仍未得利。才從堡中退出，瞧見這裏劍光飛騰，知道有能人酣戰，所以跑來相助。不知你們從那裏來的。還請見告。雲三娘呵呵笑道：原來你就是憨憨和尚的高足。那麼我們都是自己人。待我告訴你罷。我是雲三娘，一明禪師和憨憨和尚都是我的師兄。不過我與憨憨和尚睽違好久了。獨脚漢子聽了，便向雲三娘鞠躬行禮道：原來就是雲師。恕弟子肉眼不識。一向聞得師傅時常提起雲師的芳名，景慕已久。今日有緣相見，幸甚幸甚。雲三娘笑道：你在憨憨和尚那裏學習劍術的時候，我與你未曾相見，無怪你



我不相識了好。方才我見你的青丸飛向敵人的劍光進攻時。渾圓超脫不受羈勒確已有了高深的程度。不愧是我們崑崙派中的健者。現在我代你介紹一個全門的女俠。一邊說一邊便將手指着玉琴說道。這位方玉琴姑娘就是一明禪師的高足。我們都是同道。聚在一起。很是快活。薛煥遂又介紹滕固與玉琴相見。雲三娘想起了劍秋。便問玉琴道。劍秋呢。此刻他怎麼樣了。玉琴道。他臥在林中地上。依然是昏迷不醒。不知如何是好。薛煥在旁聽得。忙問道。怎樣有人受傷麼。雲三娘道。正是。那就是我的弟子岳劍秋。此番我們三人同入堡中。因為他追敵受傷。所以退了出來。只是他已中了毒。無藥相救。恐怕性



命難保。薛煥問道。在那裏。玉琴道。正在林中。說罷。便領着他們走進林去。指着地上。偃臥着的劍杌。說道。在這裏。他已經失去知覺了。薛煥低下頭去。向劍杌創口。細細一看。又撫摩着他的額角。不由搖搖頭道。他中了最毒的藥箭了。不到二十四小時。毒氣攻心。無可救治。玉琴聽了薛煥的話。掌不住眼淚。如斷線珍珠般。滴將下來。接着又聽薛煥說道。我以前獨自到此窺探。冒險闖入也。中過一毒箭。幸虧沒有劍杌兄那樣厲害。仍被我安然逃出。那時我自知性命不保。勉強掙扎着。望西南奔跑。及至天明。毒氣漸漸逼攏來。我也昏倒在地。不知怎樣的。又會醒來。睜眼一看。日已過午。在我身旁。立着一個矮老叟。身穿破褐。



脚踏芒鞋。面貌很是醜陋。頷下飄着一撮花白鬚鬚。他對我微笑道。你已醒了麼。肚子可餓。我就向他詢問。矮老叟纔道。老漢在一點鐘以前。途過這裏。見你橫倒在地。沈迷不醒。一看你的身上。方知己中了毒矢。危在旦夕。老漢身邊恰巧常帶着一種返魂丹。功能起死回生。不論什麼險毒傷痛。都可救愈。所以把藥代你敷在創口上。在旁守候。如今你已甦醒。可保無虞。此丹有大小二種。一種可以吞服。排除血中的毒氣。和污穢。且能立時使傷者恢復元氣。他說畢。遂從衣袋中取出一個黃色小木匣來。開了匣蓋。拈着一粒白色的丹丸。放到我的嘴唇邊。教我速即吞下。我遂聽他言語。把丹丸服下。便覺丹田內一陣熱。



烘烘的頓時我的手足活動。精神復旺。一骨碌扒了起來。那矮老叟又問我受傷的經過。我很老實的告訴他如何受傷情形。他道。鄧氏七怪名聞黃河兩岸。以一敵七。你怎得不受創呢。遂引我到他家裏去。我遂跟他同走。不過十三四里的光景。已到了一座土山之下。那裏有一個山洞。便是矮老叟的居處了。矮老叟待人十分和藹。請我入內坐地。把煮熟的飯。感謝不盡。在他洞裏住了一夜。方纔告辭。

遂問道。那麼矮老人的所在何處。  
導我們就去。好使我們乞。



了。滕固道：理當如此。於是——

着寶劍隨在旁邊保護。薛煥撐着筇，

相隨。見薛煥雖是獨足，然而一跳一拐的，

真又快到幾倍。可見他的本領不小了。天明時，

到那土山邊。玉琴見向面迤邐一帶，都是小山。山下都有一個石洞。有些土人從洞中荷耩而出。去到南畝工作。有些鄉婦却坐在洞門口縫衣洗物。原來河南地方在鄉間的小民，大都不蓋屋廬，却在山下鑿洞而居。過那穴居生涯。洞中冬煖而夏涼。土地也十分乾燥，所以住在洞裏，非常慣適的一會兒。薛煥



已走到一個山洞口停住。回頭對雲三娘等說道：請你們暫在外邊稍待。我先進去通知他。雲三娘點點頭。薛煥遂一拐一拐的走上山坡。步入洞中去了。雲三娘瞧瞧劍秋依然昏迷。面色也十分難看。玉琴雙眉緊鎖。凝眸無語。不多時早見薛煥探首洞口。向他們招招手道：請你們進來罷。雲三娘等遂一齊走進洞中。見裏面光線也還明亮。收拾得十分潔淨。几榻俱全。朝外坐着一個矮老叟。向他們領首爲禮。雲三娘等見過了。立在一邊。薛煥早命滕固把劍秋放在矮老叟身前。矮老叟立起身來。瞧了一瞧劍秋的傷口。便向桌上取過一碗水來。先代劍秋把傷口洗過。然後從身邊取出一個小瓶。傾出二粒絕小的紅丸。



〇七

荒江女俠 三集 第四回

一四

來。在手中研細了。和以清水。敷在劍秋的傷口。立刻血止。漸漸凝結。搗去矮老叟。又從衣袋裏掏出一個小木匣。取出兩粒白色丹丸。先把一粒丹丸研細了。撬開劍秋牙關。把清水沖下。一會兒聽得劍秋腹中一陣雷鳴。徐徐張開雙目。歎了一口氣。立刻醒轉。衆人大喜。玉琴便走前問道。劍秋兄怎麼樣了。劍秋道。好了好了。那巨人果然厲害。這是他們設下的機關。我自不小心。中了他們的毒矢。以爲這條性命總是難保了。怎的會到這裏來呢。玉琴笑了一笑。便把他們如何遇見薛滕二人引導至此等事。約略告知。劍秋慌忙立起身。向矮老叟拜謝。又向薛滕二人致謝道。不逢二位。我等也不識老丈。我這一條命。得以起





死回生。皆諸位之力。遂又向矮老叟叩問姓名。矮老叟搖頭道。老漢沒有姓名。採藥度日。遇有人家疾病。輒施醫藥。能够出錢的。取些藥資。無力的。我也可以相贈。因老漢子然一身。生活簡陋。無需許多阿堵物。今日本想動身到嵩山去採藥。幸虧你們清早便來。否則不能遇見了。可見吉人天相。凡事自有天數。那鄧氏七怪作惡多端。將來天網恢恢。必有覆亡的一日。諸位都是風塵奇俠。藝高胆大。必能誅惡鋤強的。劍秋道。鄧氏七怪雖然厲害。若是彼此把真實本領一決雌雄。我們也不忌憚他們。不過他們倚仗着安排下的奇巧機關。逢到門不過人家時。便詐敗引誘人家追去。中他們的埋伏。若是不去追趕。却又不能



把他們剪除。真是可惡。矮老叟聽了。點點頭道。不錯。要滅鄧氏。七怪必先將他們的五花八門陣破去。黃鶴和尚可惜你枉費心思。總不免爲虎作倀。你今也該後悔了。玉琴聽得矮老叟提起黃鶴和尚。語氣之中。好似那黃鶴和尚和鄧家堡很有關係的。遂忍不住向他問道。請問黃鶴和尚是誰。矮老叟道。黃鶴和尚是龍門山龍門寺的住持。今年已有一百零八歲了。道行高深。學術奇妙。一向卓錫在那裏。以前和鄧氏七怪的亡父鄧振洛很有交情。鄧振洛知道黃鶴和尚胸有奇才異能。故請他在堡中設下一個五花八門陣。滿設機關。外人輕易不得進去。偷然冒險闖入。非死卽傷。所以二位雖然勇敢。不免都喫了這個



虧呢。當時黃鶴和尚因鄧振洛說用來防備冤家尋釁。且禦盜賊的黃鶴和尚礙于情面。就答應他而設下的。以後黃鶴和尚去了一直沒有和鄧家往來。鄧振洛也就逝世。却不料留下這個五花八門陣給他兒子們作護身符。有恃無恐。大胆妄爲。這又豈是黃鶴和尚始料所及呢。老漢去年曾到龍門山中去採藥。蒙黃鶴和尚殷勤招待。在寺中住了數天。黃鶴和尚向我問起鄧家堡的情形。我就把鄧氏弟兄爲非作惡的事告訴他聽。他很是不樂的。深悔昔年一念之錯。不該徇情。代他們設下這個秘密的陣間。接幫助他們作歹事。所以我方纔說他不該爲虎作倀。而有後悔了。雲三娘道。古語說得好。解鈴還仗繫鈴人。



那黃鶴和尚既然能够設下這座五花八門陣。自然其中機關盡行知曉。也有破之之法。我們何不就趕到龍門山去找他。請他指示方法。後劍秋薛煥聽了。都道雲師說得不錯。龍門山離此並不甚遠。我們既知道有這麼一位高僧。自當立刻前往求教。想他既然嫉惡鄧氏弟兄的。不是那麼對我們也表同情的。玉琴大喜道。我們去吧。矮老叟道。你們誠心要去訪問黃鶴和尚。也是很好的事。不過那和尚性情十分乖僻。也要趁他的高興。并請你們不要說起老漢洩露秘密。否則他必要罵一聲豐于饒舌哩。薛煥道。我們決不說出你老人家的事。請你放心。從這裏到龍門山的途徑。我尚識得。不如仍舊待我來領路。不到



三天功夫。可以到達雲三娘道。我們就此便去也好。只是我們還有坐騎和行李在旅店中呢。薛煥道。留在那邊不妨事麼。玉琴道。那花驢是我心愛之物。留在那邊。却不放心。倘然失去了。再要找尋。更爲費事。不如待我去取了來再走。雲三娘道。那麼我同玉琴回去。你們三人且在此間稍待。以避鄧家堡人的耳目。劍秋道。很好。你們早去早來。薛煥遂把回去的路徑指示一遍。雲三娘和玉琴便別了矮老叟和衆人。立刻走出山洞跑去。劍秋等在洞中席地而坐。和矮老叟談話。矮老叟遂向劍秋薛煥問起雲三娘和玉琴。劍秋便把二人來歷略說一些。矮老叟嘆道。都是紅粧季布一流人。難得難得。若得黃鶴和尚指示。鄧



家堡不難破也。遂去煮了一鍋飯。取出一大盆蘿蔔乾。請三人用午膳。說道。這裏沒有好東西吃的。請三位略略點飢罷。三人謝了。狼吞虎嚥的喫了一個飽。那矮老叟却並不吃飯。祇喝了一杯清水。取出兩個橢圓形的東西。好如馬鈴薯之類。放在口中細細嚼下。又閉目養神。坐了一回。三人也不敢驚動他。跟着打坐。又等了多時。滕固悄悄走到洞口。遙望見雲三娘和玉琴各跨坐騎。疾馳而來。轉瞬已至洞前。玉琴的花驢後面還牽着一匹龍駒。二人跳下地來。把坐騎丟在山坡旁。好在都是騎熟的不會跑掉。忽忽地走進山洞。劍秋薛煥一齊立起。矮老叟也睜開眼來說道。二位來了麼。雲三娘道。正是。玉琴道。我門即時



動身罷。劍秋笑向矮老叟說道：「賤軀幸得老丈靈藥救活。又在此攪擾多時。無物報答。奈何奈何？」矮老叟道：「你們都是行俠仗義的劍俠。老漢心中也敬佩得很。老漢本來抱着活人宗旨。並不驚利。醫治了一位劍俠。就是代老漢去掃滅么麼。快活得很。有何足報？」劍秋知道他是個有道的隱者。不敢把金錢餽贈。所以便同玉琴等一齊向矮老叟告別。退出矮老叟送至洞口。說一聲前途順利。便回身進去了。玉琴走下山坡。牽過坐騎。對劍秋說道：「劍秋兄受過傷痛。身子必然疲憊。你就坐了龍駒趕路罷。」劍秋道：「我們一共五人。祇有三頭坐騎。如何分配？」薛煥道：「你們三位有坐騎的。儘管請坐。我和滕兄不妨步行。你們不要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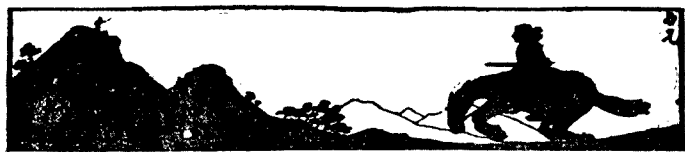


觀我是個殘廢之人。我這條獨脚比較世人有雙脚的遠勝多  
 哩。說畢哈哈大笑。一拉膝固的臆膊說道。我們打前引路罷。撐  
 着鐵拐。一步一步的走得非常敏捷。雲三娘笑了一笑。也就和  
 玉琴劍秋各各翻身跳上馬鞍。一抖韁繩。跟着薛膝二人便跑。  
 薛煥撐着鐵拐走路。忽而走在他們之前。忽而和他們並行談  
 話。一些也不覺得乏刀。路中有些人見了都很奇怪道。這一行  
 人好不怪異。三人騎馬。二人步行。偏偏步行者又是一個獨脚  
 漢子。怎麼不讓他去坐馬呢。難道兩隻脚的不如一隻脚的麼。  
 希奇希奇真希奇。玉琴聽着不由好笑。恰巧薛煥走在花驢方  
 邊。遂向薛煥詢問他獨脚的來由。可是因病而殘廢。薛煥搖頭





答道。不是不是。遂把他的生平又詳細補述一下。原來薛煥幼時雖諳拳術。可是並沒有高深的本領。在鄉里中不過是個任俠少年。性喜好勇鬥狠。後來年紀漸漸長大。他的父母相繼去世。家中沒有恆產。他浪蕩着身體。無以為生。於是託了一個友人介紹到天津的永定鏢局裏去當夥計。開設鏢局的是弟兄二人。兄名黃勝。弟名黃震。在北方倒也很有聲名。薛煥在那裏幫忙。平安無事。衣食差足自給。不料有一年。鏢局保護一批客商的貨物。運到山西太原府去。黃勝因為貨物價值甚鉅。所保的又是很體面的巨商大賈。於是自己出馬。帶着薛煥同行。半途過娘子關時。忽然遇見一夥劇盜。他們和黃氏弟兄本有夙



讎在天津探知有這一踴賞賣。所以糾集全黨埋伏在那邊山中。半路攔劫。聲勢洶洶。盜魁是一個黑面大漢。手舞雙刀。與黃勝酣戰一百餘合。黃勝力氣不敵。要想退走。却被大漢一刀掃中左肩。跌倒在地。羣盜上前。竟把黃勝剝成肉醬。薛煥在後和四五個盜黨苦戰。瞧見黃勝慘死。心中一慌。手裏的刀法散亂。腿上早中了一鎗。仰後而倒。一個盜黨踏進一步。手起一刀。照準他的右腿砍下。唳嘹一聲響。薛煥的一條右腿。頓時和他的身體宣告脫離。幸虧盜黨以爲他不是重要之人。不再殺害。劫了貨物。呼嘯而去。其餘的人早曉得拚命逃走。剩得光身回去。報告了。獨有薛煥斷了右腿。僵臥在血泊中。奄奄一息。口裏兀



白哼着。疼痛非常。忽然遇見一個銀髯飄拂的老和尚。從那邊走來。健步如飛。瞧見了薛煥。便立定脚步。問他怎樣受傷。薛煥忍着痛。勉強告訴。老和尚聽了。便念一聲阿彌陀佛。你這人好不可憐。待貧僧來救你一命吧。遂從他衣袋中。取出一包褐色藥粉。把來塗在薛煥的斷腿之處。又撕下一塊衣襟。把薛煥的傷口紮住。果然疼痛漸止。老和尚又道。你是不能行走的了。貧僧負你前去。何如。薛煥把雙手表示着感謝。那老和尚捲起袖子。一手提起薛煥。好似捉小雞一般。絕不費力。舉步如飛。向前而行。次日早上。已到了一座小山之上。那山名喚碧霞山。是太行山的支脈。距離井陘不遠。山上有個碧霞寺。便是那老和尚



卓錫之處。寺中僧侶不多。地方清靜。老和尚便教薛煥睡着休息。過了二天。薛煥傷勢雖好。只是斷了右腿。變成獨足。行走不得。老和尚遂把一枝鐵拐給他。教他撐着拐。練習行走。薛煥沒奈何。只得朝晚練習。半個月後。已能和常人一般走路了。始知那老和尚名喚憨憨和尚。是崑崙派中的劍仙。非尋常鎰衣之流。薛煥無家可歸。熱心慕道。於是便向憨憨和尚懇求指示武術。憨憨和尚見其誠懇。遂先教他普通的武藝。和飛行術。薛煥苦心習練。天生靈根。多能頓悟。所以事半功倍。一年之後。已將普通武術學畢。且能蹤跳如飛。行走迅速。有很高的飛行術。憨憨和尚十分歡喜。於是進一步把劍術傳授給他。朝晚練氣。盡



心指導。三年之後。薛煥練成一個青色劍丸。運用如飛。能於百里以內取人首級。一明禪師曾來碧霞寺訪問。愁愁和尚見了薛煥。苦行習藝。十分讚嘆。於是愁愁和尚便教薛煥下山去走走。在外務須行俠仗義。宅心正直。不要敗壞崑崙門下之名。將來可以再回碧霞寺。薛煥遂拜別愁愁和尚而去。有一次他到虎牢關。那時正是鐵頭金剛宋霸先遇害的前數月。宋霸先和薛煥相見。非常賞識。要想把女兒宋彩鳳許配給他。薛煥當然十分願意。只是宋彩鳳芳心不欲。因為薛煥武術雖高。然而是一個殘廢之身。并且形容醜陋。口邊一對獠牙。更是可厭。自己是個千嬌百媚的女兒。總想嫁個如意的俊郎君。豈肯嫁此醜漢。



所以在父母面前表示不贊同的意思。宋霸先見女兒不願意。不欲勉強。祇得作爲罷論。薛煥也就他去。以後宋霸先被韓天雄父子陰謀陷害。彩鳳母女出外尋找仇人。薛煥又來過一次。未能見面。直到彩鳳母女大破韓家莊回來。薛煥又到宋家。一住數天。竇氏待他很是殷勤。彩鳳明知他有意於自己。心中對他很覺可憐。稍稍假以詞色。薛煥一縷癡情。裊裊欲起。恰因有事。他適再來時。則鳳去樓空。彩鳳母女正被鄧氏七怪逼走。薛煥知道七怪作祟。十分懷恨。遂至洛陽鄧家堡去窺探。殺了鄭秋華。自己中了毒箭。幸遇矮老叟救活。以後又至湖北走一踫。遇見小尉遲滕固。滕固本是麻城地方的盜匪。曾和薛煥酣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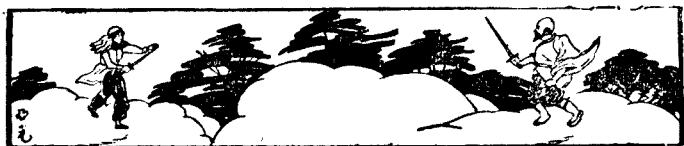


一場薛煥愛惜他的武藝。遂勸他洗手歸正。滕固也覺悟前非。脫離盜黨。跟隨薛煥同行。薛煥便借着滕固。重至鄧家堡。想要剪滅七怪。以報一箭之仇。不料鄧氏羽翼衆多。他們進門時。早被堡中人瞧見。舉燈鳴鐘。援者大集。鄧駿。鄧騏。鄧馳。鄧騁。以及赤髮頭陀等。一齊出戰。薛煥敵住赤髮頭陀。和鄧駿。鄧馳。滕固。和鄧騏。鄧騁。決鬥。那鄧騁的一根桿棒。果然厲害。使得神出鬼沒。戰够多時。滕固一不留心。早被鄧騁扔了一個觔斗。薛煥大驚。急忙回救。一齊殺出重圍。退出鄧家堡。恰逢雲三娘等。救了劍秋一命。又得知曉黃鶴和尚的去處。這也可稱萍踪偶合。不期然而然。其中自有天意了。趕了二三天路。已到龍門山。大家



走上山去。劍秋牽着龍駒和棗驢馬。玉琴牽着花驢。相並着在後走。瞧那龍門山山勢雄奇。峯巒突兀。時當新秋。秋樹如沐。白雲杳靄。山中景色甚佳。五人一路上山。一路玩賞風物。山坡邊松林蒼翠。如碧海。山風吹動時。又如波浪顛簸。只聽得丁丁地伐木之聲。走近那裏。見有一個樵夫。正運着斧子。連斫樹枝。劍秋便向他問道。樵子。我們要向你探問一個信兒。你可知道龍門寺在那兒。樵夫把手指著背後一座青蒼高聳的山峯。說道。這是虎頭峯。你們走上那峯。在天池背後。一古剎便是了。五人便向樵夫所指的山峯走去。不多時已到峯下。石磴參差不齊。草木蔽道。仰視峯頂。如在雲端。峯形宛如猛虎的頭面。向着東。





大石突起。又如巉巉虎牙。此名不虛。五人迤邐走上虎頭峯。峯上琪花瑤草。古樹奇石。別是一種境界。俯視諸峯。都如兒孫。俯伏。山室在其面。白雲團團如棉絮。自山後湧上。天風拂衣。胸襟一清。玉琴不覺喝聲彩。又走了數十步。見前面有一大池。黛蓄膏渟。中有無數絕小的紅魚。很快的遊在水草邊。池邊有一老杉。大僅十人圍。高不知其幾百尺。修柯戛雲。低枝拂潭。如幢豎如蓋。張又如龍蛇走。樹下日光不到。涼風颼颼。五人立在那裏。小憩。驢馬見了清水。一齊到池邊喝水。劍秋把手遙指着後邊一帶黃牆道。那邊大約便是龍門寺了。玉琴道。我們快去見那和尚吧。於是五人牽了坐騎。繞過天池。望後面走去。果見一座



古刹在綠陰叢中。其東正據層崖碧石嵌空垓塊一帶短小的黃牆已被風雨剝蝕得退了顏色。但是雜花異草蓋覆牆上。綠陰蒙蒙朱實離離。很是幽雅。寺門上的藍地金字的匾額大半漫漶。龍門寺的龍字幾已不可辨識。寺門緊閉。闐然無人。祇聽得寺中清微的鐘聲玉琴道。隱居之樂樂無窮。此間風景也不輸于崑崙哩。薛煥便上前叩門。叩了三四下。寺門呀的開了。走出一個眉清目秀的小沙彌來。見了五人。合掌問道。居士等從那裏來。劍秋道。我們特從洛陽到此。要拜見你們的住持黃鶴和尚。有煩通報。小沙彌道。啊呀。你們來得不巧。我師父恰在昨日出門去了。五人聽了。不由一怔。薛煥問道。那麼你該知道黃



鶴和尚到那裏去的。幾時回來。請你見告。小沙彌道。我師父時時出去。總不說起上那兒去的。我們也無從知道。至於他出去後。少則三五天回來。多則半月一月也沒一定的。祇好對不起居士等。請迴駕罷。說畢回身進去。卽把寺門閉上了。五人走了一個空。不能看見黃鶴和尚。懊喪得很。玉琴吐了一口香唾道。活倒灶。上廟不見土地。誰耐煩等他一月半月。我們不如回去。再和鄧氏弟兄拚命。只要格外謹慎便是。凡事求人不如求己。啊。劍秋道。叫了黃鶴和尚。竟如黃鶴之杳。我們到那裏再去找他呢。五人沒奈何。祇得回身走下虎頭峯。沒精打彩地行着。真是截來轅於谷口。杜妄轡于郊端。隱者的高傲。不易覲面的了。



五人走到一條石橋邊。見方纔向他問路的樵夫。正挑着一担柴。從橋上迎面走來。一見五人。返駕便笑問道。可是沒有瞧見黃鶴和尚麼。劍秋答道。正是樵夫道。黃鶴和尚時常出門。且尤不歡喜接見生客。到此訪他的人。大都見不到他老人家的面。而回去的。滕固道。你可知道黃鶴和尚到那裏去的呢。樵夫搖頭道。這却不知。不過以前黃鶴和尚常到宜陽縣去的。因為黃鶴和尚喜歡喝酒弈棋。在那宜陽城中。有一家酒店的酒。是遐邇馳名的。還有他一個朋友。是著名的棋手。所以他常要去走走。劍秋聽了。便對雲二娘等說道。那麼我們何不到宜陽去訪問一下。雲二娘道。好的。於是五人謝過樵夫的指示。一齊下山。



望宜陽進發。到了宜陽地方。雖小。却很熱鬧。五人剛從縣衙前  
行過。見一羣人圍在那裏。瞧看。五人擠進人叢。一看。却見縣衙  
前石獅子側。有一口立籠。一個白面書生。年紀不過二十四五  
左右。站在籠裏。已是奄奄待斃了。觀衆有的嘆着道。這件事總  
是冤枉。孝子那裏肯做强盜呢。有的道。孝子可憐。若是他死了。  
可稱沒有天道呢。五人聽了。好不奇怪。不知是什麼一回事。又  
覺得這事不能不管了。

「評」

劍秋追敵中伏。顯見五花八門陣之厲害。借此作一挫折。  
寫女俠爲劍秋耽憂。情懷如見。



荒江女俠 三集 第四回

二六

有追兵。遂有劇戰。似是探堡尾聲。然正爲琴劍等遇薛煥之地步耳。於是乎劍秋有救矣。

矮老叟其人。不可測度。然並非僅爲劍秋治創傷。實借此引出黃鶴和尚。

插入薛煥小史。帶寫憨憨和尚。補述初探鄧家堡之來由。面面俱到。文筆亦絕不累贅。

寫龍門山景。俱用閑筆。所以舒鬆文氣也。訪黃鶴和尚。不遇。甚妙。若一訪便着。卽是俗筆。



## 第五回

離鄉投親喜逢恩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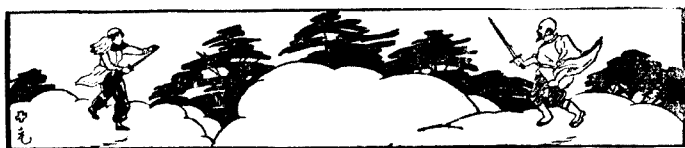
以怨報德慘受奇冤

古時的人以忠孝二字爲天經地義。孝經上說：夫孝者始于事親。中于事君。終于立身。可見能孝卽能盡忠。孝的一字爲人生的根本。所以地方上出了忠臣孝子。不但有司褒獎。閭里增榮。也許要傳之史乘哩。在那宜陽城裏有個陳孝子。鄉黨中莫不讚美敬重。譽爲宜陽之光。陳孝子名喚景歐。家住駙馬東街。自幼在襁褓中卽喪椿蔭。家中又無片瓦之覆。一壠之墾。好使他們庇而爲生。所以窮苦非常。景歐的母親毛氏。守節撫孤。含辛茹苦。仗着伊十個手指。終日織布。賺下錢來度日。景歐六七歲。



時聰穎異常。毛氏是個識字通文的婦女。很具歐母遺風。親自教他讀千家詩。琅琅上口。過目不忘。又教他畫荻寫字。筆力矯健。湊巧對隣有個秦老先生。學問很好。却恨功名無緣。考到頭童齒豁。依然是個白衣。文章憎命。富貴無分。只得在家中開館授徒。見了景歐這樣聰慧。便願不取束修。教景歐到他館裏去念書。從此景歐四書五經的讀上去。到十三歲上。已能斐然成章。對答如流。里中有神童之譽。東隣西舍。而午夜夢回的時候。常聽得毛氏的機杼聲。和景歐的讀書聲。互相唱和。一燈熒熒。好似忘記了疲倦與睡眠。毛氏見景歐如此用功。心中差覺自慰。景歐對待他的母親。能盡孝道。凡是母親所說的話。無不聽。





從毛氏有時想念丈夫。潛然淚下。景歐却跪在地上。用好語安慰。和顏悅色。無微不至。早上還要代他的母親工作。洒掃不讓老人家多勞。有一次毛氏生病。臥倒在床。景歐朝夕服侍。目不交睫。醫藥親嘗。竭誠禱天。果然不到數天。毛氏的病轉危爲安。漸漸好了。因此大家稱呼他爲孝子。陳孝子的美名。幾于無人不知。及試時。秦老先生看了他的試作。說道。此子非池中物也。我一生敲門不中。此子必能一試而捷。遂撫着他的背心道。勉之。等到榜發時。果然名列第一。不但他們母子倆心中快活。連秦老先生也覺得吐氣揚眉。在他門下有了。一個得意弟子了。再試又中。青得一衿。戚鄰嘖嘖稱美。大家說陳氏有子也。



荒江女俠 三集 第五回

四

不負毛氏燈影機聲。苦心撫子的辛勞。便有方城地方一家姓周的老人。名喚守道。是個宿儒。家中也薄有一些財產。膝下單生一個女兒。芳名葭香。姿容秀麗。體態輕盈。頗有艷名。正在待字之年。鄉中一般少年。無不垂涎到他家門上來乞婚的。踵趾相接。可是周守道擇婿甚苛。一一回絕。所以葭香尚沒有許下人家。現在周守道見了景歐才華絕代。孝子神童。一身兼全。當然是一鄉的俊士。鳳毛麟角。不可多得。大有坦腹東床。非此子莫屬之意。所以託了一個朋友。向景歐代達他的意思。願將自己的女兒許配給他。庶幾郎才女貌。相得益彰。景歐也聞得葭香艷名。自然很是滿意。但因老母在堂。不敢擅自作主。遂向他



母親毛氏稟白。毛氏因爲葢香出自書禮之家。與自己門當戶對。況且景歐雖然學問淵博。青得一衿。然而仍是個寒素子弟。難得有人家肯把愛女下嫁。這種好機會。豈可失之交臂。便向周家來的媒妁詢問一遍。很率實的應諾。周守道十分喜悅。兩家文定之後。便忙着選擇吉日良辰。要代兩人早諧琴瑟之好。周守道代他愛女置辦粧奩。必美必精。天孫下嫁。吉士求凰。一鄉傳爲美談。兩人婚後。風光旖旎。伉儷愛好。更是不必多說。而葢香對待姑嫜。尤能體貼。夫婿的孝心。晨昏問省。搔癢抑痛。無微不至。大得毛氏的歡心。對此一雙佳兒佳婦。自不覺老顏生花。心頭甜適。這樣似乎景歐已由惡劣困苦的環境。漸漸趨入



美滿快樂的時日。然而彼蒼者天。好像十分吝惜地不肯多給。世人享受幸福。與其翼者斬其足。與其角者缺其齒。景歐到鄉試的時候。再去考時。却名落孫山了。景歐嗒喪而歸。把自己做的文章底稿給秦老先生披閱。秦老先生讀了。拍案大罵道。盲主司。如此錦綉文章。偏偏不取。屈殺天下英才了。黃鐘毀棄。瓦釜雷鳴。豎子得意。賢士無名。吾道衰矣。發了許多牢騷的話。景歐又去給他的岳父周守道觀看。守道也跌足太息不已。然而蒞香却對景歐說了許多安慰的話。叫他不要灰心。再接再厲。一次不中。再有第二次。不如耐心守候。於是景歐深自勗免。朝夕用功。蒞香在旁伴讀。往往到宵深始止。和以前他的母親籌



燈紡織寒夜勸讀時。景像依稀。而境地不同了。那知第二次鄉試的時候。景歐依然不售。十分懊喪。以爲自己利功名無分。其時秦老先生也已捐館。周守道說他女婿脫穎太早。以致奇才天妬。命途偃蹇了。從此景歐仕進之心漸漸淡薄。每日吟詩飲酒。聊以自娛。在宜陽城內有一家著名的酒肆。喚做一壺天。家釀的好酒。遐邇聞名。陳景歐既鬱鬱不得志。以酒澆愁。遂天天到一壺天來買醉。有一天他在酒肆中結識了一個能飲能奔的和尚。便是龍門山的黃鶴和尚了。黃鶴和尚代他相面。說他不是個富貴中人。將來另有奇遇。目下命途晦塞。且有禍殃。囑他明哲保身。不要多管閑事。景歐知道黃鶴和尚是隱于佛的。



奇人十分相信他的說話。兩人頓成了方外之交。黃鶴和尚喜歡喝一壺天的好酒。時常到宜陽來。肆中狂飲。景歐無不奉陪。有時邀到家中。竟日弈棋。景歐也到過龍門寺去。過從頗密。不料這年冬裏。景歐的老母毛氏一病不起。溘然長逝。病中景歐夫婦朝夕奉侍。調理湯藥十分辛忙。景歐常當天求禱。爲母延壽。無如毛氏的病非常厲害。沈疴莫救。不得不拋下兒媳。駕返瑤池了。景歐哀毀不類人形。身體也十分尪瘦。百事消極。哀痛無已。專心代他亡母營葬。築墓于宜陽南門的郊外。不知怎樣的是不是老天故意戲弄他。掘地造墓的時候。忽然掘着了十多巨鬣的金銀。真是意外之財。夢想不到的。大家十分驚異。都



說是這碧翁降福于孝子。可見作善者天必佑之了。景歐得了這注橫財。便成了小康之家。把他亡母的墓造得格外完美。設席祭奠的時候。又哭道。祭而豐不如養之薄也。他又築一卑陋的小屋在墓旁。終年住在墓上。伴他亡母的陰靈。直到一年期滿。方纔回家。終日戚戚對人。沒有笑顏。他說母氏劬勞。做兒子的不報答他的大恩。半途棄養。這個悲痛永永不能除掉了。恰巧其時宜陽令樊摩古是個循吏。知道里邑中出了孝子。又是個博通文學的秀才。所以異常器重。特地親自到陳家來拜望。景歐方請畫家代繪篝燈紡織圖。記念他的亡母。便請樊令題詠。樊摩古是夙喜吟詠的。難得有此好題目。就做了一



荒江女俠 三集 第五回

一〇

首七言長歌。表揚毛氏的貞節和景歐的純孝。傳誦鄰邑。播爲美談。明年春間。有一天景歐坐在書室裏讀經。忽然門外來了一個不速之客。相見之後。方纔認得是亡母毛氏的堂姪毛玠。一向住在方城的。和陳家久已疏遠。毛氏在世的時候。毛玠曾和他的妻子到此探望。往了數天而去。以後便沒有來過了。因此景歐幾乎不認識他。又見他衣衫襤褸。形容憔悴。知道他一定很不得意。彼此問詢。纔知毛玠在去臘曾遭鼓盆之戚。哀傷異常。不料福無雙至。禍不單行。又逢回祿之厄。把他的廬舍焚爲焦土。剩他子身一人。託庇無門。想起了陳家有親戚之誼。於是向鄰人借了一些盤纏。跑到宜陽來。還沒知道他的姑母早





已去世呢。景歐見他情景可憐。遂留在家中。供給衣食。又教誨香出見毛玠。年紀雖輕。禮貌很佳。而且胸中文墨粗通。以前曾在方城衙門裏治過刑名之學。景歐許他稍緩當代謀一枝之棲。因爲景歐一則看他的亡母面上。理當照顧。二則宅心仁厚。肯拿赤心來待人。不把毛玠當做外人。視如兄弟一樣。在毛玠自然應該如何知恩報德。那裏知道麟鸞其貌者。鬼蜮其心。蜀道多崎嶇。人心多陰險。實在不可測度得到的呢。光陰迅速。轉瞬間春去夏來。鳴蟬噓風。芙蕖映日。景歐被黃鶴和尚邀至山中。去道暑。約須勾留十天。八天臨去時。囑苾香好好照顧門戶。又託毛玠代爲留心。毛玠諾諾答應。他自景歐去後。長日無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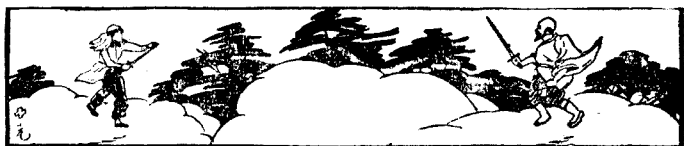
拿着一副牙牌打五關。甚爲無聊。一天他在午後。睡了一個鐘頭。扒起身來。見炎熱的紅日。兀自照在西邊的牆上。口裏覺得乾渴。要想出去。喝杯酒。無奈身邊不名一文。記得景歐臨去時。曾給他一千青蚨。對他說。如有缺乏。可向嫂嫂去取。於是他逡走到內室來。却見四邊靜悄悄。沒個人影。葳香的房門閉上。房裏有些水聲。知道葳香在裏面洗浴。毛玠本是個好色之徒。仗着自己年輕。在方城時常勾引人家婦女。聲名狼藉。所以遭逢火災之後。無地可容。不得已而投奔到此。初來時見景歐是個守禮君子。不得不裝出假斯文來。外面看去似乎很誠實。實則他很垂涎葳香的美貌。心懷叵測。伺隙而動。但是景歐一直



當他是個好人。毫無防閑。任他在宅中穿房越戶。如自己手足一般。所謂君子可欺以其方了。此時他想起那春寒賜浴華清池。溫泉水滑洗凝脂。侍兒扶起嬌無力。正是新承恩澤時的四句詩來。不由情不自禁。躡足走至窗下。把舌尖舐濕了紙窗。用手指戮了一個小孔。向裏望去。見葭香玉體嫩澤。雙乳圓聳。正在浴盆中細細洗拭。這樣竟被他看個飽。葭香方要起身。無意中忽見對面窗上有了一個小孔。小孔外正有一隻眼睛向自己身上注視着。不由唬了一跳。桃靨暈紅。急忙嬌聲喝道。外邊何人。這一喝時。窗外的眼睛頓時縮去。便聽得細微的足聲向外而去。葭香趕緊穿起衣服。走出內室。察看却見內外闐然無



人心中暗忖宅內並無男子。祇有毛玠在客室。莫不是他來窺浴的麼。正在狐疑之際。見小婢春蘭方洗好了面巾手帕。掇了盆子走來。便問春蘭你可瞧見有什麼人到裏邊來過麼。春蘭答道。沒有人來啊。小婢剛纔到井邊去。祇見毛少爺從客室那裏走到這邊來的。不知道他可曾進來。藟香聽了。心裏明白。便道。唔。知道了。你去把面巾晾在竿上罷。自己立在庭中。呆呆思想。想毛玠無枝可棲。窮極來奔。我丈夫懷着好心。把自己人看待他。誰知他竟是狡童狂且之流。有這種卑鄙行爲的。以後却不可不防呢。過了數天。景歐歸來。藟香却不敢將真情告訴他。聽祇說毛玠在此好久。終日坐食。斷非善計。最好代他找一個



事務做做。好使他不再白賴在這裏。景歐聽了。以爲他妻子算小。不脫婦人家本色。遂漫然答應。又過了一個月。恰巧有一天。他去拜訪樊令。知道衙署中缺少一位幕友。自思毛玠既懂刑名。又會辦事。難得有此機會。何不代他推轂。便向樊令說項。樊令因爲景歐所薦。深信左傳尹公之佗取友必端的故事。所以一口答應。請景歐引他來會面。景歐大喜。這天回家。把這好消息告訴毛玠。毛玠表示很深的感謝。薛香得知也很快慰。次日景歐便引毛玠去見樊令。談吐之下。很是融洽。從此毛玠便吃了公事飯。做了一位師爺。可是他依然是個無家之人。仍祇好住在陳家。景歐也想待毛玠稍有積蓄。然後可以教他出去自



立門戶了。毛玠既爲幕友。對上對下。都能博得歡心。他每晚歸來。仍舊好好敷衍着景歐。色心未死。妄想染指一鼎。往往乘間蹈瑕。向葭香說些風情的話。想勾動葭香的心。可是葭香華如桃李。凜若冰霜。對他不瞅不睬。但是有一天他的機會來了。景歐有事到開封去。家中無人。毛玠購了些酒饌回來。要請葭香同飲。葭香那裏肯和他勾搭。僞言腹痛。躲在房中。不出。毛玠只得獨自痛飲。到二更過後。已喝得有些醉意。性慾衝動。心中只是戀戀於葭香。想難得有此機會的。豈可失去。可恨伊有了這樣秀麗的姿色。心腸爲何如此淡漠而堅硬。看來要憑我用勾搭的功夫。總是難得成功的。好在宅中除了我與伊。祇有一個



燒飯的聾媽子和一小婢。何不用強迫手段呢。想定主意。遂又把酒狂喝。索性喝醉了。使胆子愈壯。等到壺中涓滴不留時。他的獸性發作。把良心矇蔽住。一切的仁義道德都一古腦兒拋去。立起身來。尋得一團棉絮。塞在衣袋裏。穿了短衣。輕輕走出客室。黑暗裏摸到廚房中。取過一柄切菜刀。握在手裏。聽廚房間壁鼾聲大作。知道那個聾媽子已是睡熟。更覺放心。一步一步的掩到內室來。忽見庭中有個很長的黑影。在自己面前一晃。不由唬了一跳。一把切菜刀幾乎落地。立停脚步。再一細瞧時。原來是一株梧桐樹被風吹動了搖曳着。不覺好笑。自己爲什麼這般虛怯。於是壯大了膽子。摸索到葷香的房前。見屋中



荒江女俠 三集 第五回

一八

有燈火亮着。紙窗上以前戮的小孔早已補沒了。又用手指刺了一個小孔。向裏張望。只見羅帳低垂。茴香已入睡鄉。床前放着一雙紅色繡花的弓鞋。長不滿二寸。只要看了這繡鞋。已使人多麼銷魂殫魄。毛玠此時色膽包天。什麼都不顧了。將手中刀輕輕撬開窗戶。雙手向窗檻一按。跳進房中。心裏却不覺卜突卜突地跳得很厲害。躡足走至床前。反着手腕。把刀藏在背後。左手掀起帳門一看。見茴香裹着一條玫瑰紫色湖縐的薄被。臉向着裏。棠睡方酣。他便一足踏到床上。輕輕掀起被角。把切菜刀放在枕邊。一手將茴香摟在懷裏。說。茴香。驀地醒來。瞧見了毛玠。不覺大驚。連忙喝道。你這廝怎樣跑到這裏來的。還不





與我滾出去。剛要呼喚，只見毛玠很快的將一團棉絮塞到伊的口中，再也喊不出了。自己又被他緊緊抱住，不肯放鬆那裏能够擺脫。毛玠指看枕邊明晃晃的切菜刀，說道：嫂嫂，你如識時務的，不要抵抗，否則我和你大家一刀，同到地下去做夫妻。須知我已思念你好久了，你也可憐我的，給我享受一些樂趣罷。於是可憐的茴香在毛玠威逼之下，便如一頭被繫的羔羊，一任毛玠蹂躪了。毛玠獸慾發洩之後，兀自摟着茴香，故意說了許多溫存慰藉的話，且把塞在茴香口中的棉絮取去。茴香一句話也不答，淚如雨下，濕透了枕的一角。到將近天亮時候，毛玠帶了切菜刀，走出茴香的房，臨去時還對着茴香微笑說：



道。請你恕我。以後如有機會。再來幽會。請你再不要堅拒了。遂走到廚下。把刀放在原處。自到客室中。再去暢睡。茴香受了這個奇恥大辱。獨自哭泣了一番。很想咬緊牙齒。取白綾三尺。了此一生。繼念景歐與自己愛好多年。伉儷甚篤。我若糊裏糊塗的一死。非但死得冤枉。景歐悲痛之餘。也一定不能再活了。不如以後安謀方法。把毛玠驅逐出門為妙。都是景歐太把好心腸待人了。那裏知道世上歹人很多呢。從此毛玠見了茴香。嬉皮涎臉。變為狎視態度了。茴香含恨在心。無法報復。伶丁弱質。在淫賊屠刀威嚇之下。祇得受其姦污。幸虧景歐就回家了。景歐回家後。見茴香面有不歡之色。玉容稍瘦。便問他爲了何事。



不樂。蒞香又不敢把這事說出來。依舊含糊過去。毛玠見了景歐之面。良心上似乎很是慚怍。有些對不住景歐。因爲自己遭了災禍。無地可容。方纔投奔到這裏來。景歐待他一片好心。親如手足。又代他謀得職業。可算仁至義盡了。自己沒的報答他。却反心懷不良。玷污他的妻子。這種事豈是人做的呢。想至此。好似芒刺在背。十分不安。但是他的良心早已汨沒。所以惡念一來。如鏡子罩着塵穢。迷失了本心。反而又想自己如何可以繼續向蒞香求歡。礙着景歐在家難達目的。把他看得如眼中釘一般。一等景歐有事出門。他便又去強逼着蒞香。幹那禽獸的勾當。蒞香畏他如虎狼。祇得要求景歐不出門。景歐漸漸也



卷七


荒江女俠 三集 第五回

三二

起了疑心。但因蒞香是個守婦道的女子。萬萬不致于受人的引誘。豈知毛玠已用了強橫的手段。把伊姦污了呢。這時宜陽令樊摩古升任陝西鳳翔府職。新任由巡撫新調偃師縣知縣。姓蔡名師霸的來此攝篆。那蔡師霸是個著名的屠伯。在偃師地方嚴刑峻法。妄戮無辜。自以為善治盜匪。足以媲美漢朝的良吏黃霸。很得上峯的信任。所以此次調來宜陽。上任之初。特地製造了兩口木籠。放在縣衙門前左右。以示其威。毛玠識得新令尹的意思。極意逢迎。蔡師霸大加賞識。許為親信。衙署人員新舊更替。而毛玠獨能擢升他的手段。可想而知了。這時蒞香便在景歐面前說毛玠新得擢升。所入較豐。可以遷徙出去。



了。景歐亦以爲然。遂和毛玠說了。毛玠口頭上雖然答應。可是老虎不動身的。儘管一天一天的賴下去。假癡假呆。並不實行遷徙。因爲他心中總是戀戀於芳香。不肯離去。景歐也奈何他不得。不好下逐客之令。恰巧在宜陽南城有座小屋。是景歐前年購置的。以前曾租給一家姓陸的居住。現在姓陸的不日他徙。景歐情願將這屋子讓給毛玠居住。毛玠當然不能推辭。勉強允諾。過了幾天。那屋子空了。景歐先雇人搬了幾件應用的家具過去。然後催促毛玠遷徙。毛玠本是個光身。並無多物。經景歐催促。不過只得悻悻然遷去。面子上只好仍舊向景歐夫婦道謝。心裏也知道景歐有些厭惡他了。然而不知他自己做



了禽獸之事。以致於此。毛玠遷後。獨自用了一個女僕服侍他。當衙門裏公事完畢的時候。一個人回到家中。踽踽涼涼的沒精打彩。很是無聊。仍舊時常要到景歐那邊來。想乘機與葭香一晤。誰知葭香常和他避面不見。景歐又是常在家中的。形格勢禁。沒有以前的便利了。眼看着景歐夫婦愛好的情景。不免又嫉又恨。常常垂頭喪氣的歸去。心中盤算怎樣可以想個妙許。滿足他的私慾。有一天他探聽得景歐出城去祭掃他亡母的坟墓。或要住在墓上不回家的。於是他帶了數兩銀子。先到一家綢緞舖。購了一件桃紅縐紗的衣料。悄悄地溜到景歐家中。直闖到內室。見葭香正坐在沿窗桌子邊縫製衣服。便假意



叫道嫂嫂景歐兄在家麼。薛香見這討厭的東西又來了。心中最好避去他。可是毛玠早已一腳踏進房中了。不容伊不見。只得勉強立起嬌軀答道。他出城省墓去了。毛玠笑道。他是個孝子。常常聽得他出去省墓時。一住二三天也有的。我可以乘此當兒和嫂嫂歡敘一番。我自從遷去後。無時無刻不思念。嫂嫂的聲音常如在我的耳鼓裏。嫂嫂的嬌容常如在我的眼簾中。恍恍惚惚。好像我的靈魂常要脫離我的軀殼。飛到嫂嫂這邊來。真所謂一日不見如隔三秋。愛而不見。搔首踟躕。不知道嫂嫂也記念我麼。說罷。賊忒嘻嘻的瞧着薛香。等候伊的回答。薛香聽毛玠說了這許多佻儇的話。不由兩頰緋紅。低着头不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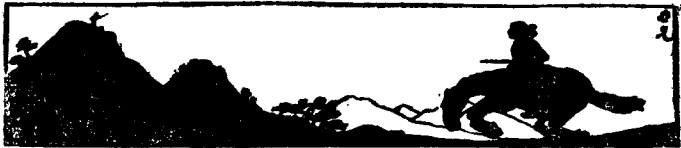


毛玠便將那購來的衣料。雙手放在桌上。又對蒞香說道。這一些小東西。是我送給你的。千萬請你收了。不要客氣。蒞香道。阿呀。我是不敢當的。請你帶回去罷。毛玠笑道。我與你恩情。不可謂不深。難道你還要推却麼。須知我今天特地專誠來看你的。光陰一瞥即逝。莫辜負了我的美意啊。一邊說。一邊在桌子旁坐了下來。蒞香一顆芳心。忐忑不住。退倚在牆邊。對毛玠顫聲說道。你不要這樣無禮。他今天便要回來的。休要害我。毛玠冷笑道。無禮麼。不是今天第一次啊。我對你一片愛心。滿腔真意。你却總是這樣的。蠍蠍螫螫。見了我似害怕。又似不願意。唉。究竟不知你懷的什麼心。毛玠正說着話。只見蒞香面色陡變。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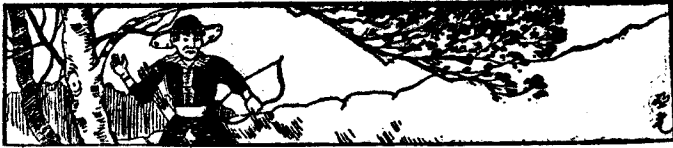
目向着室外露出十分驚懼的模樣。接着便聽外邊脚步聲音。回頭一看。忽見景歐孑孑地走了回來。心中也不覺大吃一驚。以爲景歐總在墓上。不料他回來得這樣早。自己又坐在他妻子的房中。有何面目見他呢。正在尷尬的時候。景歐也已見了毛玠。心中也不覺又驚又奇。他是正直的人。見毛玠擅自闖到他妻子的房內。不該如此無禮。遂向他責問道。表弟。你爲了何事。走到這裏來。君子自重。想表弟也是吾道中人。怎樣的如此失禮呢。毛玠漲紅了面孔。答道。小弟聽說表兄害病。故而前來探望。因爲以前走熟的。大家都不是外人。所以一直走到房裏來。請你不要見怪。景歐道。誰說我害病呢。真是笑話。毛玠究竟



賊人心虛。遁辭易窮。便向景歐告辭道。既然表兄不病。這是很好的事。我正有旁的事情要幹。再會罷。說畢便一溜煙的走回去了。茵香知道這事已瞞不過景歐。心中又氣又惱。又羞又怨。雙淚早已奪眶而出。走到景歐身邊。哭訴道。毛玠真不是個好人。你把好意待人家。人家却將惡意對你。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毛玠這廝以前早已幾次三番來引誘我。調戲我。我總是隱忍着沒有告訴你。恐怕傷了你們兩人的情感。所以我常常慫恿你。勸你叫他搬出去。就是這個意思。想不到狼子野心。不自斂戢。今天又會跑來。送我什麼東西。我正無法擺脫。幸虧天誘其衷。鬼使神差。你會得早回來的。被你撞見了。也教他無面目。



再來。我勸你這種親戚不如早和他斷絕了罷。說畢嗚嗚咽咽的哭個不住。因爲伊受過了毛玠的蹂躪。又不能向景歐直說。很覺對不起他。此時景歐怒火上冲。拍案大罵。道：人之無良。一至於此。自古道朋友妻不可欺。毛玠這廝枉自與我爲親戚。他窮極來奔。我好意收留在家。衣之食之。待如手足。又代他在縣衙中謀得一職。總算對他仁至義盡了。這廝却如此無禮。好不可惡。人頭而畜鳴。真是人心不可忖度。從此與他絕交。不讓他再上我的門了。又將毛玠放在桌上的東西打開一看。更是氣憤。取過一把剪刀。將這一段桃紅縐紗剪得一條一條不成樣子。擲於地上。茜香只是哀泣。倒在椅中。十分頹喪。景歐對他妻



子說道。你不要哭。我知道你的心。你是貞節的。我相信你白璧無瑕。我准聽你的話。和他斷絕關係。你休要悲傷。苗香聽了他的說話。雖然景歐是安慰他的。但是似乎有利刃刺到他胸口。愈覺悲傷。越哭得利害。這時那聾媽子和小婢也已聞聲走來。不知其中内幕。還以為他們夫婦之間發生了勃谿。在旁東拉西扯的胡亂解勸。景歐又說了許多話。方才把苗香勸住。自己便立刻回到書房中。裁箋磨墨。寫了一封極長的信。把毛珍痛罵一頓。聲言從此兩家絕交。寫好後遣人送去。但是心內的氣一時難以消滅。對於世道崎嶇。人心不古。更使他消極的心進步了一層。然而毛珍却從此足跡斷絕。不到陳家的門上來了。



約摸過了一二個月。宜陽城外忽然發生了一件很重大的盜案。因爲北門外有一家姓倪的。是個富康之家。他家的長子倪進德。正在山東兗州府做府吏。可稱得既富且貴。爲一鄉之巨擘。不料漫藏誨盜。象齒焚身。在初一夜裏。突有大夥盜匪。塗着花臉。明火執仗。擁至倪家行劫。倪家人口雖然不少。可是都不濟事的。有的早嚇得心驚胆戰。東逃西躲。那裏能毅利強盜抵抗呢。倪翁和兩個幼子。一個媳婦。都被強盜殺死。還有二三個下人。也犧牲了他們的性命。跟隨老主人同到枉死城裏去了。家中箱籠物件。搶個精光。呼嘯而去。獨有倪家的次子。躲在廁中。得免事後。急忙報官相驗。請求追緝盜匪。早早破案。這件



## 荒江女俠 三集 第五回

## 三一

事轟動了宜陽城。宜陽令蔡師霸也覺得此事重大。若不好好辦理。恐怕自己的小小前程就要送去了。一面自己帶了衙中吏胥伴作子等一行人。趕到倪家來驗屍。又向倪家的次子以及逃免性命的下人詳細查問一過。然後回到衙中。和毛玠等衆幕友商議捕盜之策。以爲自己以前任偃師縣時。有善治盜匪之名。所以對於此案必求水落石出。速速破案爲妙。况且倪進德倘然知道了這個惡消息。當然也一定不能干休。毛玠便說此次行劫倪家的盜匪。大都塗着花臉。且據倪家的下人述說。內中有幾個盜匪都是本地口音。可見此次的盜匪必是本地人勾通外來人合夥做的。爲今之計。速在本城內外搜查。不



難早破。蔡師霸亦以爲然。於是傳集三班衙役。限令在三天之內必破盜案。捕頭們知道這位縣令是著名的屠伯。雷厲風行。不能稍假的。遂全體出去加緊緝訪。果然第二天的早上。在本城南門一家小茶館中。捉到兩名地痞。便是盜黨的線索。蔡師霸坐堂嚴審。內中有一個姓刁名二的。別號小青龍。是本地著名的地痞。以前也曾犯過案件。熬不住蔡師霸特置的虎頭夾棍的利害。只得直招。供稱這次行劫倪家的盜。是自己勾通而來的。其中首領姓褚名混混。別號尖嘴老鷹。很有武藝。是宜陽方城一帶的劇盜。現在正在離宜陽二十餘里的小柳樹村分贓。蔡師霸訊得真實口供。便將兩人釘錄收監。着令捕役們當



日趕到小柳樹村去捉拿。誰知盜匪早已聞風遠颺。宜陽城中的人民知道盜案有了線索紛紛討論。大家都痛罵小青龍作惡多端。爲地方之害。只一遭終難免法網了。景歐聞得倪家的盜案也不勝慨歎。那一天他正和蒞香全進早餐。忽然外面來了縣衙裏幾個捕役。要見景歐。景歐心懷坦白。挺身出見。捕役便問你是陳景歐麼。景歐道正是。捕役便取出鐵鏈。嘩啷一聲。早對準景歐頸上一套。喝道倪家的案破發了。還有幾個捕役遂在宅中搜索。搜到後園。見一個花台上泥土有些鬆動。便掘下去一看。搜出一只大紅箱子。箱子裏貯藏着七八十兩白銀和幾件衣服。正是倪家的失物。捕役瞪着雙眼。又對景歐說





道人賊俱獲。要你到縣裏去。走一遭了。此許景歐如墮五里霧中。手足無措。只說冤枉。冤枉。怎麼樣的。捕役道。冤枉不冤枉。你自己去對縣太爺說罷。遂帶了景歐和那箱子一起出門去了。這真是身在家裏坐。禍從天上來。又如青天裏起了個霹靂。景歐所萬萬料想不到的啊。

### 「評」

方寫鄧家堡一場大戰。却不緊接下去。閒閒地生出一段訪黃鶴和尚之事。此回却又將黃鶴和尚之事擱去。另叙一事。所謂欲賦天台山。却指東海霞。文境絕佳。寫景歐母子二人。母慈子孝。篝燈紡織圖。恍如目覩矣。



荒江女俠 三集 第五回

三六

景歐以赤心待人。而偏逢淫惡卑鄙之徒。知人之明。烏可  
少哉。

孝子爲盜。不問而知是冤枉之事。然園中贓物何來。使人  
驚疑不已。



## 第六回

仗義闖公署快語驚人

喬裝入青樓有心捕盜


景歐被捕到了縣衙見蔡師霸高坐堂皇。等候他到來審問。當景歐被捕役們擁至堂堦時。蔡師霸急將驚堂木一拍。喝問道。你就是孝子陳景歐麼。景歐一揖道。正是。侍晚不知所犯何罪。老公祖呼喚到此。蔡師霸又將驚堂木一拍道。你自己犯了盜案。還要假做不知。問起本縣來麼。景歐道。阿呀呀。想我是個文人。一向言行無忤。鄰里皆知。那裏肯學盜跖的行爲。此事必有冤枉。還請公祖慎重究察。蔡師霸冷笑一聲道。你自以爲是個儒生。又有孝子之名。便不會做强盜麼。未免太欺人了。我與你



一個見證也教你好死心塌地。早早承認。遂喝令左右快帶小青龍上來。便見捕役們帶上一個瘦長的漢子來。右眼睛有個小瘤。鐵索郎當。正是小青龍。二刀二一見景歐。便道。陳老爺對不起。實在我熬不下縣太爺刑具的利害。只得招出你來了。景歐見小青龍無端硬攀自己。明明是有意陷害。不由大怒。雙脚亂跳道。小青龍一個人總須有良心。是則是。非則非。我與你無怨無仇。爲什麼你要苦苦誣陷我呢。小青龍道。唉。你不要這樣自己撇清。三十日的晚上。你不是許我劫了倪家。可以分數百兩紋銀與我。便叫我到小柳樹村去約會尖嘴老鷹。褚混混的麼。我却上了你的當了。非但數百兩銀子沒有到手。而且連



性命也將要不能保了。你却躲在家裏很安閒的坐地分贓。到底誰有良心呢。那花壇中間的一只箱子。也是你叫我埋下的。其餘尚有許多金銀財物。却不知你藏在何處了。景歐被氣不過。又憤然說道。你是個地痞。自己犯了盜案。却來誣陷我。真是禽獸不如。好在公祖明鏡高懸。自能判別是非。蔡師霸冷笑道。陳景歐人證與物證俱在。你還要圖賴做甚。景歐道。侍晚實在冤枉。想我是讀書守禮之人。怎肯犯法。蔡師霸道。你做了個秀才。自以爲讀書之人不犯法。好。我今先革去你的秀才。快快與我跪下。在本縣面前還敢狡辯麼。左右差役一疊連聲的呼喝。景歐只得忍着氣跪下。蔡師霸道令快招。景歐實在也招不出。



什麼。那裏肯招。蔡師霸道。不用嚴刑。諒你也不肯實說。吩咐左右抬過那傢伙來。堂下一聲是字。便見四名差役。抬着那虎頭夾棍前來。使人見了。不寒而慄。差役便把夾棍套住景歐。一聲吆喝。兩下裏用力猛拽。景歐是個文弱書生。早已暈了過去。差役把冷水將他噴醒。蔡師霸問他招不招。景歐道。我實在冤枉。叫我怎樣招法。蔡師霸道。你還不肯招麼。左右與我再夾。差役們又吆喝了一聲。景歐又痛暈過去。這樣三次。景歐再也熬不住了。只得招認。當景歐招的時候。偶見毛玠正在旁邊寫錄口供。不由歎了口氣。毛玠也對景歐看了一眼。面上現出得意之色。蔡師霸見景歐招出尙有贓物。在後園桃樹之下。便把景歐



釘鐐收監。又令四名差役快到陳家去起贓物。四名捕役奉了公事。飛也似的奔到陳家來。到後園中桃樹之下去掘贓物。園中共有三株桃樹。一齊連根掘起。但是那裏有什麼贓物。又把其他的樹木一齊掘起。也沒有什麼東西。又趕到景歐房中搜尋。向葭香逼問。可憐葭香已哭得如淚人兒一般。也回答不出什麼。四名差役搜尋了好多時候。却撲了個空。只得還去復命。葭香聽說景歐已招認了盜罪。更是痛不欲生。便在這天晚上。在房中自縊了。這件事又轟動了宜陽全城。大家都說景歐是個孝子。又是個達理聞道之人。怎樣會勾通盜匪去行劫倪家。什麼人都不相信。都說這是冤枉的。世間決沒有此事。但是景

歐自己已招認了。沒有人敢出去代他伸冤。祇懷着憐惜之心。駭異之情罷了。葭香的父親周守道。聞此驚耗。趕來探視。見他的愛女業已自殺。撫屍痛哭一場。陳家已無人做主。守道便把葭香的遺屍用棺木盛殮後。便想到監中探問景歐。誰知景歐已被蔡師霸着。令站立在木籠中了。景歐既站了木籠。大家都來圍住木籠瞧看。竊竊私語。都說蔡師霸用刑狠毒。景歐爲盜。是否真實。尙不能一定。三木之下。何求不得。可憐這位孝子。遇了屠伯。屈打成招。竟要死於非命。豈不可惜。周守道對於此事。也惶惑不解。以爲他的女婿平日的言行。足爲一鄉之善士。怎會犯此盜案。連倪家的人也有些不相信。不知小青龍如何告







他出來。大家各自推測。莫知端倪。原來其中正有大大的黑幕。關鍵都在毛玠一人身上。毛玠自從被景歐呵斥。貽書絕交之後。再無面目踏上陳家的門。至於要和薛香幽叙的一層。再也沒希望了。心中滿腔怨氣。沒處發洩。常常窮思極想。要把景歐陷害。只因為景歐是個賢孝子。一鄉著名。平日又規行矩步。溫恭善良。無從尋他的事。恰巧最近出了這樁大劫案。提到了小青龍等兩個本地流痞。眉頭一縐。計上心來。便乘間到獄中去。看小青龍。向獄吏詭言自己要盤問小青龍的口供。便把小青龍帶到一間密室。教他怎樣攀陷景歐如何如何的說法。務把景歐咬做是個坐地分贓的主謀者。且許他如若攀陷成功。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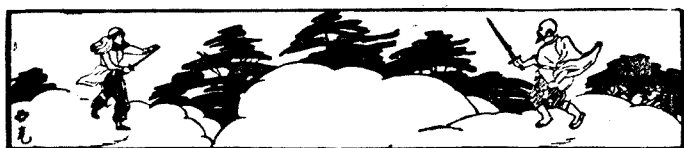
以保他能覈減輕罪名。免脫他的死罪。小青龍本和景歐也有些小仇隙。因爲當景歐爲亡母造墓掘地得金的時候。小青龍曾去向景歐訛詐。要景歐給他一千兩銀子。景歐知道他是一個著名的地痞。無理可喻。好在自已與縣令樊摩古友善。便向縣衙控告。樊摩古立把小青龍拘捕到官。治他詐財之罪。因此小青龍對於景歐自然有了仇隙。一經毛玠唆使。滿口允承。毛玠又教他務守秘密。不能洩漏。否則罪上加罪。性命一定不能保了。至于那一些贓物。就是小青龍的。也是毛玠以重金運動了人。乘景歐不覺時。偷偷埋在他園裏的。好有個證據。所以小青龍被蔡師霸第二次審問的時候。便將景歐拉入盜黨。蔡師



霸起初也有些懷疑。怎禁得毛玠在旁說了幾句話。便立遣差役把景歐捉來。不惜嚴刑拷打。硬生生地將景歐冤枉是個盜黨。毛玠見景歐業已屈打成招。本想乘此機會。好想法薛香到手。達到他的目的。那裏知道薛香早已自縊。於是他的希望成了曇花泡影。更把景歐痛恨。又恐怕此案若然拖長。也許發生了變化。不如把景歐速速置之死地爲妙。隨又慫恿蔡師霸把景歐打入站籠。以做餘黨。蔡師霸對於毛玠言聽計從。即將景歐站籠了。站到第二天的下午。景歐怎受得起如此苦楚。本力穀不到已是奄奄待斃。旁觀的人都爲之落淚。這時玉琴等一行人。因爲探訪黃鶴和尚。恰巧來到這裏。瞧見木籠中站立的是



個文弱書生。不像窮兇極惡作奸犯科之輩。又聽得旁邊人說他冤枉遂動了好奇之心。想要問個明白。於是劍秋等跳下坐騎。上前細細觀察。忽見有一個白髮老翁。扶杖全息而來。一見景歐。嚎陶大哭。劍秋等他哭完了。便將他的衣袖輕輕一拉。老翁回頭見了劍秋。知道是外來的人。便說道。老朽正爲了女壻女兒的事。十分傷心。十分氣忿。你們有何問訊。劍秋指着站籠中的景歐問道。此人便是老丈的女壻麼。如有冤枉的事。只要對我直說。或能代爲出力。也未可知。請你快快告訴我們。周守道便將景歐如何被小青龍攀陷爲盜的事。以及女兒縊死的經過。詳細告訴。且頓足說道。我女壻是個賢孝子。萬萬不會犯



這盜案真是冤枉。連宜陽一城的人民都知道他的冤枉。偏偏這位縣太爺手段毒辣。聽信地痞的誣告。把我女壻屈打成招。不但如此。又把他站入木籠。置之死地而後快。這樣的昏聩專制的狗官。可說是滅門令尹。慘酷之至。我本待要到府裏去上告。代我女壻伸冤。只是你們看我的女壻已是危在旦夕。恐怕等不到天晚。就要畢命。如何是好。說罷將手帕頻頻揩拭。劍秋聽了說道。這事果然冤枉。縣官爲民父母。怎樣可以不審慎將事。辯別是非。而濫用刑罰。羅織人罪呢。玉琴在旁忍不住也說道。你這老頭兒。既然知道女壻受的冤枉。爲什麼不早去上告呢。現在遠水救不到近火。已是不及了。周守道咳了一聲。嗽白



瞪着雙眼說道。唉。這事快得很好。如迅雷不及掩耳。實在教老朽也來不及啊。劍秋想了一想。對周守道說道。我們斷不能眼瞧着人家白白受了冤屈而死。不如速行拯救。待我去試試看。遂又回頭對玉琴雲三娘等說道。你們且在此少待。我去見這狗官說罷。邁步而前。跑到縣衙裏去。早有守門的人把他攔住。喝道。縣衙重地。莽漢休得亂闖。劍秋將手臂略略一擺。兩個守門的早已跌出丈外。劍秋不待通報。一逕跑到堂上。見上面懸着一口鐘。不管三七二十一的將鐘搗動。鐘聲大鳴。早驚動了全衙的人。原來這正是前任縣官樊摩古。仿着諫鼓。誇木的意。思特地製造這口鐘。懸在堂上。使民間如有冤枉不白之事。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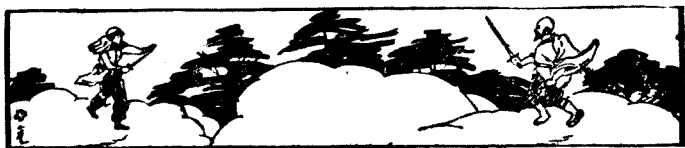


以逕到這裏來敲鐘。自己便把坐堂受理不致官與人民兩邊有什麼隔膜。所以在樊摩古任上的時候。起初常常聽得鐘聲。後來却一直不聞了。只因爲樊令聽訟謹慎。所謂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他既然這樣的鄭重。自然民間沒有冤屈的事。而鐘聲也不鳴了。自從蔡師霸接任以來。這鐘聲也沒有鳴過。這却因爲蔡師霸是個酷吏。專制壓迫。草管人命。沒有人敢去鳴鐘。這鐘也等於虛懸了。現在劍秋去搗動那鐘。還是破天荒第一遭咧。蔡師霸正在內室披閱公文。忽聽得鐘聲響亮。心上也大爲納罕。不得不出來坐堂。暗想什麼人敢來鳴鐘。衙役們早已走來問候。蔡師霸登堂升座。早見有一個劍眉星眼的




少年英氣颯爽。立在堂下。向他長揖不拜。便問道。下面是何人。到此鳴鐘。有何冤屈之事。快快說來。須知本縣秦鏡高懸。斷無有冤枉之事。你若故意搗亂。罪無可道。劍秋冷笑一聲道。縣太爺說斷無有冤枉之事。現在衙門前站籠中。却有一個冤枉之人。宜陽一城的人都說他是冤枉。縣太爺却偏偏斷定他是個盜黨。我從來也沒有見過孝子會做强盜。恐怕縣太爺這面秦鏡。罩上了一層灰沙。變成糊塗了。劍秋這幾句話說得非常爽快。非常勇敢。猶如陳琳之檄。可醫頭風。蔡師霸從沒有這樣被人衝撞過的。氣得他嘴邊的小鬚鬚豎了起來。把驚堂木一拍道。你是何人。敢說本縣的不是。本縣執法如山。斷無冤屈。那陳





景歐爲盜的事。人證俱在。自己又招認不諱。他是個案中主使的要犯。既不肯說出餘黨所在。本縣祇有把他打入站籠。做一懲百。斷不能因他有孝子之名。便信他無盜之實。你是何人。敢說本縣的不是。兩邊的衙役見蔡師霸發怒。又不知道這個少年有什麼來頭。敢這樣大胆說話。一齊震驚。劍秋不慌不忙的答道。我姓岳。名劍秋。山西太原人。路過此間。聞得這事實在大有冤枉。見義不爲無勇也。我不顧縣太爺怎樣尊嚴。怎樣利害。有話不得不說。縣太爺說人證俱在。也須顧慮到說話的人。是不是真實。有無攀陷之情。證物是不是即可作爲犯罪的鐵證。豈可就此斷定人家通盜。在縣太爺嚴刑之下的口供。是不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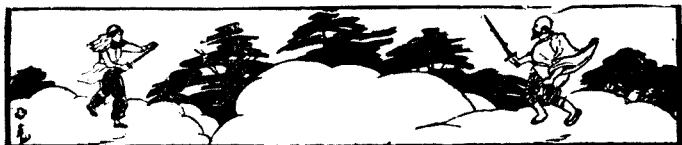
真情實話。須知照陳景歐平日的言行而論。說他會做强盜。也是不近人情啊。即使他確乎通盜。在盜魁沒有抓到。案情沒有完全破露之前。也不能將他打入站籠而死。假使將來發見他或有冤枉。那時人已死了。不能挽回。縣太爺豈不有草管人命之罪麼。蔡師霸雖然專制毒辣。可是劍秋的話理真氣壯。使他聽了。再也無話可答。不覺態度稍軟。於是可知孟夫子說的。一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一這兩句話是真實的。可笑宜陽一城的人。懾於屠伯之威。大家敢怒而不敢言。沒有人敢出來說話。代替孝子伸冤。卻被一個路過的劍秋侃侃而道。折服了蔡師霸。這却顯見得仗義的劍俠自然與凡民不全了。劍秋




見蔡師霸不響。遂道。現在陳景歐即刻要死人命不可見戲。縣太爺不如將他放出站籠暫且仍舊監禁。或再行細心審問。一面趕快將盜魁以及其餘盜匪速速想法捉拿到案。逐一鞫訊。就可知道那陳景歐是不是真的通匪了。某雖不才。願助縣太爺一臂之力。聽憑驅遣。好使盜魁不得脫身法網。早早伏法。且昭雪孝子的無辜。不知縣太爺以爲如何。蔡師霸本來被劍秋敷說之後。自知用刑太嚴。過於專制。也有些情虛。苦無轉圜之法。今聞劍秋肯擔任捕盜之事。便道。岳劍秋你既然自願相助本縣捕盜。姑且從你之言。把陳景歐放出站籠。等候你隨同本縣的捕役捉拿盜魁到案。再行審問。那時景歐如果確實通盜。

本縣也斷乎不能饒恕的。劍秋道：「很好。」蔡師霸遂令左右將陳景歐放出籠來。仍舊收監聽候發落。一面便把捕頭何濤喚到。命他會同劍秋即日前去捕盜。限令三天之內。務把兇手緝獲。如有愆期。當嚴責勿貸。何濤答應一聲。是。明知道蔡師霸叫他監視劍秋。所以便和劍秋緊緊相隨。蔡師霸一邊退堂進去。衙役們也都散出來。劍秋便對何濤說道：「在衙前我還有幾個同伴。要去交代一番。然後可以隨你前去捕盜。」何濤點頭道：「可以。」兩人遂走出衙來。雲三娘、玉琴等自劍秋進衙以後。聽得鐘聲。很不放心。立在二門口探望。後來見有人釋放景歐出籠。知道劍秋在內說話已能成功。周守道也十分快活。以爲到了





救星。女壻可以死中逃生了。一般旁觀的人也代景歐放心。大家都忙着探聽是怎樣一會的事。想不到那個外來的客人。却有這樣能力說得這位屠伯回心轉意。好不容易。大家都稱奇不置。現在見劍秋同何濤走將出來。不勝快慰。大家圍攏來探問。劍秋遂把自己如何與蔡師霸陳說的經過。約略告知。並說自己已允許蔡師霸前去捕拿盜魁。以便將來對簿時。可以昭雪景歐的冤枉。玉琴笑道。自己的事情。尙沒有着落。却又兜搭上一件事來了。周守道聽得劍秋將去捕盜。便對劍秋拱拱手道。足下真是豪傑之士。赴人之厄。濟人之急。黃衫兒不是過也。我女壻的性命都賴足下援救了。何濤道。岳爺等是外來之人。



此問諒會沒有歇脚。不如到舍間小坐。大家商議捕盜之策。周守道道。本來我也當招接。不過我女婿的家中已被封閉了。劍秋道。我們就到那邊去罷。於是何濤當先引路。一行人跑到何家來。何濤家中本有馬廐。便先將花驢等三頭坐騎牽到廐中去上料。一邊讓衆人到他客堂裏小坐。何濤家裏有一個妻子和一女兒。母女兩人見有客來。連忙出來敬茶。何濤是個精警幹練的捕頭。一雙眼睛何等利害。瞧見玉琴劍秋等五人。男男女女。奇奇怪怪。一望而知都是江湖上俠義者流。遂向劍秋等訊問姓名。劍秋一一實說。周守道掛念女婿。又對衆人說道。諸位且在此寬坐。老朽要到獄中去看看小婿。去去就來。何濤道。



那麼請便周守道遂辭別衆人扶杖而去何濤便對衆人說道宜陽安靜已久此番倪家的劫案非但失物很多而且殺傷多命案情重大毋怪縣太爺要發急破案不過陳景歐勾通盜黨的事雖然有見證有贓物然而我總有些不信但是那位縣太爺專制異常他說定如何便如何所以我等也無能爲力只得趕緊緝捕盜魁到案玉琴道我聽得你們都說景歐是個好人我也親眼瞧見他是個文弱書生怎會坐地分贓和盜匪勾通呢這正是笑話了三歲孩童也不會相信的大概他有了冤家罷他們正說着話只聽外面有人問道何大叔在家麼何濤連忙立起喊道在家在家跟着便見兩個捕役押着一個瘦長漢




子反剪着手。走了進來。在前的一個便道。大叔。今天我們碰得真巧。在城外測字攤旁。捉到了這廝。查問之下。方知他果然是個盜匪。而且尖嘴老鷹也有了着落了。何濤大喜道。辛苦你們。且請小坐。待我來再問一問。便走到房中。取出一根很粗的皮鞭。跳將過去。先將這漢子抽了幾下。抽得他沒處躲避。連聲呼痛。然後將皮鞭揚在手中。說道。你姓甚名誰。快快實說。你們的盜魁現在避匿何處。那漢子答道。我姓石名五官。搶劫倪家時。我不過幫他們搬運物件。並未殺人。可憐我也只分到十幾兩銀子。一些沒有用去。聞得風聲緊急。要想逃到別地方去。所以到測字先生那邊去測個字。那一處是個安樂之地。却不料被





你們捉來。該是倒霉。可憐我家中尙有七旬老母。二十多歲的年輕妻子。還有哺乳的小兒。倘然他們知道我犯了法。捉拿到官。不知要急得怎樣。請你們就放我回去罷。何濤哼了一聲道。你既然有老母妻子。誰教你做强盜。現在嚕喇嚕嚕的話少說。快快說出尖嘴老鷹。褚混混在什麼地方。說罷將皮鞭一抖。像要訂下來的樣子。石五官只得說道。他們帶了贓物。先到小柳樹村。後來聽說小青龍等被捕。恐怕兩人要把他咬出。所以褚混混避到方城去了。何濤道。那末你可知道他住在方城什麼地方。又和什麼人相識。若能把他捉到。你的罪名也可減輕。石五官道。他的住處十分秘密。我實在不知。不過聽得全黨說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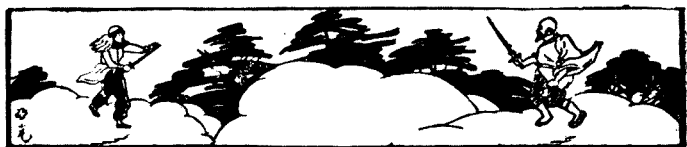
他在方城。睡愛一個私娼。喚做小白蘭花的。常常要到那邊去尋歡作樂。或者你們不妨到那邊去偵察一下。或能撞見也未可知。何濤點點頭道。你的話可是真實麼。石五官道。句句是實。若有虛言。沒得好死。劍秋走過來問道。你可知此番行劫倪家。究竟是不是陳景歐的主使。石五官道。這事我不明白。我只知道褚混混領我們去的。不知怎樣會連累了陳孝子。我心裏也很奇怪呢。劍秋道。很好。以後縣太爺審問你的時候。也須這樣實說。何濤便仍托那兩個捕役把石五官帶到衙裏去。不多時。早見周守道回來了。跑得滿頭是汗。坐定了對衆人說道。老朽已和小塔見過面。幸喜尙無大礙。只是不能多講話。他說此事



連自己也不明白。大概有人故意將他陷害。但他平日並無仇人。至於和小青龍雖有些小隙。可是相隔很久。不致於便將他攀陷爲盜。祇有他的表弟毛玠以前自己待他十分親密。後來因爲調戲他的妻子。所以將他逐去。現在他正是蔡師霸手下第一個紅人。不免有些疑心。他託我把這事告訴出來。又教我好。好好安慰小女葳香。可憐他還沒有知道小女已經死了呢。我也不敢對他說明。使他傷心。說到這裏。老淚又簌簌下落。何濤道。毛師爺工于心計。這人是不好惹的。原來其中還有這樣一件事。這却難說了。且待我們捕到豬混混時。自可水落石出。劍秋道。不錯。我們速捕劇盜爲妙。何濤道。聽說那豬混混能穀飛。



簷走壁。挾有很高的本領。我們衆捕役自知不是他的對手。現在與岳爺等同去。我們可以得個大大的臂助。劍秋道。別人怕褚混混利害。我卻不在心上。只要能毅使我和他碰見了面。不怕他逃到那裏去了。何濤便向周守道告訴。方才提到的石五官的口供。並說你老人家是世居方城地方的人。可知道私娼小白蘭花的香巢。築在何處。周守道答道。原來那賊盜眷戀上小白蘭花。那是我知道的。小白蘭花年紀很輕。姿色很佳。確有媚人的魔力。住在城中陳倉街。他的假母老白蘭花。以前也是方城地方很著名的土娼。只因後來年華老大。容貌衰舊。門前冷落。車馬稀少。所以伊領了一個小女兒。親自教伊歌唱。到了



十三四歲時。已出落得十分風騷。實行賣淫了。取名小白蘭花。在方城是很紅的。毋怪那賊盜要愛伊了。但願他被色所迷。正在那邊。不難發見他的蹤跡。老朽是方城人。你們前去捕他時。老朽可以奉陪。不知你們何日動身。何濤道。我們大概明天早上前去。我想你老人家雖肯奉陪。但恐耳目衆多。容易洩漏。不如分做兩起走的好。你老人家請先回去。我們隨後到你家中。見機行事。周守道道很好。老朽住在三疊橋下。你們到那裏一問便知。現在我且檢點行囊。明日早上先趕回去。在舍間等候了。但願你們馬到成功。說畢便向衆人拱拱手。告別而去。這時天色已晚。何濤早已吩咐他的妻子。預備酒菜。所以後面廚房



裏殺鷄作黍。十分闌忙。何濤去拿着燈來。便請劍秋等在此晚餐。且留他們住宿。因爲何濤家中本有兩間客房。可以下榻。留客。况且劍秋等初到此間。還沒有投逆旅。理該何濤做東道主的。劍秋等見何濤誠意款留。也就老實不客氣的留在這裏了。少停何濤的妻女搬上晚餐。他們便在中間一張大方桌上。坐定吃飯。何濤幾次探問他們的來歷。劍秋等只是含糊答應。何濤祇得講些宜陽的风景和風俗。晚餐後。何濤便領導他們去住宿。雲一娘玉琴合居一室。劍秋薛煥滕固三人合居一室。一宿無話。次日天明。大家起身洗面漱口。用過早餐。何濤便對劍秋說道。今天我同岳爺到方城去。却不知諸位還有那一個願



意同去。玉琴第一個說道。我去我去。劍秋道。此次我們去捉拿  
褚混混。說不定要到娼妓人家去。那邊都是齷齪地方。琴妹去  
不得。玉琴將頭一扭。說道。你說去不得。我偏要去。何濤道。方姑  
娘若是一定要。必須改裝男子。方能同行。玉琴道。改裝也好。  
只要去得成功。記得我在棗莊。到鹿角溝去訪問年小鸞的時  
候。也曾假扮一個老嫗。別人也看不出破綻。此時我就改裝男  
子。試試也好。只是沒有男子的衣服。如何是好。何濤道。問壁文  
少爺衣服很多。待我去向他告借一件。與姑娘穿著。何如。說罷  
便走出門去。不多時。帶了一件英白紡綢長衫。和一頂黑紗瓜  
皮小帽。一雙鑲雲頭的緞鞋。玉琴接過。便脫去外面的褂子。穿



上長袍。換了鞋子。將雲髮重新梳理過。戴上小帽。何濤再授給伊一柄摺扇。搖搖擺擺。踱踱方步。笑對衆人說道。你們看我像不像。大家見他換了男裝。果然如玉樹臨風。翩翩濁世佳公子。誰會知道伊是女兒身呢。何濤的妻子在後邊張着。也看得呆了。薛煥大嚷道。真像真像。活是一個風流斯文的大少爺。哈哈。方姑娘。我見了你自慚形穢了。玉琴笑道。我已改扮了男子。你們不能再稱呼我甚麼姑娘姑娘。不要露出破綻來的麼。又對劍秋說道。劍秋兄。你須格外謹慎。不許再喚我妹妹。劍秋笑道。不喚妹妹。喚你弟弟何如。說得衆人都笑了。何濤道。我們閑話少談。預備動身罷。膝固道。我也隨你們一同去走走。劍秋道好。





的薛煥說道。我這種形狀自知够不到去逛院子。我就陪伴雲師。在這裏等候你們的好音罷。雲三娘微笑道。你們出去做事。我在這裏也有一件小事要幹去哩。於是何濤劍秋玉琴。固四人辭別了雲三娘。離開宜陽。趕向方城而去。宜陽距離方城不遠。所以第二天的下午。他們已到方城。尋到周家。周守道正前一腳趕到。盼候他們駕臨。與衆人相見。十分喜歡。且見玉琴已改換了男裝。很覺驚異。以爲他是個女子。怎樣也要來捕盜。却不敢詢問。何濤對劍秋說道。我們吃公事飯的人。每到一處。容易被人注意。三位都是生客。前去遊院。一定不會露出破綻。我乘你們去的時候。先到此地縣衙裏下了公文。然後再來相



機幫助今晚還不知道那劇盜要不要到小白蘭花家裏去。我們切莫走漏風聲。打草驚蛇。劍秋道。這却理會得。於是大家坐了一會。捱到傍晚時候。劍秋道。我們可以去了。却不知小白蘭花家在那裏。周守道說道。你們出了大門向西一直走。過了一頂小橋。左手轉灣。那邊街道沿着河的便是陳倉街。小白蘭花住在陳倉街第六家門前河中停着一隻畫舫。很容易認得出。那畫舫也是小白蘭花家裏的。如有客人呼喚。可以坐着船吃酒。船上點着燈。在河中蕩漾。很是有趣。劍秋記好了。周守道的話。他們將寶劍留在周家。不能帶去。以防給人看出行踪。祇有滕固把他的軟鞭圍在腰裏。一齊走出周家大門。慢慢踱到陳




倉街來。果然進了鮑倉街。第六家的門前有一隻畫舫。在門前泊着。四面點起紅紅綠綠的燈。有兩個娘姨走上走下。劍秋便對玉琴說道。照此形景。說不定今晚禱混混要帶小白蘭花到船上去遊河呢。玉琴點點頭。三人便走到小白蘭花的家裏。早見一個很胖的婦人。年紀約有五十左右。面上還塗着脂粉。畫了眉毛。穿着青紗的褂子。活像一個老妖怪。一見三人走進。便含笑相迎。說道。客人來了。請樓上坐。劍秋等從來沒有逛過妓院。都是門外漢。跟了婦人。走到樓上。見是一排三開間。那婦人一拉右邊的門簾。三人便走進一間精美的房間。收拾得十分潔淨。婦人便請三人坐下。娘姨早擺上四只茶盃。獻上香茗。絞



上熱手巾。婦人便喊道。金寶你們快來伺候少爺們罷。外邊嬌聲答應着。跟手便走進三個少女。粉白黛綠。盡態極妍。走到三人身邊來伺候。三人不欲露出破綻。只好虛和他們敷衍。劍秋拉着他身邊立的穿着淡青色褂子的纖手問道。你年紀很輕。叫什麼名字。可就是小白蘭花麼。那少女答道。不是。小白蘭花是我的姊姊。我是小小白蘭花。劍秋笑道。有了小白蘭花。却不要道還有小小白蘭花。你真是小而又小了。又向那婦人問道。小白蘭花呢。怎麼不出來接客。我們都是聞名而來的。必須要見見伊的芳容。你是誰。可就是老白蘭花麼。婦人道。少爺。我正是老白蘭花。少爺要小白蘭花來伺候。請等一刻就來的。少爺貴



姓劍秋答道。我姓岳。又指着玉琴和滕固道。這位姓方。這位姓滕。老白蘭花見他們都像富貴子弟。便對小白蘭花等說道。你們好好伺候這三位少爺。我去去就來。說罷便走出房門去。那個伺候玉琴的少女名喚銀寶。穿着淡紅衫子。眉目娟秀。體態風騷。伊瞧見玉琴明眸皓齒。是一個帶着女性的風流大少爺。便想放出伊狐媚的手段去灌玉琴的迷湯。扭般糖兒似的。坐在玉琴懷中。把粉頰貼到玉琴的香腮邊。放出很親密的樣子。說道。方大爺。我看你大約還不到二十歲吧。家裏可曾娶過娘子。玉琴搖搖頭道。沒有。銀寶笑着問道。你愛我不愛我。說罷攜着玉琴的手。拖到床沿上。一同坐下。玉琴道。你嬌小玲瓏。很



是可愛。銀寶道。你愛我麼。那是我的福氣。我有你這樣美貌的方大少。肯賞臉愛我。不知幾世修到的呢。說罷。又將粉頰湊過來說道。請你吻我。玉琴不得已。便捧着伊的粉頰。接了一個吻。銀寶是個十分風騷而賣淫的女子。見了玉琴這樣俊美。早已傾服得五體投地。又聞着玉琴的口脂微度。有一種甜密的芳香。不覺笑道。你真好。你真好。却反將玉琴的粉頸勾住。去親伊的櫻唇。又把手在玉琴脅下亂抓。玉琴一則受不住奇癢。二則誰耐煩去和這娼妓多所纏擾。便將手臂向銀寶輕輕一拉。銀寶早已倒在床上。兀自格格地笑個不止。說道。想不到你這樣溫文風雅的人。嫩臂嫩骨。却生得好大力氣。玉琴道。我怕癢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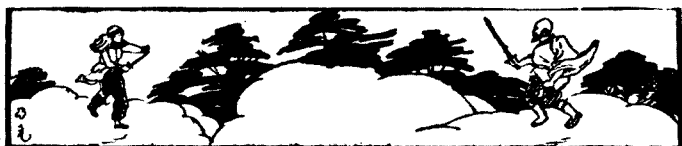


不許你亂抓。銀寶笑道。你怕癢麼。那麼將來必要怕老婆。說罷掙扎着要想起身。却被玉琴一手按住。不放銀寶起來。劍秋和膝固各和小白蘭花金寶等廝纏了好一歇。還不見小白蘭花前來。心中都覺得不耐。劍秋便將小白蘭花放在膝上。低低問道。你可知你的姊姊現在有什麼事。爲什麼還不出來相見。可是那邊已有客人麼。請你告訴我。小小白蘭花說道。這幾天我姊姊忙得很。因爲有一個姓褚的客人是他的老相好。現在天天到此。今天要帶了姊姊去坐燈船呢。恐怕我姊姊不能出來見客。岳大少你還不如愛我罷。一邊說。一邊低頭拈弄着自己的辮梢。劍秋又問道。那個姓褚的是個什麼樣人。小小白



蘭花說道。這個我却不知。姓褚的生得身長力大。腰闊膀粗。我見了他便有些害怕。因爲他的鬚髯硬如刺蝟。刺到我的頰上十分痛的。却不知我姊姊怎麼大胆去和他一同睡的。這句話說得劍秋笑起來了。這時忽聽得樓下有很粗暴的聲音問道。你們已預備好了麼。我們便要上船去了。接着便聽老白蘭花的聲音回答道。好了好了。褚老爺請你略坐一歇。我女兒正在更衣粧點。隨後便聽得噲噲噲噲的樓梯響。走上兩個人來。劍秋知道是褚混混來了。連忙將小白蘭花一推。跳到房門口。在門簾背後一眼張出去。只見打先的一個。年約四十開外。面色蒼黑。鼻嘴很尖。這一張臉生得真像老鷹一般。身長臂粗。





顯見得孔武有力。穿着黑綢袍子。十分猙獰可怕。背後的一個也是個健男子。手裏托着一隻鳥籠。一掀對門房門簾。大踏步走進去了。劍秋想時不可失。便對小小白蘭花很嚴厲的說道。你快快與我喊老白蘭花前來。我有話同他講。小小白蘭花不知就裏。便走下樓去。將老白蘭花喊得前來。劍秋見了伊。便將桌子一拍道。可惡的七十鳥。你不要欺生。大爺一樣有的是錢。爲甚麼你不將小白蘭花出來見客。現在不是伊那邊有了客人來了麼。今晚非教小白蘭花出來見見不可。老白蘭花面上露出尷尬的形色。低低說道。我們那裏敢欺生。實在小白蘭花今晚已有了客人。早已定下伊一同去坐燈船。所以不能奉陪。



## 荒江女俠 三集 第六回

## 四〇

明天爺們再來時。就可以了。劍秋道。放你的狗屁。來不來。要趁大爺的便。別的話少說。快去把小白蘭花喚來。不然莫怪大爺們要鬧得你的院子翻身。膝固在旁說道。我們也不必定要白相小白蘭花。不過要見見伊的面罷了。即使已有客人。也可以到此走一遭。玉琴也說道。識時務的快去將伊喚來罷。老白蘭花被迫不過。只得說道。那麼待我去和褚老爺商量商量看。說罷回身出房去了。隔了良久。方見老白蘭花領了一個年可十八九的少女。走進房來。那少女穿着淡綠衫褂。梳着時式的髻。插着一隻顛巍巍金鳳。雲髮漆黑。鬢邊戴上一排茉莉花。裙下金蓮瘦小。穿着湖色軟緞繡花的鞋子。生得雪白粉嫩的瓜子。



面孔。加着明眸皓齒。瓊鼻櫻唇。真覺得天生尤物。我見猶憐。母怪艷艷高張。芳名鵲起。能使一般急色兒顛倒石榴裙下。小白蘭花見了三人。便跟着老白蘭花叫聲岳爺方爺膝爺便姍姍地走到玉琴身邊。玉琴遂握着伊的柔荑。和伊細細談話。小白蘭花不得脫身。祇得坐在玉琴身旁。銀寶却退立在一邊。呆看老白蘭花的意思。不過教小白蘭花來和他們見一見就要走的。還是伊向褚混混再三懇求得來的結果。現在見小白蘭花被人家拖住。料想不能立刻就走。恐怕褚混混在那邊房裏等得不耐煩。一定要吵起來了。便對小白蘭花使個眼色。小白蘭花立起身來。對玉琴帶笑說道。方爺今晚很對不起你們。因



爲那邊已有了客人。要我坐燈船去。不得不失陪了。明天請爺們早些前來。玉琴將伊身子按住說道。你再坐一刻兒去那邊是客。我這裏也是客。我們也要同你坐燈船去。劍秋拍着手哈哈笑道。小白蘭花。你看這位方爺可好。真要勝過那邊老鷹面孔的客人十倍百倍。滕固也故意大聲狂笑道。何止十倍百倍。簡直要千倍萬倍咧。小白蘭花。你好好伴着這位方爺罷。那個強盜面孔的客人。生得這樣怕的面孔。却要來逛院子。真是他沒有對着尿髻照照他自己的嘴臉。說得衆人都哈哈笑將起來。笑聲未已。忽聽對面房裏豁刺刺一聲響亮。接着又聽虎吼也似的聲音。大喊道。那裏來的忘八羔子。膽敢捋你家爺爺的



虎鬚。再要不識相時。仔細你們的頭顱也將被我擰了下來。小白蘭花還不走過來麼。小白蘭花和老白蘭花等聽了。一齊大驚失色。好像將有大禍降臨到他們身上來的樣子。

「評」

寫蔡師霸嚴刑峻法。如此酷吏。真是屠伯。令人髮指。三木之下。不知冤枉煞多少人。

補叙毛玠設計一段。亦爲不可少之文字。

劍秋仗義登堂。痛責蔡師霸。快語快人。不啻讀魯亮儕軼事。令人精神爲之一振。

捕大盜不在山中。不在河上。偏在青樓妓院之內。其妙。帶



荒江女俠 三集 第六回

四四

寫女俠喬裝狎妓與銀寶相昵一段。涉筆成趣。不料在廝殺之前。却有此一段旖旎文字。

寫褚混混先寫其聲。便覺紙上赫然有一江洋大盜。

將小白蘭花拖住不放。是絕妙誘虎離山之法。褚混混果自來送死矣。



## 第七回

破疑案宵小反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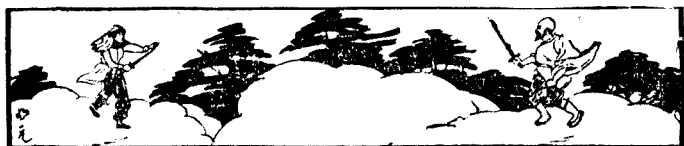
贈圖冊機關得明

此時小白蘭花又想立起身來要走。玉琴仍用手將他按住說道。那邊敢是瘋狗叫麼。不妨事的。你且坐一刻兒。小白蘭花不得脫身。知道今天事情將要鬧僵了。老白蘭花便向三人央告道。你們算是照顧我的。請快放小白蘭花去罷。那姓褚的生就強盜般的脾氣。不是好惹的。你們犯不着和他計較。且讓他一步罷。劍秋也將桌子一拍道。不興不興。今晚一定不放小白蘭花出去。看這廝有什麼手段來對付我們。我們什麼都見過。紅眉毛。綠眼睛。三頭六臂。什麼都不怕。休說那廝。膝固也跳着樓



板大聲罵道。那裏來的狗娘養的。大爺發怒時。管教將那廝狗腿都折斷。來來來。試試你家大爺的本領看。膝固說話未畢。又聽對面房裏乒乒乓乓的響起來。正在那裏擄桌子。捧凳椅。房門都倒將下來。劍秋也飛起一脚。將桌子跌翻。桌上的茶盆茶杯。豁刺刺跌個粉碎。唬得老白蘭花等。只說天啊天啊。這時對面房裏已跳出兩隻瘋狂的老虎。正是褚混混和他的夥伴。直衝到這邊房裏來。見了三人。指着罵道。好小子。你們真是不知利害。敢和你家爺爺爭奪。須吃我三拳頭。說罷。使個黑虎偷心勢。一拳向劍秋胸前打來。劍秋側身讓過。一躡身飛起一脚。照正襟混混腰裏跌去。褚混混打了個空。幸虧早已防備。到這麼





一着乘勢向上一躍。直跳到劍秋背後的炕床。脚。玉琴早將小白蘭花推開一邊。使個旋風落葉勢。掃向玉琴的頭上。玉琴低頭一鑽。避了過去。這時褚混混識得他們都是有好身手的人。不敢怠慢。急忙用出平生力氣。跳下炕床。又向玉琴一掌打來。玉琴輕輕一跳。早跳到褚混混身後。褚混混收不住一掌打去。正打在牆上。把牆頭打成一個窟窿。回轉身來。早見劍秋玉琴一個在左。一個在右。向他夾攻上來。遂罵了一聲好小子。真利害。從身邊拔出一柄明晃晃的匕首。向兩人猛刺。兩人雖沒帶兵器。却不把褚混



混放在心上。使開空手入白刃的法兒來應戰。褚混混的夥伴和滕固各執了一隻桌子脚。兩下裏打到樓中間去。老白蘭花跪在地上。哭喊着爺們快快住手。不要弄出了人命大禍。小白蘭花和銀寶等有的躲在床底下。有的逃到樓下去。嚇得面如土色。魂飛天外。祇喊救命救命。樓中間地方較房裏寬暢。滕固使開那枝桌子脚。如旋風一般。上下左右。直向褚混混的夥伴打去。那人抵敵不住。得個間隙。跳到窗檻上。要想逃走。却被滕固一下橫掃過去。正打中他的大腿。從樓上跌下。恰巧下面正安放着一隻盛淡水的牛胎缸。那水昏了過去。滕固隨後跳下。一把將他從缸中



繩子將他緊緊縛住。丟在一邊。褚混混在樓上和琴劍二人廝鬥。玉琴一心想把褚混混活活捉住。所以專伺他的間隙而進。褚混混雖勇。究竟不是二人的對手。知道今天要失敗了。還料不到他們是爲了宜陽的血案。特來捕捉自己的呢。劍秋一拳打到他腋下時。褚混混一縮身讓過那拳。順勢把手中的匕首使個犀牛分水式。向劍秋當胸搵去。劍秋正撞進來。那匕首離開劍秋的胸前不到三四寸。急待躲讓。玉琴在旁看得清切。早飛起左足。正踢在褚混混的手腕上。一柄匕首飛出去。斜插在壁上。正在老白蘭花的身邊。嚇得老白蘭花嘴裏只喊南無救命王菩薩。褚混混手中去了傢伙。心裏更覺驚慌。把兩個拳頭

向琴劍二人虛晃一晃。飛身跳上窗沿。飄身而下。琴劍二人也  
跟着跳到庭心。喝道強盜那裏走。褚混混便穿出門。剛想逃  
走。忽然門外早有一人揚起軟鞭。攔住去路。正是膝固。褚混混  
見有人攔住。急使個猛虎出洞勢。向膝固撞去。膝固一側身。手  
起一鞭。正打在褚混混的背上。打得他眼前金星亂迸。踉踉蹌蹌  
踉險些兒跌倒。玉琴早如飛燕般自後掠至。疾飛一足。正掃中  
褚混混大腿。褚混混當不住撲通跌倒在地。膝固回轉身。又是  
一鞭。向他的背上打下。打得褚混混口吐鮮血。嘴裏只是哼着。  
再也不能動彈了。劍秋提着一根繩子走來。把他緊緊縛住。恰  
巧何濤會同本地衙門裏的四名捕役一齊趕到。見劍秋等已





將劇盜擒住。便向三人拱拱手道：「恭喜岳爺等馬到成功。狗盜業已被縛。岳爺等本領高深。更使小人非常佩服。」劍秋笑了一笑說道：「幸不辱命。於是把褚混混和他的同夥交給何濤等看管。大家走上樓去。看見小白蘭花等已從床下扒出一個個都嚇得呆若木鷄。不曉得是怎麼樣的一會事。何濤便瞪着眼睛說道：「你們的嫖客姓褚的是個強盜。在宜陽犯了天大的血案。我們奉了縣太爺之命。特來捉拿。你們膽敢窩藏盜匪麼？」老白蘭花嚇得向何濤等叩頭道：「我們實在不知。請爺們饒恕。」何濤道：「那麼你可知道褚混混住在那裏？」老白蘭花答道：「褚老爺說到爺字。連忙縮住。又道那個姓褚的做强盜。我們却不知曉。」



們只知道他住在城外白馬橋家中並沒有婦人的。何濤點點頭。劍秋便道起來罷。不干你們的事。可以放心了。何濤道。現在岳爺等請仍回到周家去。我要把這兩個強盜送到這裏縣太爺面前去查審一過。然後再要到白馬橋去起贓物。明日方可以押解回宜陽咧。滕固道好。我們就此走罷。別在這個地方留戀了。玉琴握一握小白蘭花的手。說道。小白蘭花。你果然可愛。但是我們還有事情。只得和你分別了。小白蘭花低着頭不響。却把玉琴的手緊緊握住。玉琴將手稍微用力一擺。早已脫離了小白蘭花的手腕。大家回身走出房去。玉琴又回轉頭來。秋波斜盼。對小白蘭花笑了一笑。見小白蘭花將手指抵着伊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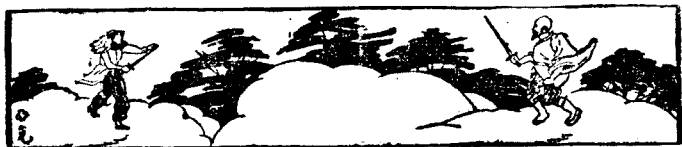


櫻唇癡立着口送他們出去。好似不勝悵惘的樣子。劍秋等離了娼家。回到周守道家裏。周守道正在挑燈守候。一見三人回來。便問這事如何。劍秋一一告訴他。周守道聽了。不勝歡喜。向三人致謝。他早已關好兩間客室。這天夜裏便請三人在他家下榻。玉琴獨居一室。劍秋膝固合住一室。玉琴第一遭到青樓去。遊過覺得非常有趣。暗想無怪那一輩年輕的王孫公子。都喜歡走馬章臺。問津桃源。向花叢中做那迷花的蝴蝶了。喜孜孜地和劍秋閒談了一番。小白蘭花的事情。方才各自安寢。次日上午。只見何濤和四名捕役。押着褚混混等兩個強盜。及五七隻箱籠。便是起來的贓物了。對着三人說道。昨夜縣太爺已



將他們審過。那一個姓衛名喚狗子。是褚混混的親信。只是他們雖然承認倪家的盜案。是他們做的。却不肯招出同黨。我們馬上撲到他的家裏。却是闐然不見一人。我們搜到裏面房裏。發見了贓物。遂把他一齊起來。現在正要解回宜陽。就請你們三位一齊回去罷。劍秋道。好的。周守道道。老朽也跟你們同去。小婿的冤屈。今有昭雪之望了。於是大家一起動身。帶着褚混混等回轉宜陽。路上無話。到了宜陽。何濤便請劍秋等先到自己家中去坐。讓他前去交代了公事。再作道理。於是劍秋等走至何濤家中。見雲三娘正和薛煥對坐談話。一見他們回來。不勝之喜。薛煥便問膝固。那劇盜可曾捕獲。膝固道。捉到了。捉到





了。遂把他們在方城的事約略告訴。玉琴却大講他們逛妓院的事。又說道我做了幾天男子。很覺爽快。無怪古時花木蘭易釵而弁。代父從軍。在外十多年。沒有人識破。伊可惜菽里歸來之後。脫我戰時袍。著我舊時裳。終究是個女子啊。於是伊走到何濤女兒的房裏去更裝。重新對着菱花鏡。妝飾一遍。回了伊本來的面目。把脫下的衣裳交給何濤的女兒。好去奉還人家。遂回身走出。見何濤業已回轉。對衆人說道。那褚混混早已下在監中。小人已見過縣太爺的面。怎麼那毛玠師爺已捕在獄中了。雲三娘笑道。此事還沒有同你們說明。無怪你們要大惑不解。你們到方城去捕盜。立下功勞。難道我們二人守在宜陽



吃白飯麼。因爲我想陳景歐爲盜。確是被人誣陷。小青龍不過是個傀儡。内幕必然有人。所以我和薛煥在夜間親自潛至獄中。尋到了小青龍。逼他吐露真情。且責備他不該受人唆使。冤枉好人。小青龍被逼不過。方才說出是受的毛玠的指使。我們却不知道毛玠爲何要指使盜匪陷害景歐。於是我們探得毛玠的住處。又乘夜飛行到毛玠家中去查清楚此事的內容。那時毛玠已睡。被我們從床上拖起。他以爲我們是飛行大盜。光臨他家呢。嚇得他只喊大王饒命。我們便逼他將此案的真相說個明白。且說小青龍已經告訴說是你的唆使。景歐爲盜實是在是爲你所害。但你和景歐有何冤隙。要存心害他。快快實說。



我等是江湖俠客。專代人打抱不平。如有半句謊話。一劍兩段。他方才說出自己。因為要想法。景歐的妻子。曾遭景歐驅逐。所以銜恨入骨。處心接慮。借這機會害他。却不料景歐的妻子。業已自縊自己的計劃。依然落了空。於是我們逼他將口供寫在紙上。便把他四馬倒攢蹄的縛起。懸在樑間。然後回來。次日一早。我們二人馬上去見蔡師霸。把這事的詳細告訴他。且把毛玠親筆寫下的口供給他觀看。那時他不能袒護毛玠了。嘆口氣說道。原來此案尚有這麼一重黑幕。我實在冤枉了陳孝子。不過毛玠的心術太險。人心鬼蜮。一至於此。他遂立刻着令捕役去把毛玠捉到。又將小青龍從獄中提出審問。我們二人



在旁做見證。小青龍便實說陳景歐並非盜黨。都是毛師爺教我說的。至於贓物也就是我分得的是毛師爺暗中預先栽在陳家園裏的。蔡師霸便問毛玠。那知毛玠當堂不肯承認。反說他受了我們的威嚇。還要避免生命的危險。所以不得不寫此口供。並非出自本意。至於小青龍的說話。前後矛盾。顯見得也有人逼迫他如此說法。要求縣太爺明斷。毛玠如此狡滑。倒弄得蔡師霸疑惑起來。他又要用嚴刑審問。我們遂勸住他。說現在何濤等已去捉拿盜魁。毛玠既然不肯承認。不如把他暫行收監。以後一齊審問。好對個明白。蔡師霸聽了我們的話。便把毛玠繫獄。你們想毛玠狡滑不狡滑。可惡不可惡。這種人斷難



饒他。周守道聽了說道。哎呀。原來其中是這麼一回事。我女婿待毛玠親如骨肉。想不到他恩將仇報。把我女兒也害死了。真是天理不容。神人共憤。何濤道。現在縣太爺快要坐堂審問。褚混混。我們不如一同去聽聽。劍秋道。很好。於是一行人一齊走到縣衙裏來。只聽差役正在呼喊。站班伺候。蔡師霸坐堂了。劍秋等都立在階下旁聽。蔡師霸升案坐定。卽命差役先將褚混混衛狗子帶下。褚混混帶着手拷。被捕役們推到堂階。見了蔡師霸。立而不跪。蔡師霸勃然大怒。便將驚堂木一拍。喝問道。你就是大盜褚混混麼。身犯國法。見了本縣還不跪下。喝令左右將棍重打。早有兩個差役握着笨重的木棍走過來。照正褚混



混的後腿連敲幾下。褚混混不覺撲的跪倒。左右將他按住。蔡師霸又問道。倪家的劫案是不是你領着徒黨去做的。褚混混道。正是。人也是我殺的。物也是我搶的。今日到此。不必圖賴。蔡師霸又問道。那麼在你的盜黨裏面。可有陳景歐這個人。他不是坐地分贓的。快快實說。褚混混道。是不是宜陽有名的陳孝子。他那裏會做强盜。我也和他素不相識。豈有受他主使之理。但我也聽得有人誣陷他有份。這不是冤枉好人麼。可笑你這狗官枉自做了一縣的父母。偏會聽信人家的謬言。將他屈打成招。押入站籠。真是昏聩之至。若被包龍圖海青天在地下聽得了這個消息。豈不要笑得肚皮痛麼。蔡師霸被褚混混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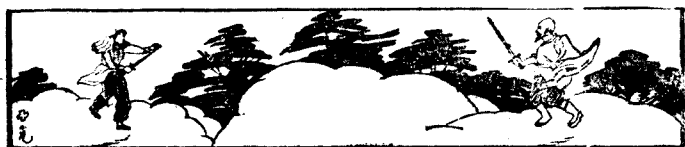


麼一說。氣得他面色轉變。便吩咐左右將石五官和小青龍等兩個地痞以及毛玠陳景歐一齊提到。逐一審問口供。小青龍等和石五官都說此案與陳景歐無關。蔡師霸向小青龍喝問道。你今天說此案與陳景歐無關。那麼你爲什麼以前苦苦攀陷他是強盜呢。小青龍指着毛玠說道。這是姓毛的唆使我如此說的。現在我們都已捉到。我也覺悟不該冤枉好人了。蔡師霸冷笑一聲道。今天你纔覺悟麼。於是又問毛玠道。陳景歐明明是無辜的人。你却主使盜黨。捏詞誣陷。究竟存的什麼心思。你是懂刑法的人。怎麼知法犯法。快些直招毛玠依然不肯承認。却說小青龍出乎爾。反乎爾。或者他受了別的好人的唆使。



要來害我。請縣太爺明斷。使小人不致無端受冤。蔡師霸剛才  
 要追問時。褚混混却在旁大聲嚷道。我來說一句公平話。我們  
 行。却倪家是小青龍勾結我們做的。實在與姓陳的並無關係。  
 不知爲什麼要牽連他吃官司。我褚混混是個好漢。大丈夫一  
 身做事一身當。何必要去誣陷不相干的人。現在既然不幸被  
 擒。也必不圖賴。好在我手中也殺了不知許多人。計算起來。倒  
 也值得。此番砍了頭。二十年後仍舊是一條好漢。打什麼緊。小  
 青龍。我們要死一仝死。算是義氣。何苦嚙哩嚙囉去牽連人家。  
 小青龍聽了褚混混的說話。便道。褚大哥說得是。我們死在一  
 堆。倒也快活。我年紀有三十歲。死了也不算壽命短。怕什麼呢。





本來我也沒有這種念頭。都是那個姓毛的教我害姓陳的。我上了他的當哩。蔡師霸聽得明白。便將驚堂木一拍。對毛玠說道：「你聽得麼？他們都說此案無關。陳景歐的事。你却無中生有。含血噴人。險些兒使本縣誤殺好人。你還不直招。也要叫你嘗嘗那虎頭夾棍的滋味了。」吩咐左右將夾棍伺候。把毛玠上了刑罰。毛玠打熬不住。只得招了。陳景歐在旁聽得毛玠招認。心中方纔明白。不勝悲憤。蔡師霸吩咐書吏一一錄了口供。將各人定罪。分別送入牢中。陳景歐無罪釋放。於是此案的真相大白。宜陽人民聞得這個消息。一齊稱快。蔡師霸因爲劍秋等有協助捕盜之功。遂要邀請他們在縣衙中留宿一日。設宴報謝。



劍秋等豈肯貪此口復之惠再三辭謝一齊出得縣衙陳景歐和周守道相見聽得蒞香身殉的噩耗抱頭大哭痛罵毛玠無良把自己害得如此田地幸虧天網恢恢疏而不漏入盜受縛冤屈得伸周守道一邊安慰他女壻一邊介紹他女壻和劍秋等相見把劍秋急公好義挺身出來代他伸冤的事情一一告訴陳景歐便向五人下拜致謝劍秋等把他扶起也安慰他幾句話景歐要請劍秋等到他家裏去坐劍秋等一口答應遂別了何濤走到陳家路上看的人擁擠不堪如觀賽會說甚麼俠士咧孝子咧紛紛傳說陳家的大門同時也已啓封陳景歐請衆人入內臨時雇用了幾個僕人打掃收拾請衆人在廳上寬




坐自己走到房中。想起蒞香觸景傷情。放聲痛哭了一回。遂命下人到飯館中去喚了一桌上等的酒席。買了二罇子酒來。到得晚上。便設宴請劍秋等飲酒。又向劍秋等說了許多感謝的話。劍秋等對他十分敬重。無非用話安慰他。酒闌時。玉琴對劍秋無意中帶笑說道。我們到這裏已有好幾天。都爲了要訪尋那個黃鶴和尚。却救了一個好人。破了這盜案。總算不曾白走。但是黃鶴和尚却依然不見。教我們到那裏去找他呢。劍秋正要回答。忽然陳景歐向他們問道。你們要訪尋的那個黃鶴和尚。可是龍門山中的那一個劍秋道。正是。我們已到過龍門山。未能見面。後來聽得人說。他時常到宜陽來飲酒的。所以我們



趕到這裏來了。敢是你知道一二麼。景歐道。我與那黃鶴和尚是。個方外之交。也曾到過他山中去。他也時常到這裏一壺天酒肆中喝酒。時時和我一局圍棋。消遣永日。但是他別的地方。却不大出去。現在他好久沒有來了。我正記念他。劍秋道。呀。他沒有來麼。那麼到了那裏去呢。景歐道。黃鶴和尚脾氣古怪。不肯和陌生人相見。且不喜多管閒事。或者他在寺中沒有出去。不過推辭而已。玉琴道。是的那個小沙彌和我們說話時候。面上笑嘻嘻的。恐怕黃鶴和尚真在裏面。不肯出見。有意說謊。我們上了他的當了。我們明天不如馬上回到龍門山去。再去看他。倘然他再推託時。我便不管好歹。闖將進去。把那和尚捉出。



來看他到底見不見說得衆人都笑了。劍秋道：琴妹說得好爽快。不過我們有事請教他。怎好這樣無理呢。景歐道：你們要見黃鶴和尚。不如待我伴你們去走一遭。總能够與他見面的。却不知你們有什麼事請教他。劍秋遂將鄧家堡的事約略告訴景歐。景歐便說道：那麼此事不宜耽擱。明天我就奉陪諸位前往。劍秋道：很好。有陳先生同去。不愁再落空了。於是這天夜裏散席後。劍秋等都在陳家住宿。景歐略盡東道之誼。也不能算什麼報答。次日早上。又請衆人用早餐。景歐把家事託付給了他的丈人周守道。立刻就要伴他們全走。劍秋遂到何濤家中。取了行囊。和花驢等三頭坐騎。回到陳家。於是一同啓行。不多



幾天又回到龍門山。大家迤邐上山。走到龍門寺前。雲三娘忽然教景歐匿在廟旁樹後。說道。仍讓我們去叩門。試試他見不見。五人遂走過去。上前叩門。不多時門開了。走出那個小沙彌。一見五人。不覺一呆。劍秋便說道。請問你們師傅可曾回來。在此不在此。我們要見見他。小沙彌搖着頭答道。這幾天沒有回來。只好對不住你們白走了。薛煥大聲說道。你這話可是真的。麼。出家人不能說謊。我們特地前來見他。爲何終是不見。小沙彌聽了。面上露出尷尬的樣子。說道。並非不見。實在沒有回來。劍秋道好。那麼我請一個人來見他何如。遂回頭喊道。陳先生快來。景歐便從樹後走出。很快的走過來說道。慧覺。你認識我。

